

目錄

[第一章 夏娃造反 3](#_Toc77754311)

[創世與造人 4](#_Toc77754312)

[女媧的前身 5](#_Toc77754313)

[走進伊甸 6](#_Toc77754314)

[爲什麼是裸猿 7](#_Toc77754315)

[與神合謀 8](#_Toc77754316)

[第一次革命 9](#_Toc77754317)

[第二章 女媧登壇 11](#_Toc77754318)

[死對頭 12](#_Toc77754319)

[靈魂是個流浪漢 14](#_Toc77754320)

[蛙女神 16](#_Toc77754321)

[月亮不說 18](#_Toc77754322)

[作證還是作案 19](#_Toc77754323)

[嫦娥的私奔 21](#_Toc77754324)

[第三章 伏羲設局 22](#_Toc77754325)

[日出時分 23](#_Toc77754326)

[天下第一廚 24](#_Toc77754327)

[革命就是請客喫飯 25](#_Toc77754328)

[披着羊皮的蛇 27](#_Toc77754329)

[做愛，以神的名義 29](#_Toc77754330)

[凌晨五點 31](#_Toc77754331)

[第四章 炎帝東徵 34](#_Toc77754332)

[炎帝是誰 35](#_Toc77754333)

[證人狄俄尼索斯 36](#_Toc77754334)

[圖騰柱，豎起來 38](#_Toc77754335)

[牧羊鞭與指揮刀 40](#_Toc77754336)

[蛇的第二次出場 41](#_Toc77754337)

[謀殺與強奸 43](#_Toc77754338)

[第五章 黃帝出場 45](#_Toc77754339)

[黃帝不姓黃 46](#_Toc77754340)

[身世之謎 48](#_Toc77754341)

[拐點 49](#_Toc77754342)

[用什麼擺平江湖 50](#_Toc77754343)

[戰神蚩尤 51](#_Toc77754344)

[風展龍旗如畫 53](#_Toc77754345)

[第六章 堯舜下課 55](#_Toc77754346)

[真有堯舜嗎 56](#_Toc77754347)

[部落大聯盟 57](#_Toc77754348)

[禪讓還是奪權 58](#_Toc77754349)

[殺機暗藏 59](#_Toc77754350)

[死裏逃生 60](#_Toc77754351)

[最後一班崗 61](#_Toc77754352)

[後記 破冰之旅 63](#_Toc77754353)

[1. 出發點 63](#_Toc77754354)

[2. 目的地 63](#_Toc77754355)

[3. 北冰洋 63](#_Toc77754356)

[4. 導航儀 64](#_Toc77754357)

[5. 發現號 64](#_Toc77754358)

[6. 處女航 64](#_Toc77754359)

# 第一章 夏娃造反



## 創世與造人

夢中驚醒後，女媧開始造人。

說不清那是早晨還是黃昏。天邊血紅的云彩裏，有一個光芒四射的太陽，如同流動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；另一邊是月亮，生鐵般又白又冷。二者之間，是忽明忽滅的星星和來歷不明的浮云。

女媧卻並不理會誰在下去，誰正上來。[[1]](#_1__Nu_Wa_Zao_Ren_Shi_De_Chang_J)

女媧是一隻大青蛙。

不對吧？傳說中的女媧不是蛇嗎？在《山海經》，在畫像石，女媧和伏羲一樣都是人首蛇身。而且，他們的蛇尾還相互纏繞在一起，分明是準備傳宗接代的意思。

更何況，只有蛇纔會最終變成龍，蛙就不行。如果女媧是蛙，龍的傳人豈非成了「蛙的傳人」？

女媧怎麼會是蛙？又怎麼可能是蛙？

因爲她原本是蛙。[[2]](#_2__Li_You_Xiang_Jian_Ben_Shu_Di)

變成蛇，是有人暗中做了手腳，時間不晚於漢。



女媧的名字，最早出現於《楚辭·天問》，但沒有說是蛇還是蛙。所謂「人頭蛇身」的文字記載，最早見於東漢王逸的《楚辭章句》；圖畫形象，最早見於漢畫像石。可見女媧是蛇，應爲漢代的說法，並無原始依據。

媧，今人讀「蛙」，古人讀「呱」，正是青蛙的聲音。可見媧就是蛙，女媧就是女蛙，只不過是偉大的、神聖的、創造生命的蛙。這樣的神蛙或聖蛙，當然不能寫成青蛙的蛙，必須特別創造一個字專門用在她的身上。儘管我們還沒有發現這個字的甲骨文或金文，但在南太平洋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蛙人圖上，卻可以依稀看見當年的風采。[[3]](#_3__Wa_De_Du_Yin____Yi_Yu_Da_Zi)



此圖來自大洋洲巴布亞新幾內亞，圖中形象均爲生殖崇拜象徵。其中魚、蛙、花象徵女性生殖崇拜，鳥象徵男性生殖崇拜，詳見本卷後面幾章的論述。畫面主體形象是蛙人，可看作「大洋洲的女媧」。

這，又哪有一丁點蛇的影子？

相反，女媧是蛙，卻像古埃及的太陽神荷魯斯是鷹一樣無可懷疑。更何況，是蛙纔可能造人。龍和蛇，都不會。至於其中的原因和奧祕，我們以後再說。

但，女媧造人，跟上帝（God）不同。[[4]](#_4__Shang_Di_Zao_Ren__Jian___She)

上帝造人是一次性的。在創造世界的最後一天，上帝先用泥土造了亞當，又用亞當的肋骨造了夏娃，再把他們安頓在伊甸園，就完成了所有的工作。之後，是休息。哪怕他倆不聽告誡，被蛇誘惑，偷喫禁果，犯下原罪，也不管。

顯然，上帝造人很輕鬆，甚至有點漫不經心。

女媧就辛苦得多。她先是用黃土和泥，把人一個又一個地捏出來。我們不知道她老人家最早捏出來的是男人還是女人，也不知道開始的時候造了多少，但可以肯定絕非只有一男一女。而且女媧的本意，竟是要造出全體人類。

這當然不堪重負。於是靈機一動的女媧，便只好扯下一根藤條沾上泥漿，再舉起一甩，把人批量地甩出來。因此後來有人說，富貴者，就是女媧用黃土親手所造；貧賤者，則只是當時灑落在地上的泥漿。[[5]](#_5__Jian___Tai_Ping_Yu_Lan____Ju)

但即便如此，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。女媧又只好向地位更高的神申請媒人的職位，以便幫人談婚論嫁，讓人類自己男女結合，繁衍生息。[[6]](#_6__Jian___Yi_Shi____Juan_San_Yi)

直到這時，女媧才光榮退休。

可惜，樹欲靜而風不止。某年，女媧的子孫中一個名叫共工的傢伙鬧情緒，一頭撞斷了擎天柱不周山，結果天崩地裂，水深火熱，女媧也只好挺身而出救苦救難。她先是燒煉了五色的石頭填補天上的漏洞，然後又砍斷一隻大鰲的四條腿作爲柱子，把眼看就要坍塌下來的天穹重新支撐起來，這才讓世界恢復正常，讓人類重歸安寧。[[7]](#_7__Jian___Huai_Nan_Zi__Lan_Ming)

奇怪！女媧爲什麼要忙個不停，又一管到底呢？

很簡單，女媧不是造物主，不是創世神。創世神只需要揭開序幕，造出一男一女，就可以不聞不問，一切皆由被創造者好自爲之，或咎由自取。可惜女媧不是。除了人，天地萬物都不與她相干，就連做媒也要別的神批准。難怪《楚辭·天問》會質疑：女媧有身體，她是誰造的？[[8]](#_8____Chu_Ci__Tian_Wen______Nu_W)

問得好！因爲這其實是在問——

世界是誰創造的？

誰纔是終極創造者？

抱歉，無可奉告，因爲我們沒有創世神。盤古，只是分開了原本就有的天地；混沌，則連自己都是被開竅的。他們都不是創造者。按照中國哲學，世界的真正創造者是道，或者易。道，倒是跟上帝一樣無象無形，但可惜沒有動手，也不是神。《周易》的易，就更沒有神性和神格。

也就是說，終極創造者缺位。

沒有終極創造者，或終極創造者沒有神性和神格，是中華文明的一大特點。它對於我們民族的深刻影響，以及由此造成的成敗得失，無疑是一個只能從長計議慢慢道來的話題。現在能夠肯定的是：在世界神話的譜系裏，女媧不是第一個神，也不是第一個人，甚至不是第一個女人。

第一個女人是誰？

夏娃。

[[1]](#_1) 女媧造人時的場景描述，出自魯迅《補天》，原文是：粉紅色的天空中，曲曲折折的漂着許多條石綠色的浮云，星便在那後面忽明忽滅的眨眼。天邊的血紅的云彩裏有一個光芒四射的太陽，如流動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；那一邊，卻是一個生鐵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。然而伊並不理會誰是下去，和誰是上來。 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) 理由詳見本書第二章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3]](#_3) 媧的讀音，《漢語大字典》稱：《廣韻》古華切，平麻見。又古蛙切，《正字通》音蛙。歌部。有人說媧要讀蝸，因此女媧是蝸牛。實際上，蝸牛的蝸，古音也是「古華切，平麻見。又古蛙切。歌部」，跟媧的讀音一樣，也是「呱」。媧和蝸，聲符相同，古音也相同（見母，歌部），但沒有意義上的關聯或文字通用的證據。此說承李蓬勃先生指教，謹此鳴謝！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4]](#_4) 上帝造人，見《聖經·創世記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5]](#_5) 見《太平御覽》卷七十八引《風俗通義》：俗說天地開闢，未有人民。女媧摶黃土作人，劇務，力不暇供，乃引繩絚於泥中，舉以爲人。故富貴者，黃土人；貧賤者，引繩絚人也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6]](#_6) 見《繹史》卷三引《風俗通義》：女媧禱祠神，祈而爲女媒，因置昏（婚）姻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7]](#_7) 見《淮南子·覽冥篇》、《列子·湯問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8]](#_8) 《楚辭·天問》：「女媧有體，孰制匠之？」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女媧的前身

夏娃是女媧的前身。

女媧有前身嗎？有。因爲她是母親，或母親神。她的造人，她的做媒，她的補天，都意味着母親的偉大和慈愛。我們並不知道她造了多少人，又造了多少天，先造男還是先造女。這些問題，都沒人能回答，也沒人去關注。因爲對於母親來說，所有這些都根本就不成問題。

人，總是先成爲少女，再成爲母親的。

因此，女媧必有前身。

但，爲什麼是夏娃？她倆有關係嗎？

有。因爲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實際上，自從人在自己的世界裏睜開了眼睛，一個巨大的問號就長期懸掛在他的頭頂：我是誰？我從哪裏來？要到哪裏去？這是必須回答的。作爲地球上唯一具有自我意識的物種，人類需要這樣一種解釋、慰藉和安頓。無此交代，我們將心神不寧。

這個交代，就叫「身份認同」。

身份認同是一個永恆的話題。它表現爲現實，表現爲歷史，也表現爲神話。實際上，作爲世界各民族都有的文化遺產，神話和傳說絕非碰巧的偶然存在。人類創造它們，無非是要藉助神和神話傳說人物，弄清來歷，記錄歷史，解釋現象，回答問題。有此履歷和檔案，焦慮纔會克服，衝動才能滿足，身份的認同纔有了可能。

有此認同，我纔是我，我們纔是我們。

創世神話，就這樣不由自主地產生。因此，它們絕不是茶餘飯後的街談巷議或蜚短流長，而是民族的信念和信仰。這樣的神話，我們民族一定有過，麻煩僅僅在於失傳。或者說，被有意刪除，就像給女媧動了手術。

也只能借雞下蛋，以他山之石攻我山之玉。

好在人就是人。尤其是在遠古原始時代，世界各民族的思路、模式和方法論，大同小異，如出一轍。幾乎所有的創世神話都在重復虛構，而且驚人地相似。比方說，中國和西方的神話都認爲，世界上原本沒有人，人是被創造出來的。造人的材料都是泥土，創造者也都是神。

神話，是世界範圍的集體夢幻。

這就可以資源共享。

比方說，把夏娃看作地球上第一個女人。

可惜夏娃也有麻煩。夏娃的麻煩在於，她是世界上第一個女人，卻不是第一個人。第一個人是亞當，夏娃卻是用亞當的肋骨創造的，是第二個人。只不過上帝在動這手術時，似乎沒有使用麻醉劑，而是用了催眠術。

然而由此產生的問題卻讓人大惑不解：女人跟男人的肋骨，又有什麼關係？作爲上帝的創造物，夏娃爲什麼要跟上帝作對？作爲亞當的肋骨，她又爲什麼要去誘惑亞當？亞當的肋骨誘惑亞當，豈非自己誘惑自己？

這是一個「達芬奇密碼」。

密碼套着密碼，疑云罩着疑云。過去我們只知道女媧來歷不明，現在看來夏娃也履歷不清。她們之間存在着某種神祕的關係，卻反倒可以確定。甚至她們承擔的文化角色和歷史使命，還會一脈相承。

因此，必須偵破此案。

其實這並不難。答案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，關鍵在於我們能不能真正走進作案現場—— 伊甸園。

謎底，也許就藏在那園子的某個洞穴裏。



## 走進伊甸

伊甸園，在東方，有人說它就是中國的新疆和田。和田古名于闐。于闐、伊甸，讀音相近，沒準是同一個地方。更何況，那裏還有一棵巨大的無花果樹。亞當和夏娃遮身蔽體的葉子，就是從那棵樹上扯下來的吧？

這當然是姑妄言之，也只能姑妄聽之。其實，伊甸園可以是空間概念，更可以看作時間概念。或者說，世界上也許並沒有什麼「伊甸園地區」，卻未必沒有「伊甸園時代」。

問題僅僅在於，它是什麼時候？

心智初萌的小兒時節。

小兒時節的人類可憐兮兮，只能組成最小的羣體來各自謀生，甚至只不過把猿羣變成了人羣。這在人類學上就叫原始羣（primitive horde）。原始羣是分散、弱小和自生自滅的，由此構成了人類早期的文化點。這些小不點大多煙消云散，只留下些許蛛絲馬跡供考古學家研究和憑弔。

存活下來的原始羣，則會形成靠血緣關係相結合的血親團體，這就是氏族（clan）。氏族聯合起來就是部落（tribe），部落聯合起來就是部落聯盟（tribal confederacy）。當部落聯盟足夠強大時，就會進入文明，變成國家（state）。

國家的誕生是文明的標誌，社會的發展則是人類族羣通過遷徙、兼併、繁衍和擴容，不斷變化壯大的過程。從原始羣到氏族是由點到面，然後則是由面到片（部落），由片到圈（部落聯盟），最後由圈到國（國家）。

一言以蔽之：點、面、片、圈、國。

顯然，這些類型既是組織形式和社會形態，也是歷史階段，因此都該有神話傳說中的代表人物。比方說，代表國家誕生的是夏啓，代表部落聯盟的是堯舜，代表部落的是炎黃，代表父系氏族和母系氏族的是伏羲和女媧。

那麼，代表原始羣的是誰？

夏娃，也只能是夏娃。

這似乎不對，也不爽，但沒有辦法。文化符號是要有內涵的，其中必須有密碼。女媧造的人，不管是捏出來的還是甩出來的，有內涵有密碼嗎？沒有，甚至沒有性別。他們也沒在伊甸園待過，無法成爲我們的嚮導和線人。

夏娃卻一身是謎。

比如上帝造夏娃，爲什麼不再用泥土，卻要從亞當身上卸下一根肋骨？有人說是爲了表示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」。好，就算是吧，那爲什麼不能先造夏娃，再用夏娃的肋骨造亞當？女人的一半也是男人呀！

這樣問，是問不出名堂的。

正確的方法，是倒過來推理。

怎樣倒推？

看結果。

上帝這樣造人的結果是什麼？是夏娃在伊甸園大造其反，惹是生非。受蛇誘惑的是她，偷喫禁果的是她，慫恿亞當也犯下原罪的還是她，簡直就是害羣之馬。

這一點都不奇怪。夏娃在伊甸園原本就是異性，也是異類。亞當被造在先，她在後；亞當的原材料是泥土，她是肋骨；亞當是男人，她是女人。夏娃與亞當，既不同時，也不同質，還不同性。若不招惹是非，纔是怪事！

這就讓人起疑。

上帝，爲什麼要多此一舉地造出這麼個狐狸精？難道全知全能的主，竟不知道這娘們是遲早要顛覆伊甸園的？

還有誘惑夏娃的那條蛇，又從哪裏來，是什麼玩意？如果它也是上帝所造，則無異於創造了罪惡；如果是別處混入，則無異於縱容了罪惡。創造也好，縱容也罷，上帝並不全善；如果蛇的混入上帝並不知情，則不全知；如果知情而不能阻止，則不全能。既不全知，又不全能，還不全善，則上帝何以爲之神，還是絕對和唯一的？[[1]](#_1__Yi_Dian_Yuan_De_Gu_Shi_Kong)

諸如此類的問題，不勝枚舉。但有一點卻很靠譜，那就是亞當和夏娃喫下智慧果，變得「心明眼亮」以後，便立即慌亂起來。情急之下他們的第一反應，竟是用無花果葉發明了人類的第一條三角褲。

是什麼讓他倆驚慌失措？是那赤裸的身體麼？

正是。

很好！祕密也就在此。

[[1]](#_1_1) 伊甸園的故事恐怕是一個驚天疑案，疑案的背後是上帝的良苦用心，而勘破此案則需要人類的卓越智慧。這就只能另案處理，再寫一本書來討論，書名也許就叫《上帝的預謀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爲什麼是裸猿

亞當和夏娃扯下無花果葉那一刻，是全人類的人之初。

太陽依舊是暖洋洋的。風在林間穿梭，並沒有傳播小道消息。瀑布一如既往地飛流直下，花兒興奮或寂寞地開放着，魚們都不說話。劍齒虎慢條斯理地閒庭信步，照例驚起草叢中的山雞。一切都沒變，變了的只有人。

是啊，人類是那樣的與衆不同。鳥有羽，獸有毛，魚有鱗，龜有甲，幾乎所有的動物都衣冠楚楚。唯獨人，除了頭部、陰部和腋下，基本裸露，寸草不生。難怪英國動物學家莫里斯要管人類叫「裸猿」，這樣的猿確實獨一份。

人，你這樣一絲不掛地鶴立雞羣，不孤獨嗎？

這確實是個問題。

實際上，人類原本跟其他靈長目動物一樣，也是渾身長毛的。靈長目分三科：猴、猿、人。猿科與猴科的區別是無尾，人科與猿科的區別是無毛。無毛無尾卻有皮下脂肪，這在一百九十多種靈長目動物中，是唯一的例外。

就連其他「裸友」，在現存四千二百多種哺乳動物中也爲數不多。它們是少數非同一般的龐然大物（如犀牛和大象），掘地三尺的潛伏特工（如鼴鼠和犰狳），翻江倒海的水中健兒（如河馬和海豚），但統統加起來也仍是「少數民族」。何況犀牛和大象還是有尾巴的。更何況這些裸體動物的生存環境和生存方式，跟人類還是那樣的不同。

其實有條尾巴也不錯，比如《阿凡達》裏面潘多拉星的納威人。但所有的猿，大猩猩、黑猩猩、長臂猿，都沒尾巴，也沒有頰囊。所有的人，包括外星人，也都沒有毛，比如納威人和ET。這當然是地球人的想象，但天才的卡梅隆寧肯讓他們長尾巴，也不讓他們長毛，可見裸體的重要。

這就需要強有力的正當理由。

科學界也有種種假說。比較靠譜的說法，是森林猿在變成平原猿之前，先變成了海洋猿。這就能解釋，爲什麼人類跟鯨和海豚一樣，無毛而有皮下脂肪；爲什麼我們可以在水中游刃有餘，黑猩猩卻只能望洋興嘆。就連流線型體形和直立行走的姿勢，也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釋。[[1]](#_1__Guan_Yu_Ren_Lei_Wei_Shi_Yao)

可惜這種假說，至今未能得到考古學的支持。沒有化石，一切都是猜想。莫里斯說，人類從毛猿變成裸猿，不是要做脫衣舞娘，而是要當運動健將。也就是說，爲了與那些動物界的職業殺手逐鹿中原，人類必須露出皮膚，增加汗腺，以便在狂奔之時快速降溫，這樣才能生存下來。

這當然很歷史唯物主義。但，爲什麼那些同樣面臨生死存亡的動物，包括狩獵的獅和虎，逃命的兔和鼠，都不必多此一舉，唯獨人類需要？難道僅僅因爲我們原本生活在森林，是平原上的外來戶？

找不到原因，就只能看結果，從結果中尋找動機。那麼，裸猿毅然脫掉那身裘皮大衣，又得到了什麼好處？

變得性感。

任何有過正常性生活的人都知道，赤身裸體和衣冠楚楚，哪一種更能給人性的刺激。《阿凡達》裏的納威人光着身子，就因爲他們也要戀愛並做愛。但這跟我們的問題有什麼關係呢？難道偷喫禁果之前，亞當和夏娃是長毛的？

嘿嘿，難講。

實際上，要解開這個謎團，必須先回答兩個問題。第一，變成裸猿以後，人是不是變性感了？這是事實判斷。第二，性感對人類的文化和文明，有沒有哪怕是負面的作用和影響？這是價值判斷。第一個問題必須先回答。因爲沒有事實判斷，價值判斷就等於零。

[[1]](#_1_2) 關於人類爲什麼成爲裸猿，科學界有多種說法，比如幼態延續（黑猩猩的幼崽無毛）、信號識別（把自己跟其他猿類區別開來）、貪圖涼快（走出濃蔭覆蓋的森林後，類人猿爲了防止中暑）。此外，還有說是因爲烤火，因爲擔心喫飯時把身上弄髒，害怕長寄生蟲等等。詳見莫里斯《裸猿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與神合謀

事實是毋庸置疑的。

人，肯定是地球上性能力和性快感最強的物種。人類不像其他哺乳動物還有發情期，反倒隨時隨地都可以想做就做。次數的頻繁，姿勢的多樣，感覺的欲仙欲死，動作的花樣翻新，更是讓動物們望塵莫及。是啊，黑猩猩的陰莖小如釘子，狒狒的交配時間超不過十秒，哪能有高潮？[[1]](#_1__Ju_Ke_Xue_Jia_Yan_Jiu__Nan_Z)

當然，即便只有幾秒，雄性動物也至少會有射精的快感。自然界的這種規律或安排，顯然是爲了保證它們時刻處於戰備狀態，同時也是對它們良好表現的犒勞和獎賞。

雌性動物卻不會「爲性交而性交」。對於它們來說，性不是生活，而是任務，即懷孕的條件和必需。因此，它們只在發情期交配，並且會沒臉沒皮地勾引雄性，貪得無厭地接受插入。但這並非性慾旺盛，只不過是爲了增加受孕的機會而已。因此，母猴們往往對公猴的表現無動於衷。而且一旦交配結束，便會若無其事地一走了之。

顯然，動物的兩性關係，沒有超越生育目的。

只有生殖，也就沒有性。沒有性，便不需要性感。性感既然只屬於人，那它就是人性。

人之初，性本性。



事實上，性感就是性別的美感，同時也是性愛的快感。快感也好，美感也好，所有的可能都來自人猿之別，甚至就是對「從猿到人」之革命成果的直接享受。

比如直立。

直立使男女雙方面對面時，性信號區和性敏感區，包括可以傳情的眉目，準備接吻的嘴脣，能夠撫摸的乳房，終將緊密結合的生殖器，都一覽無遺；也使人類能夠面對面地性交，並在做愛時凝視和親吻對方。當然，還可以自由地變換各種姿勢和體位，這可比動物們爽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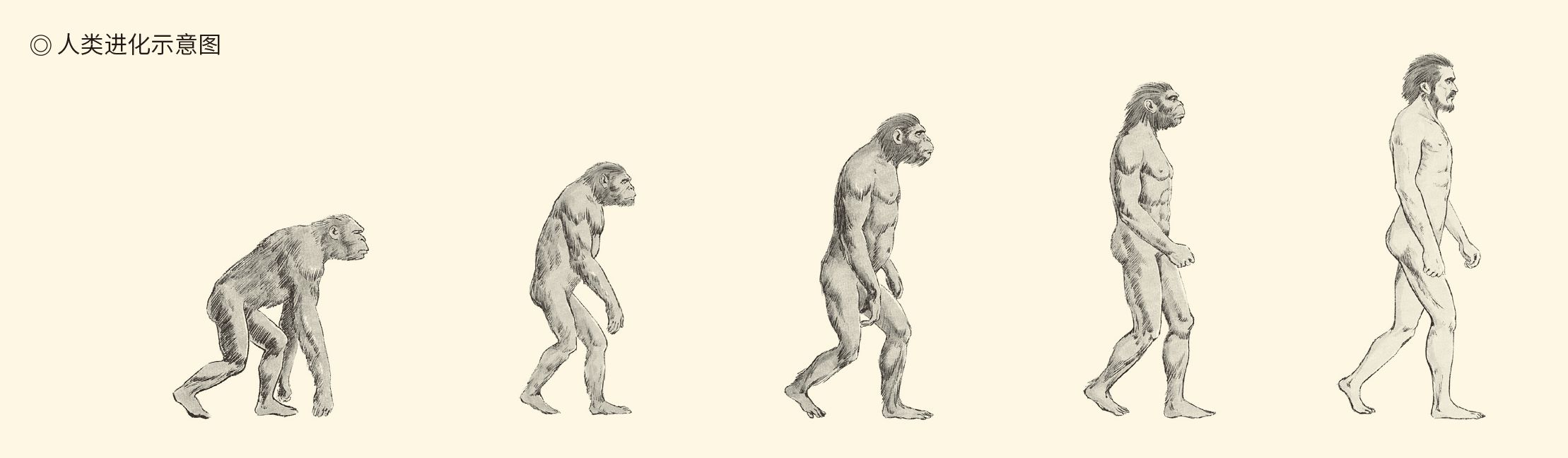
還有用手。

沒有一雙靈巧的手，擁抱和撫摸，前戲和後戲，便都不可能。但如果沒有體毛的脫去，皮膚的裸露，所有這些都將大爲遜色。你能想象兩個毛茸茸的人抱在一起是什麼感覺嗎？取暖倒是合適，做愛就不好說。

直立、用手、裸露皮膚，是人類進化的三大成果。正是這些革命成果，使性變成生活。

現在我們知道，上帝造人爲什麼分了兩次，又使用兩種材料了。因爲人的進化是分階段的。從猿，到類人猿，到類猿人，再到人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。其中質的飛躍和變化，則是由「正在形成的人」，到「完全形成的人」。

亞當就是前者，夏娃就是後者。夏娃肯定是裸猿。至於亞當，是毛猿還是半裸，無可奉告。



但，類人與人類，界限分明。

完全成人的標誌是有了意識，這表現爲偷喫禁果，心明眼亮。完全成人以後就必須告別自然界，這表現爲逐出樂園，自己謀生。初步成人靠自然，因此泥土造亞當；完全形成靠自己，因此肋骨造夏娃。至於那條蛇，則其實是藏在人類內心深處的，所以上帝管不了，也不能去管。

這是人與神的一次合謀。

問題是，爲什麼只能是亞當的肋骨造夏娃，不能是夏娃的造亞當？或者說，爲什麼夏娃只能在亞當之後？

因爲只有夏娃，才能邁出革命性的關鍵一步。

這一步，就是從生殖到性。

[[1]](#_1_3) 據科學家研究，男子的陰莖在勃起時，會雄踞靈長目動物之首；雌性的性高潮，則爲人類所獨有。請參看莫里斯《裸猿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第一次革命

生殖變成性，是從猿到人的重要轉折。它的深刻意義和深遠影響，絕不亞於人類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。

領導和發動這次革命的，是夏娃。

當然是夏娃，也只能是夏娃。或者說，是女人。道理則很簡單：動物之所以沒有性，完全因爲雌性除了生殖目的別無所求。不難想象，如果它們也有「無關生育的性慾」，自然界就會有妓院了，只不過性工作者會是雄性。

顯然，我們不能指望亞當來革命，他也革不了。從生殖到性，真正發生了變化的只可能是女人；起着決定作用和關鍵作用的，也只可能是她們。所以，蛇想要引誘和能夠引誘的，必定是夏娃。夏娃接受蛇的誘惑，則說明她覺得男人那東西挺好。或者說，女人已經有了「性趣」。

女人解放，人類也就解放了。

事實上，女人如果沒有性的愉悅，她們就不會在沒有生育需求時，也對男人的要求說OK。同樣，也只有在女人體驗到性高潮，至少體驗到性快感，而且有了性衝動和性需求時，交配才變成了做愛。這時，男人體驗到的快感，跟他充當雄性動物之日，堪稱天壤之別，完全兩樣。

由此帶來的結果，也有兩個。

第一個結果，是人類對性生活興趣盎然樂此不疲。第二個結果，則是女人在一段時間內，只願跟某個男人做愛，反之也一樣。這在女人是相對容易的，對於男人則比較難。於是上帝只好親自出手，讓伊甸園裏那條蛇失去了翅膀。其中的文化指令十分明確：不得花心！

不過，這種兩情相悅的愛情，很快就變成了冒名愛情的婚姻。毫無疑問，這裏面顯然有着實用和功利的考慮。一個直截了當的原因是社會分工：男人必須狩獵，女人必須看家。結果是，女人不能任由男人在外尋花問柳，自己和孩子則飢腸轆轆，嗷嗷待哺；男人也不能容忍自己歷盡艱辛帶回戰利品，卻在家裏看見了「她的他」。

所謂「對偶關係」，就這樣形成了。

與之相適應或相配套的生理變化，是女人即便懷孕，甚至在月經期，也能接受並滿足男人的求歡。因爲讓男人長期處於性飢渴狀態，顯然是不現實的。所以，女人必須對自己的身體做出調整，以免愛情或婚姻崩潰；而當女人能夠這樣調整時，人類距離動物便已經十萬八千里。

此時的伊甸園，堪稱天翻地覆。

起先是生殖變成了性，然後是性變成了愛情。再然後，愛情異化爲婚姻，婚姻產生了家庭，家庭構成了氏族，氏族變成了部落和部落聯盟，最後又產生了國家。我們原來的那個猿羣，也就在這不知不覺中變成了社會。

這一切，又都因爲女人。起先是夏娃，然後是女媧。

夏娃是少女時代的女媧，女媧是成熟階段的夏娃。夏娃變成女媧，就是矇昧時代變成了野蠻時代。這個新時代是以制陶術開場的，正如前者的標誌性成果是喫魚和用火。有了火，黑夜不再漫長。有了陶，文化就能留下足跡，我們也很快就會在那些荒古的遺物上看見女媧的微笑。[[1]](#_1__Jiang_Ren_Lei_De_Li_Shi_Jin)

值夜班的貓頭鷹，可以歇息了。

黎明的天空曙光初現，晨星猶在，月色朦朧。功成身退的夏娃將親眼目睹女媧一鳴驚人地橫空出世，並見證她作爲中華民族的偉大女神，光芒四射地站在風起云湧的黃土高坡，成爲中華史上第一座文化里程碑。

[[1]](#_1_4) 將人類的歷史進程分爲矇昧時代、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三個階段，是摩爾根的觀點。請參看摩爾根《古代社會》，恩格斯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# 第二章 女媧登壇





## 死對頭

重見天日的女媧，樣子並不好看。

這裏說的「女媧」，在歐洲被叫做「維納斯」。她們是一些考古發現，即原始民族塑造的母親神像。其中最古老也最有代表性的有兩件：一件是法國出土的淺浮雕，叫「洛塞爾的維納斯」；另一件是奧地利出土的圓雕，叫「溫林多夫的維納斯」。她們的歲數，都在二萬五千年左右。

後來，越來越多的「維納斯」在世界各地相繼出土，以至於在法蘭西西部到俄羅斯中部之間，形成了一條延綿1100英里的「維納斯環帶」（venus zone）。

當然，這是西方人的命名。如果願意，也可以叫「洛塞爾或溫林多夫的女媧」。咱們自己的「維納斯」則在山海關外的紅山文化遺址出土，一共兩件，年齡大約五千多歲。

抱歉打擾了，老奶奶們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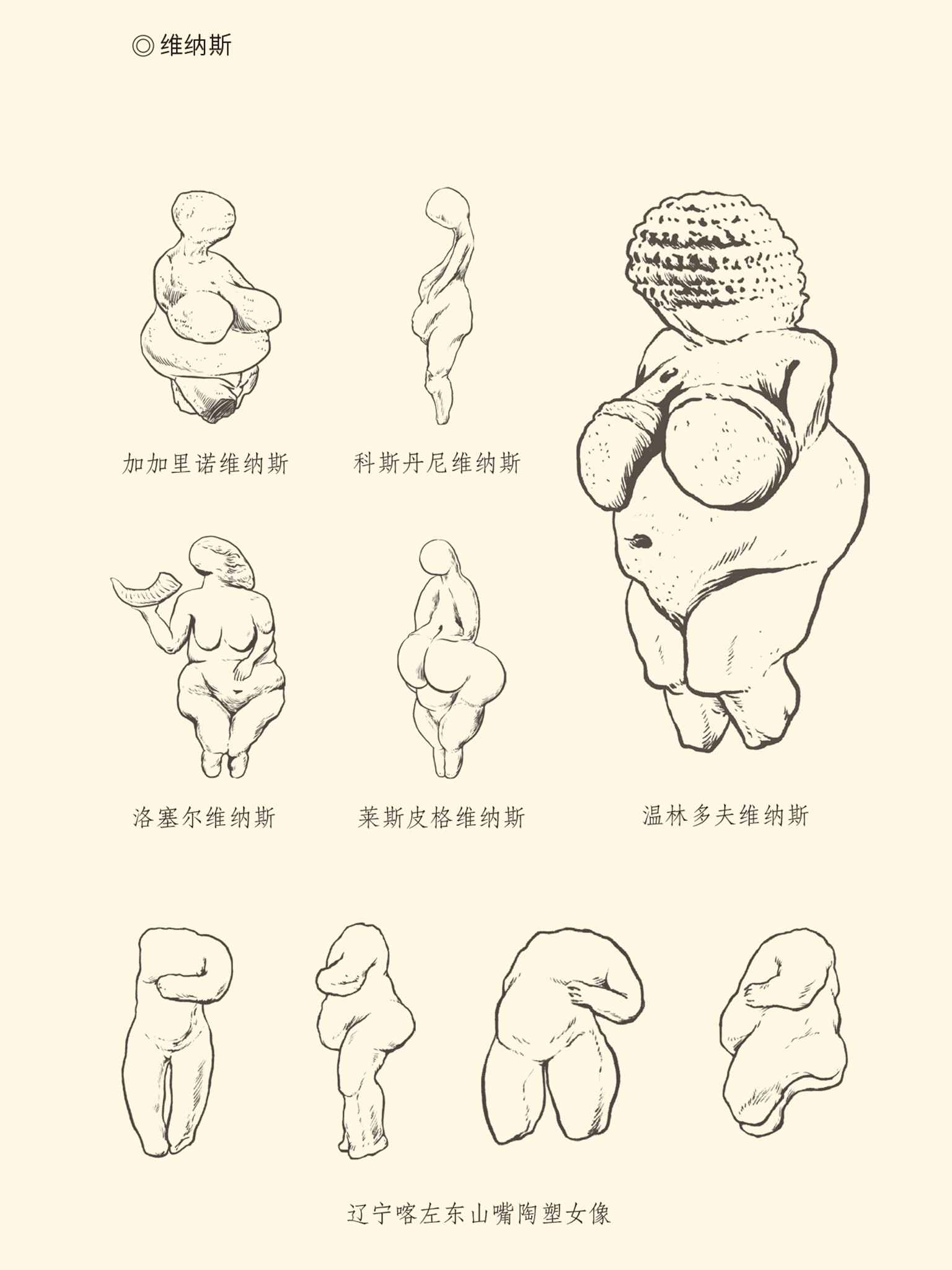
喚醒這些女媧或維納斯的不是王子之吻，而是考古隊的鋤頭。事實上，她們恐怕也實在不好意思叫做睡美人。沒錯，這些神像無一例外的都是裸體女人，乳大、臀肥、性三角區線條明晰，卻一點都不性感。她們或者面目模糊，或者表情呆板，或者頭部低垂，或者雙臂萎縮，或者腹部隆起，或者全身肥胖，或者雙腿變成了一根細細的棒子，根本就沒法跟古希臘那斷臂的維納斯相提並論。

至於咱們那兩位老祖母，乾脆就是孕婦。

顯然，這不可能是性愛之神夏娃，只可能是母親之神女媧。乳大意味着奶多，臀肥意味着善育，性三角區線條明晰則意味着孩子從那裏出生。安納托利亞的一尊撒塔爾·胡尤克女神像，就明明白白是在分娩。



這是一尊撒塔爾·胡尤克分娩女神像，出自約公元前6000年的安納托利亞。傑克·佩奇根據詹姆斯·梅拉特的畫所作。



是啊，豆蔻年華體態玲瓏的待嫁少女，在遠古時代其實並不招人待見。史前藝術家們情有獨鍾的，是強健壯碩能懷孕會生育多子多孫的母親。[[1]](#_1__Qing_Can_Kan_Lei__Ken_Bai_Er)

不過也有例外。

例外是在摩爾達維亞地區的維克瓦丁茨發現的，那是一尊屬於晚期庫庫泰尼（Cucuteni）文化的黏土小塑像，全身赤裸，兩腿修長，腰肢纖細，陰部明晰，十分性感。但這位在小女孩墓中被叫醒的女神，卻被考古學家命名爲「白夫人」。她的造型，則被解釋爲「躺在那裏等待埋葬」。[[2]](#_2__Mo_Er_Da_Wei_Ya_Zai_Dong_Ou)

沒錯，她是死神。

死亡女神，是女媧和維納斯們的「死對頭」。



摩爾達維亞的維克瓦丁茨墓地發現的黏土小塑像，俗稱白夫人。

毫無疑問，死對頭當然得是另一種樣子。但生育女神肥胖臃腫，死亡女神身材曼妙，卻實在讓人大跌眼鏡。原始人爲什麼要這樣塑造他們的女神，一定要弄得「生不如死」呢？是審美觀不同，還是價值觀相異？難道美麗是危險品，粗笨反倒是可靠的？或者我們眼中的性感魅力，對他們居然毫無意義，還必須敬而遠之，甚至避之唯恐不及？

沒人知道。

也許，他們就像湯加人，以胖爲美。也許，他們當中早夭的少女，從來就不曾有過身孕。這都是有可能的。一個少女好不容易纔長大成人，還沒來得及做母親就死於非命，請問還有比這更讓原始人無法接受的人間悲劇嗎？

那好，死神就該是這副模樣。

死神曼妙身材的背後，是深深的恐懼。是啊，誰能承受入墓前的戰慄，誰能想象不再醒來的長眠。何況那時的人類多麼弱小，生命又多麼脆弱。自然的災難，意外的事故，野獸的傷害，敵人的攻擊，片刻之間就會奪人性命。誰都不知道性感美麗的死亡女神，什麼時候會拋來媚眼，送去飛吻。[[3]](#_3__Yuan_Shi_Ren_Lei_De_Si_Wang)

親人屍骨前，是流乾的淚水；突然襲擊時，是無助的目光。然而也就在一次又一次的哭泣之後，理性的精神也在閃耀和升騰：哭是沒有用的，怕是不必要的，重要的是想方設法活下來，並把種族延續下去。

置於死地而後生。喪鐘敲響之時，號角與戰鼓齊鳴。原始人下定決心，要跟死神打一場拉鋸戰。

女媧誕生了。

[[1]](#_1_5) 請參看雷·肯拜爾等《世界雕塑史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_1) 摩爾達維亞在東歐，位於喀爾巴阡山和普魯特河之間，包括今羅馬尼亞東北部、摩爾多瓦、烏克蘭的局部地區。關於「白夫人」塑像的情況，見戴維·李明《歐洲神話的世界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3]](#_3_1) 原始人類的死亡情況已無法統計和描述。但可以肯定，對死亡的恐懼是人類最普遍最根深蒂固的本能，意識到死亡則是人類進化的最早成果。請參看卡西爾《人論》，卡爾·薩根《伊甸園的飛龍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靈魂是個流浪漢

女媧誕生於一個不解之謎—— 死亡。

實際上，自從心智初開的人類意識到自己終有一死，這個問題就一直在困惑着他們。人既然活着，爲什麼要死，又爲什麼會死？人死以後，到哪去了？他是在到處流浪，還是已重新定居？不辭而別的他，還會回來嗎？

這其實是在問：什麼是死亡？

對死亡最直截了當的理解，當然就是「我沒了」。問題在於，明明白白存在的「我」怎麼會沒了，又怎麼能沒了？「我沒了」這件事，我知道嗎？如果我知道，那麼我還在；如果不知道，又怎麼證明沒了的是我，不是別人？

這可是無論如何都想不通的事。

結論也只有一個：我還在，只不過換了地方。

換地方是可以的，也是可能的。因爲在原始人看來，所有的存在，花、草、魚、鳥、蛇、牛，當然還包括人，都有靈魂，叫「萬物有靈」。至於肉體，則不過是靈魂寄居的地方。既然是寄居，就有可能搬家，因爲帳篷總會被拆掉。肉體拆遷就是死，靈魂搬家就是轉世。或者說，死亡就是靈魂從一個地方遷徙到另一個地方，就像遊牧民族的轉場。

靈魂是個流浪漢，命運叫他奔向遠方，奔向遠方。

萬物皆有靈，靈魂可轉世，這就是最原始的人生哲學。當然，怎麼轉，是轉到冬窩子還是夏牧場，是立地成佛還是做牛做馬，要到很久以後才能由宗教來回答，原始人並不知道。他們只知道，如果靈魂不過換了地方，那我就沒死。

很好！這足以對付死亡，戰勝對死亡的恐懼。因爲它意味着一種信念：人其實是永生的。肉體可能會消失，但靈魂不死；個體可能會倒下，但族羣不亡。族羣的、集體的、同類的生命，將不斷延續下去。反正一個靈魂離開了故土，就會馬上找到新居。因此，死亡不是生命的終結，而是開始。

這就要做兩件事，一是安頓，二是禮讚。

被安頓的是逝者。

安頓逝者是天經地義的。這不僅基於對他們的留戀和尊重，也基於靈魂不死的觀念。因此，舊石器時代的尼安德特人（早期智人）和山頂洞人（晚期智人）都有墓葬，也都有隨葬的工具、食物甚至首飾。那意思也很清楚：靈魂既然上路，就得帶點乾糧；逝者也其實沒死，隨時都可能活過來。

這就不但要有隨葬品，甚至還要做成木乃伊，或者由巫師招魂。反正，葬禮是必需的。古埃及貴族的墳墓裏，甚至會有上好的葡萄酒，以便他們開懷痛飲，或舉辦酒會。

被禮讚的則是女人。

讚美女人也是天經地義的，因爲女人是生命之源，是靈魂新居的建設者和創造者，而且最不怕死，至少不怕流血。她們每個月都要流血，也沒死。哪怕生產的時候要出血，也不過是讓新的生命接受了一次特別的洗禮。

顯然，生與死，祕密都在女人身上。

沒錯，只有女人，才掌握了人世間的「一號機密」。

這就必須禮讚，必須崇拜，必須用雕塑、繪畫、搭建祭壇等方式，把女人和女性生殖器特別地制作出來。最著名的例子，有云南劍川的「阿央白」，紅山文化遺址的祭壇，以及大批的「維納斯」和少量的「白夫人」。

母親神多死神少，並不奇怪；前者醜後者美，則也許是反其道而行之。土家族，不就是婚禮時泣不成聲，謂之「哭嫁」；葬禮時手舞足蹈，謂之「跳喪」嗎？但可以肯定，無論美醜生死，都取決於女人，也只能取決於女人。

因此人類最早的神，清一色的都是女神。[[1]](#_1__Ren_Lei_Zui_Zao_De_Shen_Shi)

古代愛琴海地區的米諾斯（Minos）文明，更是以女神爲中心。有一個克里特的印章展示了這樣的場面：乳房豐滿的女神高高站在世界之巔，驕傲地舉起一條蛇，向世人炫耀女性的君臨天下；一個身材健美的青年男子站在下面，崇敬而興奮地向她歡呼，陰莖雄起，蔚爲壯觀。[[2]](#_2__Mi_Nuo_Si_Shi_Ai_Qin_Hai_Di)



約存在於公元前3000年至前1450年。米諾斯文明發展主要集中在克里特島，突出特點是崇拜女神而非男神。圖爲克里特印章展示。

如此場面，絕非色情或淫穢，也非遊戲或胡鬧，而是一種極其神聖而莊嚴的儀式。在此儀式上，勃起即致敬。勃起的陰莖，是生命力的體現，也是女神的讚美詩。

這種儀式，就叫「生殖崇拜」。

[[1]](#_1_6) 人類最早的神是女神，爲考古學家和神話學家們所熟知。古希臘神話中，便有大量女神，如天后赫拉、冥後珀耳塞福涅、竈神赫斯提婭、大地女神蓋婭、愛神與美神阿芙洛狄忒、智慧女神雅典娜、月亮女神阿爾忒彌斯、青春女神赫柏、勝利女神尼姬、正義女神忒彌斯、記憶女神摩涅莫緒涅、豐產女神德墨忒爾、海洋女神歐律諾墨等。但在我們民族，主神中的女神只剩下女媧，其餘爲次神，甚至妖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_2) 米諾斯是愛琴海地區的古代文明，出現於古希臘邁錫尼文明之前的青銅時代，約存在於公元前3000年至前1450年。該文明的發展主要集中在克里特島，突出特點是崇拜女神而非男神。請參看戴維·李明《歐洲神話的世界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蛙女神

生殖崇拜是女媧的傑作。

這其實是逼出來的。原始人壽命極短，尼安德特人平均不到二十歲，山頂洞人沒誰能活過三十。既然活不長又死得快，就只能生得多。畢竟，能對抗高死亡率的，只有高出生率。所以女媧必須不辭勞苦地批量生產人類，甚至不惜掄起藤條沾上泥漿甩。在與死神的搏鬥中，這是最實在的一招。

是啊，鬥不過豺狼虎豹，咱學兔子還不行嗎？

然而多生幾個真是談何容易。誰都知道，並非每次性交都有結果，生男生女也全憑運氣。看來冥冥之中另有一種神祕力量，在左右和掌控着命中率。對這樣的力量，豈能不恭敬有加頂禮膜拜，又豈能不想方設法弄到自己身上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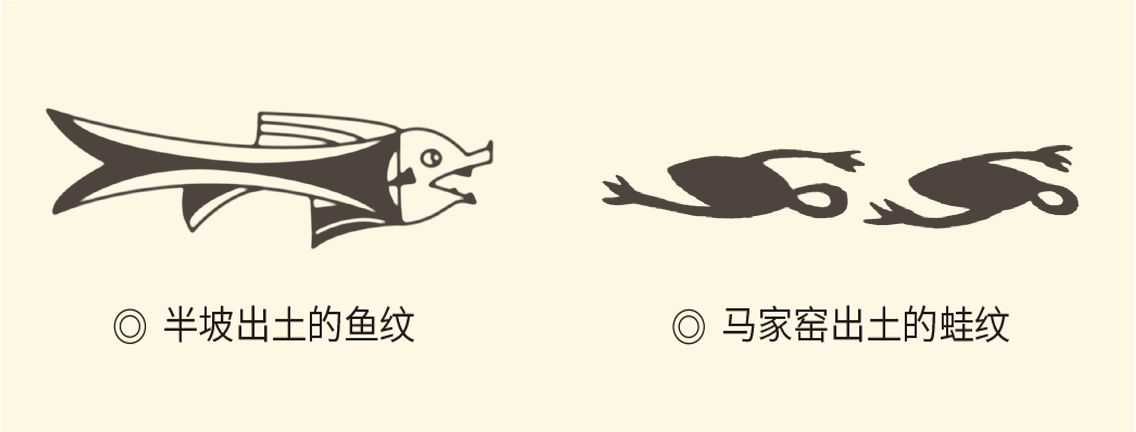
膜拜的目的是獲取，獲取的方法是巫術。巫術的規則是相似律和接觸律，比如膽大妄爲就叫「吃了豹子膽」，韜光養晦就叫「夾起狗尾巴」。這種文學修辭其實是巫術遺風。要知道，原始時代的戰士，是當真要喫豹子膽的。

獲取神祕的生殖力量，也如此。

於是女媧和她衆多的姐妹，便在世界範圍內雨後春筍般地被創造出來。這是對女性生殖能力的直接崇拜，而且這種崇拜是實用主義的。因此，隆起的腹部是她們的驕傲，豐滿的乳房是她們的勳章，荷塘的蛙鳴是她們的《歡樂頌》，水裏的魚兒則是她們的萬千化身。

是的，魚和蛙。它們頻繁地出現在新石器時代的陶器上。

這是一些令人過目不忘的形象，或寫實，或寫意，或抽象，或便化（簡約化變形），形成序列，蔚爲大觀。尤其是半坡的魚紋和馬家窯的蛙紋，形神兼備，生機勃勃，充滿活力。你看那一排排並行的魚兒，氣勢是何等地磅礴；你看那划水中成長的幼蛙，身姿又何其優雅和從容。[[1]](#_1__Qing_Can_Kan_Zheng_Wei___Zho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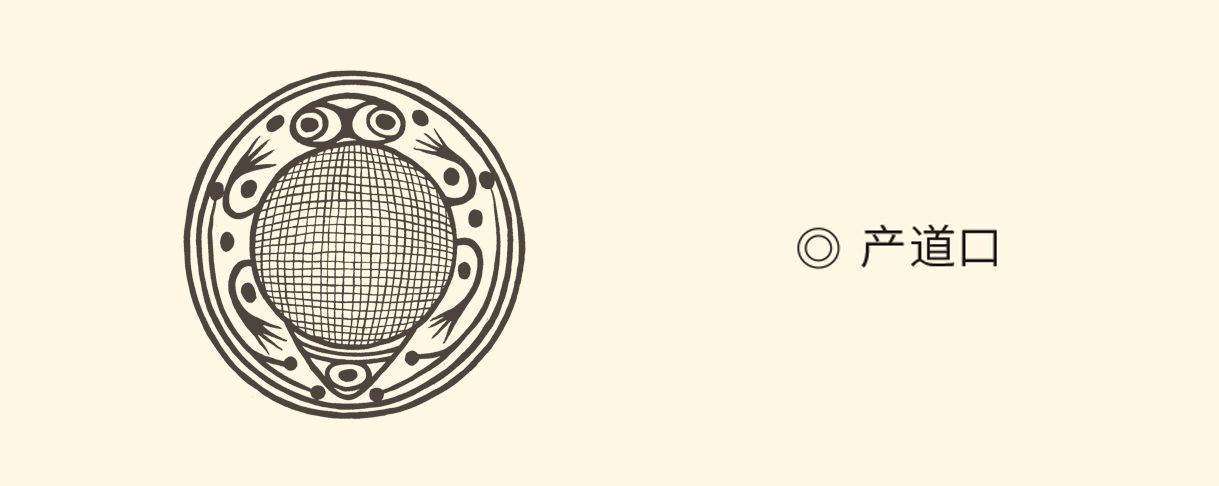
不必爲此感到驚異。畢竟，那裏面投射了原始先民濃濃的情感和深深的祝福。因此，每當我們凝視這些遠古的神祕圖案，撲面而來的便是潮乎乎的生命氣息。

此致敬禮！你們這些生殖崇拜的文化符號，你們這些女媧的綬帶和徽章。

但，爲什麼是它倆？

因爲長得像又生得多。魚和蛙，確實能給心智初萌的人類以太多的聯想。魚脣跟陰脣，不都是開開合合嗎？青蛙跟孕婦，不都是大腹便便嗎？不信去看姜寨一期的雙魚紋，簡直就是女性生殖器的生理解剖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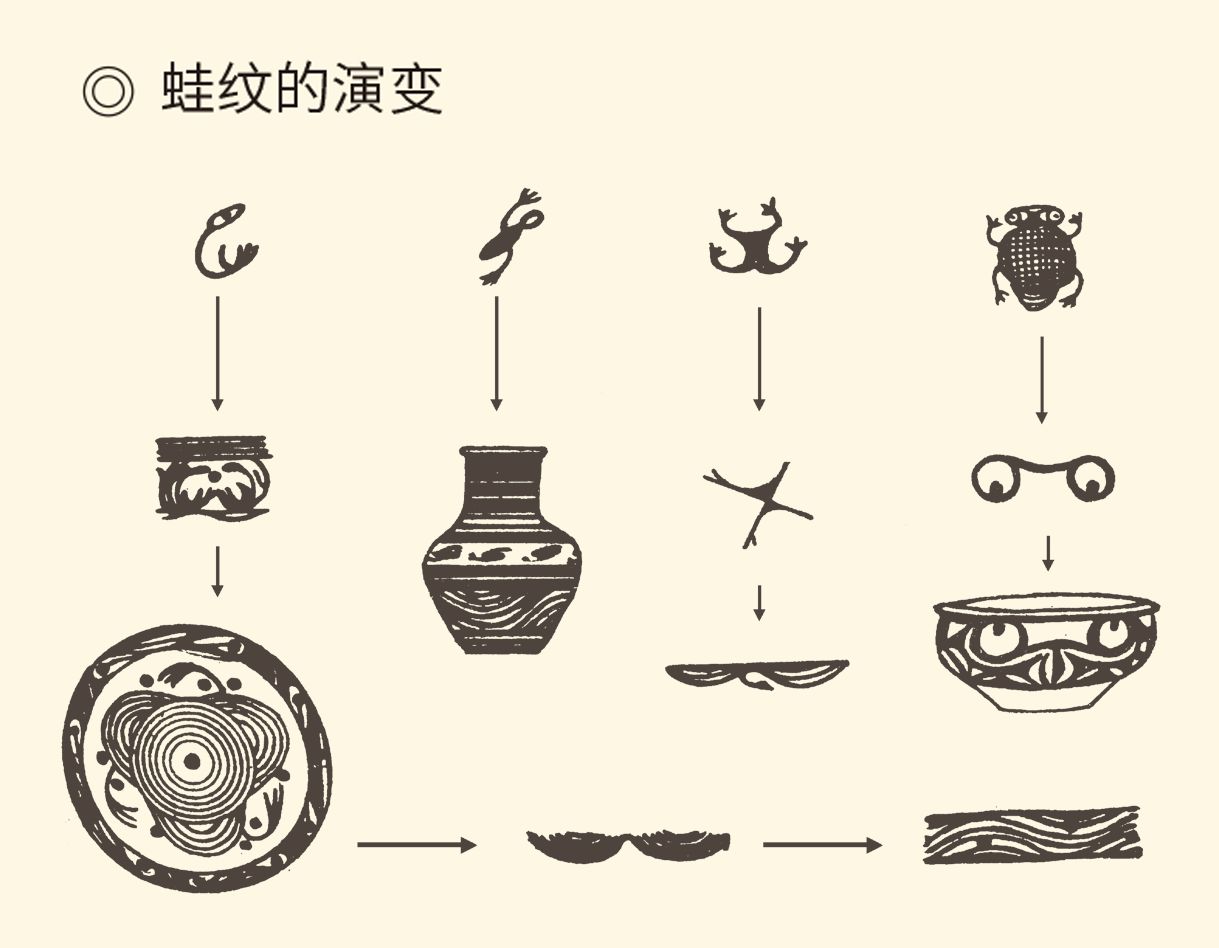
何況魚子又何其之多啊！青蛙也是一夜春雨便蝌蚪成羣。這難道不意味着旺盛的生命力？所以廟底溝的蛙紋，便特地在腹部畫了很多點；馬家窯的蛙紋，還特地畫出了產道口。



甘肅出土馬家窯類型蛙紋，特地畫出了產道口，而且產道口在中醫學上就叫「蛤蟆口」。

實際上，從蝌蚪到幼蟲，再到成形的蛙，在彩陶紋飾中應有盡有。這當然絕非偶然。

有蛙有魚，鑼齊鼓齊。魚象徵着女陰，也象徵受精；蛙象徵着子宮，也象徵懷孕。難怪姜寨一期的那個陶盆內壁，會畫了兩對雙魚和蛙紋。這可是一整套「女性生殖系統」。掌握了這套系統，我們就能像迦太基統帥漢尼拔訪問羅馬一樣，叩響生命之門，並長驅直入。[[2]](#_2__Yu_Shi_Nu_Yin_De_Xiang_Zheng)



從中不難看出蛙紋的全面性和豐富性，據鄭爲著《中國彩陶藝術》。



新石器時代遺物，陝西臨潼姜寨遺址出土。

死亡線上走投無路的人，絕處逢生。

也許，這就是女媧的身世之謎——女媧就是女蛙，是主管生育的蛙女神，也是率領我們迎戰死亡的勝利女神。她老人家是蛙，我們的孩子纔是娃。娃娃落地，呱呱而鳴，於是荷塘之中月色之下，便是一片生命的交響。[[3]](#_3__Shi_Ji_Shang__Gen_Ju_Qian_Yi)

死神，你聽見了嗎？

[[1]](#_1_7) 請參看鄭爲《中國彩陶藝術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_3) 魚是女陰的象徵，蛙是子宮的象徵。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徵還有花，均引自趙國華《生殖崇拜文化論》。實際上，花就是植物的生殖器，果則是植物的後來人。所以「姑娘好像花一樣」：含苞欲放是新婚之夜，豆蔻年華是待嫁之時，大多數動物的發情期則在春暖花開時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3]](#_3_2) 實際上，根據前引趙國華先生《生殖崇拜文化論》的研究成果，完全可以斷定女媧絕不可能是「蛇妹妹」，只可能是「蛙女神」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月亮不說

聽見了這蛙聲的，是月亮。

月亮知道女人太多的祕密。

女人跟月亮，是同一時刻被造物主發明出來的吧？要不然，怎麼會有那麼多相似和關聯。月經一月一次，這就是關聯；肚子有盈有虧，這就是相似。月亮就像巨大的青蛙或偉大的孕婦——圓了，是正在懷孕；扁了，是剛生孩子。生出滿天星斗的月亮，豈能不是神蛙或蛙神？

代表月亮的這隻神蛙就叫蟾蜍。它或者在月亮中，或者就是月亮，甚至就是補天的女媧。姜寨出土的彩陶上，有一個腹部佈滿斑點的蛙形圖案，就是她的形象。那些原本表示多子多孫的斑點，後來就成了補天的石子；而用來代替擎天支柱的所謂鰲足，則實際上是蛙腿。

女媧，其實是犧牲了自己，才成全了我們的。

一隻巨大的青蛙，四條蛙腿支撐起殘缺不全搖搖欲墜的天穹，身體中孕育已久的生命力在瞬間爆發，宇宙大爆炸般地化作滿天繁星，這是何等驚心動魄的偉大！難怪月亮的面孔會生鐵般地又白又冷，那是因爲產後大出血。這可比僅僅把諾亞方舟恩賜予某些特權人物，要偉大得多！

這就是女媧的星空，它同樣充滿疑團。

衆所周知，肚子有規律地膨脹和縮小，月亮、青蛙和女人都會，太陽和男人則不會。一個月一次的月經男人沒有，跟太陽就更沒關係。因此，月亮神就該是女的，太陽神當然是男的，比如古埃及的月亮女神貝斯特，古希臘神話中的阿波羅和阿爾忒彌斯（她在羅馬神話中叫狄安娜）。[[1]](#_1__Tai_Yang_Shen_He_Yue_Liang_S)

這樣看，我們民族的太陽神和月亮神，就該是伏羲和女媧。因爲伏羲手上捧的是太陽，裏面有一隻太陽神鳥；女媧手上捧的是月亮，裏面有一隻月亮神蛙。這不就是中華版的阿波羅和阿爾忒彌斯嗎？[[2]](#_2__Fu_Xi_You_Jiao_Fu_Xi___Pao_X)

然而在文獻資料中，我們的太陽和月亮都是女神。太陽神叫羲和，月亮神叫常羲，還居然都是帝俊的妻子。帝俊據說就是帝嚳（讀如酷，五帝之一），甚至就是舜。這就更是一筆糊塗賬。再說了，羲和、常羲、伏羲，這三個「羲」有沒有關係？如果沒，爲什麼？如果有，是什麼？[[3]](#_3__Xi_He__Jian___Shan_Hai_Jing)



據四川郫縣出土一號東漢磚室墓石棺。

實際上，羲和並非太陽神，常羲也非月亮神，她們都是母親神。羲和生了十個太陽，都是兒子；常羲生了十二個月亮，都是女兒。她們也像所有的母親一樣，要給自己的孩子洗澡。只不過，羲和的浴場在東南，常羲的在西北。

那麼，后羿和嫦娥，會是太陽神和月亮神嗎？好像又是又不是。如果不是，爲什麼會跟太陽和月亮有關？如果是，嫦娥爲什麼要奔月，難道她原本不在那裏？后羿又爲什麼要射日，難道他跟自己過不去？

沒有人知道。

看來，有必要傳阿波羅和阿爾忒彌斯出庭作證。

[[1]](#_1_8) 太陽神和月亮神的性別，世界各民族並不完全一樣，這裏暫不討論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_4) 伏羲又叫伏戲、庖犧、宓羲、慮羲。被明確看作神農之前的聖王，始於《戰國策》。他可能是雷神之子，見袁珂《中國古代神話》。又，《文選·洛神賦》注稱洛神宓妃即伏羲之女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3]](#_3_3) 羲和，見《山海經·大荒南經》；常羲，見《山海經·大荒西經》。帝俊就是帝嚳，甚至是舜，見袁珂《中國古代神話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作證還是作案

阿波羅和阿爾忒彌斯，其實也都有案在身。

衆所周知，阿爾忒彌斯和阿波羅，都是宙斯跟暗夜女神勒託的孩子，而且是孿生。這倒是說得過去。萬神之王要給暗夜以光明，當然要一次性地生出月亮和太陽。阿爾忒彌斯作爲月亮女神也沒問題，她出生的時候，眉心便嵌着耀眼的月亮，左手拿箭右手拿弓，全身閃耀着聖潔的光芒。

阿波羅的太陽神身份卻大爲可疑。因爲真正的太陽神是赫利俄斯，阿波羅只是光明之神。但，既然不是太陽神，爲什麼眉心會嵌着耀眼的太陽？

也許，他至少是半個太陽神。

或者說，有人希望他是。

事實上，阿波羅必須成爲太陽神，才能與阿爾忒彌斯成雙成對。然而他倆究竟是兄妹，還是姐弟，希臘人自己也衆說紛紜莫衷一是。一種版本說，阿爾忒彌斯出生後，便充當了母親的助產士，幫助勒託生下了阿波羅，所以她又是接生女神。另一種版本則說，阿爾忒彌斯那修長曼妙的軀體，其實是阿波羅出生後，用自己的手牽出來的。



據以阿波羅和阿爾忒彌斯爲主題的古希臘陶杯圖案。此杯由陶工布呂格斯制作於公元前470年，現藏於法國盧浮宮。

額頭閃光的太陽哥哥噴薄而出，堅強有力的手牽出體態玲瓏的月亮妹妹，畫面感確實很好。

但，這是作證，還是作案？

作案。

因爲太陽絕不會升起在月亮之前。

事實上在遠古文化系統中，太陽和月亮是兩種符號，也是兩個時代的象徵。太陽代表雄性和男人，月亮代表雌性和女人。那麼，人類最先崇拜的，是哪種生殖力量？

雌性。因爲所有人都是女人生的。

因此最先亮相的，也一定是女性的文化代碼。這些文化代碼包括魚、蛙、月亮，還有大地。有了象徵母親和母性的大地，纔會輪到種子和種子的攜帶者，即雄性或男人，以及他們的文化符號，包括下一章要講到的鳥、蛇、太陽。[[1]](#_1__Da_Di_Zai_Zhong_Xi_Fang_Du_S)

所以，作爲月亮女神和狩獵女神，阿爾忒彌斯一定在前；作爲光明之神和文藝之神，以及「準太陽神」或「僞太陽神」，阿波羅一定在後。也就是說，當阿爾忒彌斯駕着月之車飛過天際穿行叢林時，眉心嵌着太陽的阿波羅，應該還在娘胎之中。兩個版本並存，就說明真相沒有完全被遮蔽。

同樣，手捧月亮的女媧一定在先，手捧太陽的伏羲一定在後，羲和與常羲則更在伏羲之後。女媧也不可能是伏羲的妹妹，更不可能是蛇，只可能是蛙。

蛙變成蛇，顯然是有人做了手腳。

偵破此案並不難。找到相關利益人，就能發現犯罪嫌疑人；看誰能夠從中漁利，就能知道犯罪動機。那麼，女媧變成蛇，對誰最有好處？伏羲，或伏羲的粉絲和接班人。道理也很簡單：如果伏羲和女媧都是蛇，誰先誰後就說不清，後來者也就可以居上。比方說，把伏羲說成女媧的哥哥。

伏羲在前，女媧在後，又有什麼意義？證明男尊女卑天經地義。因此，女媧的手術非動不可。犯罪嫌疑人，則八成是鼓吹男權社會綱常倫理的那些傢伙。只不過，他們做賊心虛手忙腳亂，還是留下了無可辯駁的證據——在幾乎所有的畫像和造像中，女媧手中都是月亮，伏羲手中都是太陽。

何況女媧的月亮裏，還明明白白有一隻蟾蜍。

這可是鐵證如山！

但能夠給女媧做整容手術，則說明世道變了。怎麼變？氏族社會從母系變成了父系。父系社會是男人的江湖，他們當然有能力也有權力篡改歷史。於是一切都顛倒過來，女媧和伏羲變成了兄妹，嫦娥和后羿變成了夫妻，後出生的阿波羅也變成了阿爾忒彌斯的哥哥。

這種世界性和歷史性的錯亂，恐怕沒人能夠糾正。

[[1]](#_1_9) 大地在中西方都是女性的，比如希臘的蓋婭和中國的坤卦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嫦娥的私奔

女媧被人暗算後，嫦娥便私奔了。[[1]](#_1__Zhao_Guo_Hua_Xian_Sheng___Sh)

這是「一個人的私奔」。沒人慫恿，沒人策劃，沒人帶領，沒人追隨，沒有約會也沒人等她，但義無反顧，頭也不回。

咦？這明明是叛逃嘛，怎麼是私奔呢？

因爲嫦娥其實是逃避，逃避一個她無法適應又無法反抗的環境——男權社會。她的逃避也純粹是個人和私下的，根本不會有任何結果，也不會有連鎖反應。如此自我放逐，恐怕連「不合作主義」都談不上。

嫦娥，是「惹不起躲得起」。

這當然不好意思叫叛逃，只能叫私奔。

但，新生的、血氣方剛蒸蒸日上的父系社會和時代，真的必須逃避嗎？

也許。

表面上來看，從母系到父系，只是改變了血統的計算方式，但二者之間的區別卻是本質性的。母系氏族是「非權力社會」。在那裏，只有管理，沒有統治；只有心意，沒有權力。女性首領們面對的是真正的子民，給予的是真正的關愛。她們甚至用不着刻意提倡什麼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，因爲那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。

這就不能叫「女權社會」，只能叫「母愛社會」。

那是我們民族的春天，也是世界各民族的花季。男女雜遊，不媒不聘；但知其母，不知其父。性關係自由，選擇權則主要在女性。她甚至可以同時擁有多個男友，只要她願意。唯一的「霸道」，是對性夥伴的擇優錄取。[[2]](#_2__Nan_Nu_Za_You__Bu_Mei_Bu_Pin)

但女人擁有選擇權，是爲了種族的延續，因此也不會對落選者冷嘲熱諷、趕盡殺絕。何況選擇是雙向和自由的，沒有強姦，也沒有賣淫；沒有感情糾葛，也沒有財產糾紛。

父系氏族卻不是這樣。

毫無疑問，父系氏族並非嚴格意義上的「權力社會」。也許，它只能叫「半權力社會」或「前權力社會」。但不管怎麼說，自從母系變成父系，權力就被髮明了出來，併成爲男人手裏可以生殺予奪的指揮刀。

實際上，如果沒有權力問題，變革就沒有必要；而權力一旦誕生，剎車就沒有可能。結果，也許幾百年，也許上千年，一切都今非昔比。管理變成統治，擁有變成佔有，安排變成指使，安頓變成奴役，監獄、軍隊、政府和國家被相繼發明了出來。母愛社會變成了男權社會，並延續至今。

女媧的時代終結，嫦娥的好日子也過完了。

也許就在這個時候，或者更晚一些，嫦娥悄然來到女媧造人的地方。她看到了什麼呢？她會看見天邊血紅的云彩裏，有一個光芒四射的太陽，如同流動的金球正在冉冉升起。另一邊那生鐵般又白又冷的月亮，則正在悄然落下。

生鐵般又白又冷，正是月亮女神形象和性格的寫照。

是的，阿爾忒彌斯身材曼妙，兩腿修長，腰肢纖細，皮膚白皙，通身閃耀着銀白色的光芒。她睫毛濃密，目光澄澈而又靈動；紅脣小巧，嘴角掛着一絲莊重和威嚴。這是一種高貴的冷漠，聖潔的美麗，不容侵犯，不容褻瀆。

然而那生鐵般又白又冷的驕傲，卻與內心的柔軟包容共存。作爲處女的保護神，也作爲獨立自由的象徵，阿爾忒彌斯拒絕了衆多的求婚者，卻偏偏庇護那些不受愛神擺佈的青年男女。也許，蔑視權威，反抗世俗，保護弱者，這就是月亮的性格？難怪嫦娥要奔向月亮，也只能奔向月亮了。

再見了媽媽，請你吻別你的女兒吧！

[[1]](#_1_10) 趙國華先生《生殖崇拜文化論》認爲，蟾字轉音，就是嫦，即「嫦娥」。蜍字轉音，就是兔，即「玉兔」。但嫦娥本名恆娥。因爲避漢文帝劉恆的諱，才改爲嫦娥。趙說似可商榷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_5) 男女雜遊，不媒不聘，見《列子·湯問》；但知其母，不知其父，見《白虎通·號篇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# 第三章 伏羲設局





## 日出時分

暮春之後是初夏。太陽昇起前，有霧。

迷霧籠罩着史前文化，遮掩了陰謀與陽謀、真情與真相。我們曾經納悶，后羿射日之後，嫦娥爲什麼要奔月。那裏面，並沒有她的情郎。同樣，我們也不知道，阿波羅爲什麼要設下陷阱，讓阿爾忒彌斯射殺了自己的戀人奧利溫。奧利溫並不是他的情敵。但是我們知道，阿波羅和伏羲都與太陽有關，也都是蛇，或曾經表現爲蛇。

爲什麼是蛇呢？蛇又不是什麼好東西。

也許有人會喜歡蛇，認爲它神祕、冷峻、有頭腦，特立獨行。也有人討厭蛇，覺得它醜陋、陰險、冷血、變態。更重要的是，蛇和蛙本是死對頭。蛇，是長蟲。青蛙喫蟲，蛇又喫蛙。蛇與蛙，如何相容，豈能相容？

因此，女媧讓蛇出場，後來還變身爲蛇，必有原因。

原因復雜而多項。，最直截了當的動因是男人要搞「文化革命」。也許，這場革命是非暴力和漸進的；也許，革命的意識模糊而朦朧；也許，這事其實醞釀了很久很久；也許，它的背後有着經濟的推動和考量。是的，也許。

但不管怎麼說，氏族的男人和女人終於都認爲，僅有女性生殖崇拜遠遠不夠，還必須承認男性在生命創造中的作用，並用一種合乎邏輯和法理的形式予以肯定。

男性生殖崇拜開始了。

這就需要象徵物，而蛇是合適的。事實上，蛇與陰莖有太多的相似，比如尋常看不見，偶爾露崢嶸；比如平時綿軟，用時堅挺。當然，還有那毋庸置疑的攻擊性。因此，當它潛伏在伊甸園時，上帝也只好裝作沒看見。

其實在蛇之前，男性的象徵便已出現，這就是鳥。鳥的崇拜要早於蛇，待遇也比蛇高。直到現在，它也仍是男性生殖器的代名詞。這種指代甚至是一種「國際慣例」，比如英國人就把男人那玩意稱爲小公雞（cock）。

鳥和蛇，是男性生殖崇拜的文化符號和代碼。[[1]](#_1__Gen_Ju_Zhao_Guo_Hua___Sheng)

當然還有太陽。

太陽也是非有不可的。而且，正如月亮裏面有一隻神蛙名叫蟾蜍，太陽當中也有一隻神鳥名叫金烏。蟾蜍就是象徵女性的蛙，金烏就是象徵男性的鳥。只不過金烏有三條腿，有的身上還背負着太陽。有了這隻「三足神鳥」，男人的太陽就能夠冉冉升起，還能飛向不知終點的遠方。



月亮有神蛙，太陽有神鳥，也沒什麼不好。

女媧她們當年，大約就是這樣想的。代表女性的魚女和蛙女，甚至有可能歡迎代表男性的鳥人和蛇人登堂入室，與她們一起建設新生活，共謀發展，同享太平。

可惜誰都沒有想到，是鳥就會叫會飛，甚至一飛沖天一鳴驚人。她們更沒想到，鳥的背後還藏着一條蛇。蛇是一定要喫青蛙的，下手只是遲早的事。只要太陽的光芒蓋過月亮，蛇就一定會把母愛社會變成男權社會，並永不交權。

這可真是請神容易送神難。

父系氏族的日出時分到了。在血紅的云彩裏，在荒古的熔岩中，一輪紅日如同流動的金球噴薄而出。它的當中或身下則是一隻金色的神鳥，正張開巨大的翅膀，雄姿英發，傲然飛翔。另一邊，悄然落下的月亮生鐵般又白又冷，說不清是在默默祝福，還是黯然神傷。

現在已經很難確定，這隻負日遠行的三足神鳥究竟從哪裏起飛。海上？山中？桑林？都有可能。但不管怎麼說，當它背負青天往下看時，應該看到一個人首蛇身的小夥子正英俊亮相，大踏步地從後臺走向了前臺。

他的名字，就叫伏羲。

[[1]](#_1_11) 根據趙國華《生殖崇拜文化論》的研究，鳥成爲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徵物，是因爲有蛋（卵）。原始人看見雛鳥從鳥蛋中孵出，嬰兒從胞衣中產出，而且做愛時男人的睾丸會收緊並提上去，便誤以爲新生命就是睾丸裏的蛋進入了女人的子宮，因此誰的蛋多誰就最有生殖力。何況鳥的頭頸，一會兒伸出來，一會兒縮進去，一會兒昂起來，一會兒垂下去，也很像陰莖。這又是一整套系統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天下第一廚

伏羲身上，有股子烤羊肉味兒。

當然，這裏說的伏羲跟女媧一樣，並不是某一個具體的人，而是一個文化符號，代表的是父系氏族社會。這個社會的歷史少說也有上千年，但無論是早期還是晚期，也不管這當中出了多少個代表，我們都通通稱之爲伏羲。

而且照理說，他們也都該是蛇神。

但是奇怪，伏羲出生那天，我們只看到太陽很好，完全看不見蛇的影子。沒錯，一點都沒有。

跟女媧的媧一樣，伏羲的羲，差不多也是一個特別創造出來的字。除了用於伏羲，以及其他一些神話人物，比如羲和、羲仲、羲均、常羲，另外一個意思就是「氣之吹噓」，也就是氣息舒展而出的狀態。

什麼氣？

羊肉味唄！

羲，無疑與羊有關。金文的羲，就是上面一個「羊」，中間一個「我」，下面一個「兮」；或者上面一個「義」，下面一個「兮」。這個字加上「牛」字旁，就是犧，犧牲的犧。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0138 | ◎金文「羲」（羲妣尊彝） 據林義光《文源》卷十一。 |

很清楚，這裏面有牛有羊，卻偏偏沒有蛇。你總不能說那個「兮」字，就是「蛇溜走了」吧？

女媧是女蛙，伏羲卻不是伏蛇，豈非咄咄怪事？

然而伏羲又確實是蛇，也必須是蛇。女媧就是因爲伏羲的緣故才由蛙變蛇的。如果伏羲竟然不是蛇，那麼女媧的整容豈不冤枉？如果說伏羲也曾變身，請問又是誰給他動了手術？撲朔迷離的遠古文化，難道案中有案？

其實，羲，原本與羊沒有關係。甲骨文的羲字裏面就沒有「羊」，而是上面一個「我」，下面一個「兮」。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0139 | ◎甲骨文「羲」（前二·七·五） 此字舊無人識，據施謝捷先生考證，它就是後來「羲」字的「初文」（最原始符號），上面部分是「我」，下面部分是「兮」。吳榮光先生則認爲，兮就是羲的「省文」（簡寫）。 |

我和兮，分別是什麼意思？兮是語氣詞，上古讀音接近於「喝」，中古讀音接近於「嘿」，意思相當於「啊」。我，也不是「自己」，是「兵器」，意思是「殺」。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0140 | ◎甲骨文「我」（甲二二六七） 很明顯可以看出是兵器。 |

所以，甲骨文的羲，就是「殺啊」。

殺誰？誰殺？謀殺案嗎？

當然不是。

但要偵破此案，也只能倒推。

從哪兒推？

犧（犧）。因爲伏羲又叫庖犧（庖犧）。庖犧的犧，就是犧牲的犧；犧牲的犧，則原本是伏羲的羲，就像蛇字原本是「它」。這在文字學上就叫「本字」，也就是「原版」。

犧的原版是「羲」，蛇的原版是「它」。後來，「它」加上蟲就成了蛇，「羲」加上牛就成了犧。爲什麼要加偏旁？爲了強調。比方說，強調蛇是爬蟲。同樣，正因爲羲是犧牲，所以要加牛。要知道，犧和牲，都是牛字旁。

這當然很牛。

伏羲，就是很牛的庖犧。庖即庖廚，犧即犧牲。犧牲就是獻祭用的動物，包括馬、牛、羊、豬、狗、雞。其中色純的叫犧，體全的叫牲，合起來叫犧牲。最重要的犧牲是牛和羊。祭祀的儀式，有牛就叫太牢，只有羊就叫少牢。少牢比太牢用得多，因爲羊比牛便宜。但再省錢，也得有羊。

所以，儘管甲骨文的羲沒有羊，金文就得加上去。後來表示犧牲之意時，還得再加上牛。上面加只羊，旁邊加頭牛，伏羲或庖犧，纔算驗明正身。

哈哈，原來伏羲這蛇頭，是個做飯的。

但，伏羲或庖犧，卻堪稱「天下第一廚」，因爲是做飯給神喫。請神喫飯，這在古代可是頭等大事，《左傳》就說「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」。戎就是戰爭，祀就是祭祀。戰爭要殺人，祭祀要殺羊。羲，豈能不是「殺啊」！[[1]](#_1__Ju_Xu_Shen___Shuo_Wen_Jie_Zi)

因此，即便在女媧的時代，伏羲的地位也不低。事實上，如果說女媧的偉大發明是生殖崇拜，那麼伏羲的卓越貢獻就是請神喫飯。他身上有羊肉味兒，後來起了王莽的心思，都不奇怪。

奇怪的是，我們的先民爲什麼要請神喫飯？難道他們牛羊成羣瓜果滿園五穀豐登，喫不完用不完，要大擺宴席？

當然不是。

[[1]](#_1_12) 據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，祭的字形就是「以手持肉」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革命就是請客喫飯

請神喫飯其實是個局。

做局也是逼上梁山。正如生殖崇拜是因爲死人太多，嚇着了；請神喫飯則因爲飢腸轆轆，餓壞了。那時生產力實在低下，先民們吃了上頓沒下頓，更難有儲備可言。一旦長時間斷糧斷炊，族羣面臨的便是滅頂之災。

飢餓，是死亡女神的嫣然一笑。

這也只能發展生產力。於是各種生產工具被相繼發明出來，包括作爲獵具和漁具的罔罟（讀如網古），作爲農具的耜耒（讀如四壘）。這些理應獲得科技進步一等獎的發明和創造，後來被歸功於伏羲和神農。這當然實至名歸，他們也受之無愧。因此，這時的伏羲，是制造獵具、漁具和農具的工匠，以及使用這些工具的獵手、漁夫和農民。[[1]](#_1__Ju___Yi__Xi_Ci_Xia______Zuo)

但，這跟蛇有什麼關係，跟羊又有什麼關係？

羊是在狩獵過程中自投羅網的。原始獵人最喜歡的就是羊，因爲野豬野牛不易捕殺，兔子田鼠跑得太快，魚蝦貝蟹又解不了饞。只有羊，體大肉多，成羣結隊，反抗力弱，智商還低。這就不但可以打主意，還能智取。比方說，頭戴羊角身披羊皮僞裝成羊混入羊羣，然後把它們帶進包圍圈。

傻乎乎又喜歡隨大流的羊，哪有不上當的？

沒錯，這就是最早的「佯裝」。實際上，佯就是裝羊，也是羊人，而最早的「羊人」就是裝羊的伏羲。這也是最早的「局」，只不過它鮮爲人知。後面的事情就簡單多了：喫不完的羊被圈養起來，獵人伏羲也變成了牧人伏羲。

這時，他當然還是羊人。

嚐到甜頭的伏羲得寸進尺。他決定設一個更大的局，忽悠一把天神地祇。

這就是請神喫飯——飯局。

飯局和狩獵，其實一回事，都是爲了喫。沒得喫，不夠喫，便要麼去搶，這就是戰爭，也就是甲骨文的羲；要麼去討，這就是祭祀，也就是金文的羲。它的意義，一點都不亞於生殖崇拜。生殖崇拜祈求的，是種族的延續；請神喫飯面對的，是族類的生存。前者希望多子多孫，後者希望豐衣足食；前者考慮千秋萬代，後者考慮當下眼前。你說哪個重要？

都重要。但現在就有喫的，更迫切。

請神喫飯，不能不辦。那些山神、河神、林妖樹怪和土地公公，管着山間的獸，林中的鳥，水裏的魚，地上的莊稼，自己又喫用不完，完全可以分一點給我們。只不過，將欲取之，必先予之，你得把神伺候好了。要知道，就連楚漢相爭時的范增要殺劉邦，也得先擺鴻門宴。

顯然，這隻能是伏羲的事。也只有發明了獵具、獵獲了羊羣的他，纔有資格充當請神喫飯的廚師長和主持人。也因此，在祭祀儀式上，他依然得頭戴羊角身披羊皮扮作羊人。只不過，這時的他不再是獵手，而是祭司。



毫無疑問，這時的伏羲也不再是甲骨文的羲，而是金文的羲。金文的羲，上面是義。義是儀（儀）的本字，即威儀或禮儀。而且，正因爲儀的本字是義，犧的原版纔是羲。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0141 | ◎甲骨文「義」 （掇二·四五，人頭骨刻辭） |
|  |
| 0142 | ◎金文「羲」（促義父盨） 兩種字形，都一目了然，就是兵器（我）加上羊。意思要麼是殺羊，要麼是殺羊的人。爲什麼要殺羊呢？請神喫飯 。 |

伏羲的祕密，昭然若揭。

與此同時，他的地位也節節高升。

衆所周知，在沒有政權、法律、國家和公民概念的原始時代，族羣都是自然形成的。紐帶則與其說是血緣，不如說是共食。母子，是喫與被喫的關係；兄弟，是同一個娘養大的人。實際上，原始人類聚族而居，無非是要解決喫飯問題。因此，爹若有奶，爹就是娘；誰給喫的，誰就是老大。

掌勺的必定變成掌權的。

後起之秀伏羲，要向女媧討個說法。

[[1]](#_1_13) 據《易·繫辭下》，「作結繩而爲罔罟，以佃以漁」的是伏羲，「斫木爲耜，揉木爲耒」的是神農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披着羊皮的蛇

說法很快就有了，那就是承認男人在生育中的作用，併爲之設立祭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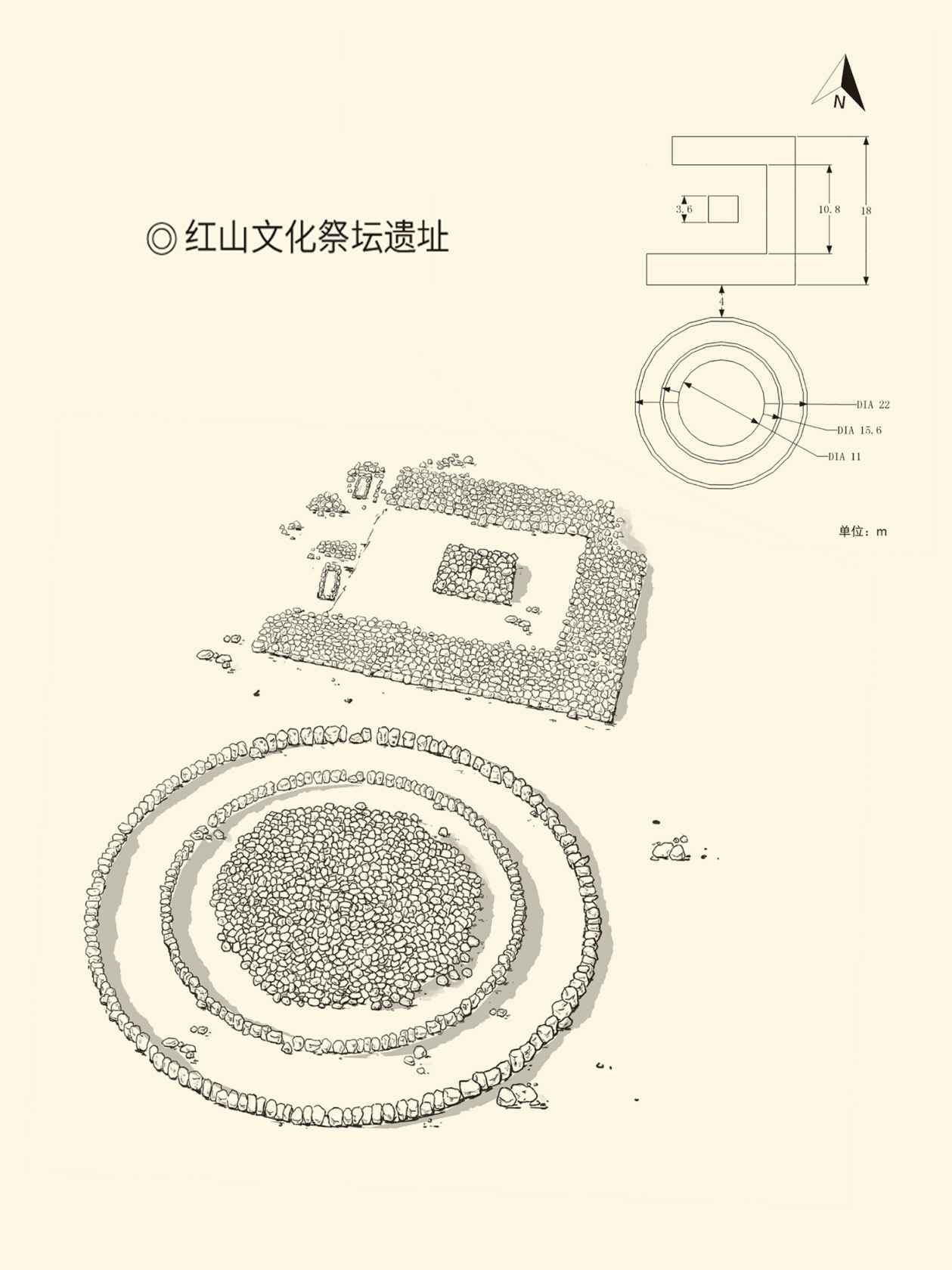
祭壇在紅山文化遺址已經發現，只不過女的圓，男的方。這倒是符合我們的主觀感受：男人有棱有角，女人珠圓玉潤。難怪女媧手上拿的是規，伏羲拿的是矩，女圓男方嘛！

那麼，天圓地方，又怎麼講？

天，不是男性；地，不是女性嗎？

對不起，男人變成天，就像女媧變成蛇，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。在遠古，在女媧的時代，女人才是天，男人則是地。只不過，自從男人有了方方正正的祭壇，也就好歹有了一席地位，可以跟圓圓滿滿的女人分庭抗禮。

於是伏羲搖身一變而爲蛇神。



圖中建築羣據《牛河梁遺址考古發掘報告》復原。遼寧省朝陽市牛河梁紅山文化祭壇遺址，東西長130米，南北寬45米，總面積達5850平方米。南側隆起的圓形石陣稱圜丘，北側的方形石陣叫方丘。代表男性的方丘祭壇的出現，既承認了男人在生育中的作用，也成爲男性地位在母系社會後期逐步提升的證據。

伏羲怎麼會是蛇呢？伏與狗有關，羲與羊有關，犧與牛有關，哪有蛇？兵器倒是有的，因爲伏羲又叫伏戲。戲，還有羲字中的「我」，本義都是兵器。如此說來，難道那蛇其實不過祭壇上器皿中兵器的倒影？[[1]](#_1__Fu_Zi_De_Jia_Gu_Wen_Shang_Mi)

當然不是。

伏羲變成蛇，不是「杯弓蛇影」，而是「文化革命」。也就是說，越來越重要也越來越牛的男人，開始要求在飲食和男女兩個方面，都能體現其舉足輕重的地位。

這就必須引蛇出洞。

但，爲什麼必須是蛇呢？因爲只有蛇，纔是男性最強有力的象徵。鳥，就溫柔了點，無法完成革命的任務。

所以，從氏族到部落，再到國家，蛇的作用都將一以貫之。在氏族時代，它是生殖崇拜的符號；到部落時代，它將成爲圖騰；到國家時代，它還將成爲祖宗。只不過，狡猾的蛇多半會處於潛伏狀態，該出洞時才露出真容。

妙哉伏羲！他還真是伏蛇，而且披着羊皮。

因此，潛伏的蛇神現在是羊人。他是羲，是義，也是美。美，上面是羊，下面是大，即「大人」。古文字中，大人物都寫成正面而立的「大」（如美好的美），普通人則寫成側身而立的「亻」（如佯裝的佯）。從佯到羲，到義，到美，伏羲這小夥子拾級而上，每一步都離不開羊。

善哉羊也！

是的，羊是善，也是祥。因爲羊肉可食，羊皮可衣，羊糞可以肥田，羊角可以做武器或樂器。這樣的衣食父母，豈非功德無量？這樣的大慈大悲，難道還不吉祥？頭戴羊角身披羊皮的羊人伏羲，難道不美？這樣一位遠古時代的大帥哥，難道不該成爲族羣的領袖？

當然應該！

實際上，吉祥二字，古文字就寫作「吉羊」。但，如果祥就是羊，那什麼東西「吉」？紅蓮之珠。紅蓮就是女陰，紅蓮之珠則可能是印度人的摩尼寶珠，中國人的火齊珠，即陰蒂。蒂，就是帝，古文字寫成▼或▽。它可能是整朵花，也可能是花蕊或花蕾。因此，神祕的「六字真言」——唵嘛呢叭咪吽，翻譯爲六字漢語，就是「神，紅蓮之珠，吉」。[[2]](#_2__Di_Zi_De_Jie_Shi_Jian_Guo_Mo)



它原是日本奈良金剛山寺「寶珠舍利塔」的上部，王鏞繪，轉引自趙國華《生殖文化崇拜論》。這個形象，最下面是燦然綻放的蓮花，內含豐碩多籽的蓮蓬，上爲光焰四射的寶珠。寶珠之內，又有蓮花、蓮蓬、寶珠，表示天地萬物的生生不已，生命創造的永無止境。

噫！紅蓮之珠吉，冠羊之人祥。

吉祥二字，伏羲佔了多半。

三分天下有其二，父系當然要取代母系。

但這一切，都是悄然發生的。在母系社會後期，當篝火燃起夜幕降臨時，登上祭壇的仍是女媧或蛙女。那模樣和場面，我們在巴布亞新幾內亞的蛙人圖上已經見過：掌握了「生與死」這「一號機密」的蛙女神，佔據絕大部分畫面，表示她是當然的領袖。她頭上的裝飾物魚和鳥，分別代表着女性和男性生殖崇拜，也表示魚人和鳥人是她的輔佐。四周，則是代表女性的花和代表子孫的星星點點。

至於男性的蛇人和羊人，此刻則多半還只能在臺下打理那些陶罐、陶壺、陶盤、陶鉢、陶杯、陶碗。他們當然想不到，自己跟前的陶鼎，將來會變成青銅的，併成爲國家和政權的象徵。他們更不會想到，爲了問鼎中原，兄弟姐妹和子孫後代們將要付出怎樣的代價。

[[1]](#_1_14) 伏字的甲骨文上面是人，下面是犬。許慎《說文解字》稱「從人從犬」，戴家祥稱其意義乃由「伏伺」而「俯伏」而「隱伏」（《金文大字典》上冊）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_6) 蒂字的解釋見郭沫若《釋祖妣》，六字真言的翻譯見趙國華《生殖崇拜文化論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做愛，以神的名義

祭祀的高潮和餘興，是篝火晚會。

這很有必要，甚至不可或缺。事實上，原始時代的祭祀禮儀並非規行矩步，莊嚴肅穆，而是載歌載舞，天恩共沐。那些充滿激情的歌舞，也是獻給神靈的禮物。

禮物從來就是豐盛的。

首先是犧牲和粢盛，也就是肉類和糧食。這是食物。其次是玉帛，也就是玉器和束帛。這是紅包。犧牲、粢盛、玉器和束帛，合起來就叫「犧牲玉帛」。既有食物，又有紅包，可見請神喫飯態度之誠懇，儀式之隆重。

盛放犧牲玉帛的器皿，有鼎、簋（讀如鬼）、簠（讀如府）、豆。簋是圓形的，簠是方形的，用來盛放粢盛。鼎則有圓有方，用來盛放犧牲。不過，簋簠之類要到商周纔有，都是青銅器，原始時代大約用陶豆。豆，是古代餐具，類似於高足盤，有的還有蓋。盛放玉帛的器皿，和盛放犧牲的豆，疊加起來就是「豊」字。它讀如禮，意思也是禮或禮器。[[1]](#_1__Li_Qi_Yuan_Yu_Ji_Si__Yi_Chen)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0143 | ◎甲骨文「禮」（豊） （甲一九三三） |
|  |
| 0144 | ◎金文「禮」（豊） （豊卣） |

當然糧食和肉類，神喫不掉；東西，也拿不走。玉帛之類，大約會重復使用。犧牲，則在儀式後由族民分食，叫胙肉（胙讀如做）。分食也不完全是怕浪費，還因爲肉上已經有了神的祝福。分而食之，正是爲了共享太平。

犧牲和粢盛是喫的，玉帛是用的，歌舞則是看的和玩的。這同樣是人神共享。沒人知道，神靈們是否會堅持看完這臺晚會。也許，享用了盛宴，拿走了紅包，又觀賞了部分節目，他們已心滿意足，要回天庭或山林打盹。

然而分食了胙肉的族民們卻意猶未盡，興致正濃。畢竟，請神喫飯的事，不可能天天都有。既然這日子相當於逢年過節，那又何不把它變成嘉年華？

篝火晚會，弄不好就通宵達旦。

那是一種怎樣的歌舞啊！在青海省大通縣孫家寨出土的陶盆上，我們看到了這樣的場面：五人一組，手拉着手，頭向一邊側，身向一邊扭。他們的頭上，飄着一根東西，疑爲髮辮；兩腿之間，則翹着一根東西，疑爲飾物。



嘻！這是土家族的擺手舞嗎？這是納西族的篝火舞嗎？這是藏族的打阿嘎嗎？這是維吾爾族的麥西來甫嗎？

也許是，也許不是。

也許，它就是古人一再回憶的「葛天氏之樂」——「三人操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闋」。[[2]](#_2__Jian___Lu_Shi_Chun_Qiu__Gu_L)

這樣的原始歌舞，一定虔誠而又蠻野，熱烈而又謹嚴。那是先民們在莊嚴儀式上生命活力的體現。據說，樂器是女媧和伏羲的發明。因此，我們完全可以這樣來描述——如醉如狂，神采飛揚，伏羲琴瑟，女媧笙簧。

值得關注的，是兩腿之間那疑爲飾物的東西。

沒錯，它應該就是腰飾。但原始人的所謂腰飾，從來就是可疑的。它們往往是一些樹上扯下的葉子，地上撿來的羽毛，或者松鼠和野狗的尾巴，遮蔽性極差，裝飾性極強。人類學的研究表明，這些腰飾還是舞會上專用的，目的顯然是要引起觀賞者和參與者的特別注意。[[3]](#_3__Qing_Can_Kan_Ge_Luo_Sai___Yi)

這可真是欲蓋彌彰。

不難想象，月色朦朧，火光飄逸，瘋狂搖擺飛速旋轉的裸體上，唯獨某一部分有着閃爍不定的珠光，搖曳生姿的流蘇，會給春情勃發的青年男女以怎樣的刺激。

因此晚會的尾聲，恐怕不是齊聲高唱「難忘今宵」，而是三三兩兩走進密林。個別性急的，也許還等不到那一刻。

做愛，以神的名義。

做愛，在神的面前。

這就是遠古的禮樂。它是神的盛宴，也是愛的盛宴。

用不着大驚小怪。在原始時代，飲食和男女，原本就是同一件事情的兩面，同一個目標的兩手。這個目標和這件事情，就是族類的生存和發展。神，當然是贊同的。

這，纔是祭祀儀式和篝火晚會的主旋律。

[[1]](#_1_15) 禮起源於祭祀，已成爲學界共識。禮字上半部，是一個盛放了玉的器皿，即王國維先生所謂「盛玉以奉神人之器」（《觀堂集林·釋禮》）。郭沫若先生更明確認爲是放了「兩串玉具」（《十批判書》）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_7) 見《呂氏春秋·古樂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3]](#_3_4) 請參看格羅塞《藝術的起源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凌晨五點

篝火晚會上風頭最健的，無疑是羊人伏羲。

這並不奇怪。原始舞會上的高手，從來就是男人。因爲即便在父系氏族社會早期，擇偶權也仍在女人那裏。再牛的男人都不能硬來，只能用自己出色的表現博取芳心。引吭高歌，翩翩起舞，無疑是有效方式之一。

因此孫家寨出土的陶盆上，舞蹈者便都是男人。那高高翹起的所謂飾物，則其實是陽具。當然，不會是真傢伙，只能是替代品。



孫家寨出土的這隻陶盆，在考古學上屬於馬家窯類型。同類型的彩陶紋飾，最突出的就是大量的蛙紋和蝌蚪紋。可見這舞蹈是女媧時代的。那些手拉手的舞蹈者，則應該是孔雀開屏般炫技求愛的鳥人和蛇人。他們表演的節目，不是「百鳥朝鳳」，便是「金蛇狂舞」。

伏羲時代的羊人，就酷得多。

首先他是「腕」。氏族的重大決策，已歸他說了算。其次他是「款」。氏族的財政預算，也歸他說了算。第三他是「爹」。氏族的新成員姓甚名誰，同樣歸他說了算。這也正是母系變成父系的三大表現 。

此時的男人正天天向上，他們的求愛也信心滿滿。

當然，羊人也有好幾種。如果是「佯」，那就是獵手，會得到姑娘的愛慕；如果是「義」，那就是祭司，會得到姑娘的敬仰；如果是「美」，那就是大人，會得到姑娘的崇拜。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0145 | ◎甲骨文「美」 （一二六九） |
|  |
| 0146 | ◎金文「美」 （美爵） |

美，自許慎起，歷來解釋爲「羊大」，即「羊大爲美」。後來蕭兵先生指出，應爲「羊人爲美」。蕭說是。從字形上不難看出，美，上面是「羊」，下面是正面而立的「人」，即「大人」，也就是「冠羊之人」，亦即伏羲的形象之一。

那麼，如果他是「羲」呢？

哈，那就是大衆情人，不知多少窈窕淑女和妙齡女郎都會春心蕩漾，願意以身相許。

爲什麼最具魅力的是羲呢？

因爲只有羲，纔是「披着羊皮的蛇」。也只有羲，兼具熱乎乎的肉香和冷冰冰的殺氣。沒錯，義和羲一樣，也有羊有我（兵器）。但義變成「己之威儀」後，兩方面都弱了許多，哪裏比得上羲，剛柔相濟，意味深長，前途無量。

請看歷史。

前面說過，夏娃的革命成果是裸體直立，女媧的文化建樹是生殖崇拜。生殖崇拜是不能叫做「性崇拜」的，因爲它的目的是生兒育女，不是男歡女愛。它崇拜的也是繁衍生息的神祕力量，而不是導致性快感和性高潮的性能力。

然而生殖崇拜的產生，卻絕不意味着人類又退回到了夏娃之前。相反，生殖崇拜是把人類獨有的性，從純自然的生活變成了可控制的文化。唯其如此，伏羲才能接過女媧的旗幟，並打上自己的烙印。

伏羲的烙印就是男人掌權。男人一旦掌權，生殖崇拜就會變成圖騰崇拜，母愛社會就會變成男權社會，潛伏的蛇也就會變成飛天的龍。

這就是部落時代的前夜。

在此之前，那個漫長的歲月有着神話傳說中的「三個代表」——夏娃代表原始羣，意義是「從猿到人」，形象表現爲裸猿；女媧代表母系氏族，意義是「從自然到文化」，形象表現爲魚、蛙、月亮；伏羲代表父系氏族，意義是「從母愛到男權」，形象表現爲鳥、蛇、太陽。

完成這三大轉變後，就連伏羲也將功成身退。女媧和伏羲共同代表的氏族社會，則將讓位於部落時代。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階段 | 原始羣 | 母系氏族 | 父系氏族 |
| 標誌 | 勞動工具 | 女性崇拜 | 男性崇拜 |
| 符號 | 0162 | 0163 | 0167 |
| 代表 | 夏娃 0164 | 女媧 0165 | 伏羲 0166 |
| 意義 | 從猿到人 | 自然到文化 | 母愛到男權 |

現在是凌晨五點，讓我們告別今宵。

是的。如果說夏娃代表的原始羣處於矇昧時代，那麼女媧和伏羲則處於野蠻時代的初級階段。這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歲月。中華民族的偉大先民篳路藍縷，披荊斬棘，勇往直前，表現出非凡的想象力和創造力，光輝燦爛，絢麗多彩。

這也是一個春天的故事，女人含苞待放，男人旭日東昇。他們創造了多種文化和文化模式：工具、巫術、生殖崇拜、祭祀禮儀、原始歌舞和人體裝飾。而且按照傳統說法，在伏羲的時代，我們還創造了最早的文化符號—— 八卦，產生了最早的哲學概念—— 陰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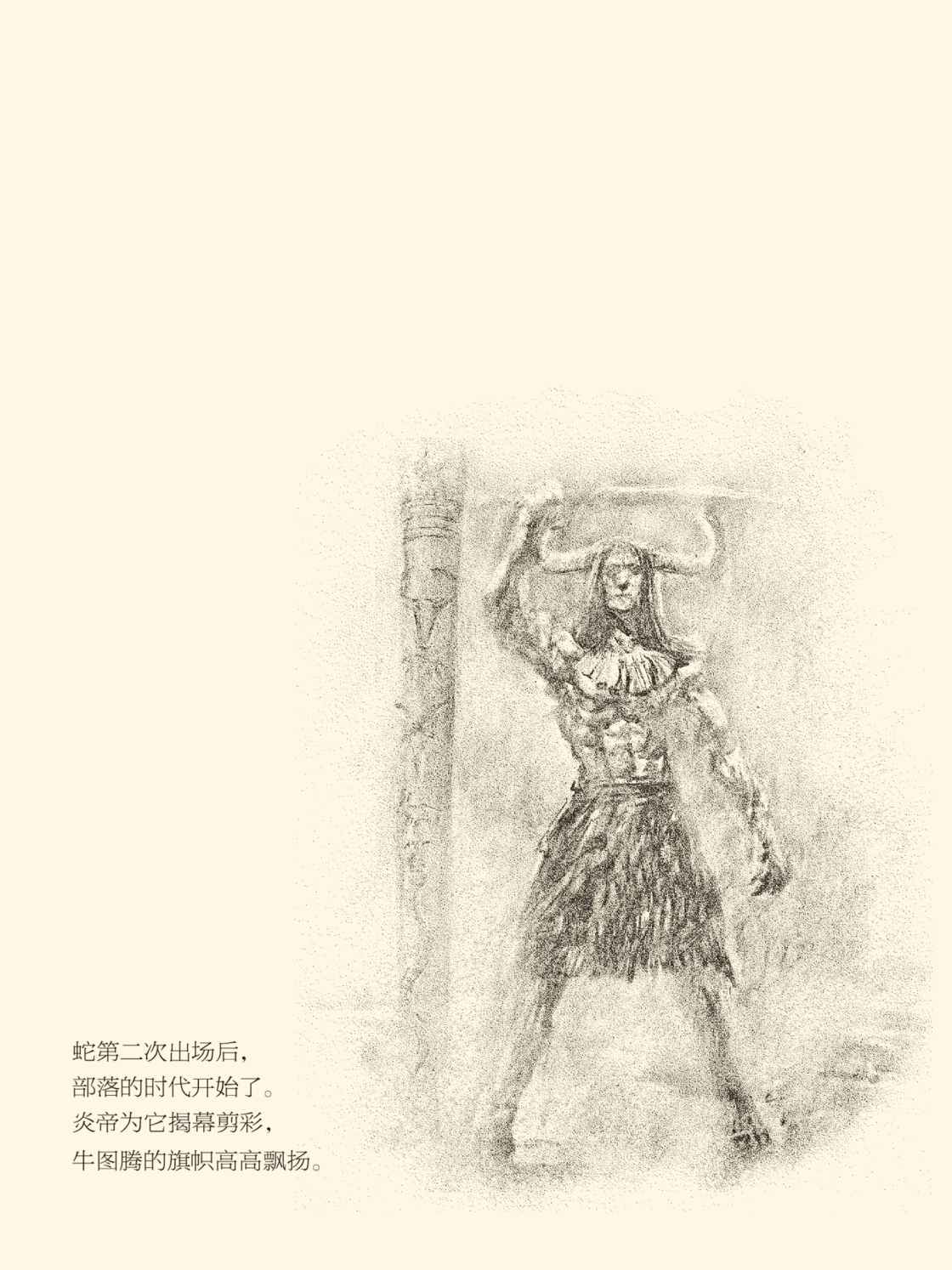
這就實在太牛了！

因此，儘管這時伏羲還是羊，但總有一天會變成牛。

事實上，他也就這樣變了。

變成牛的伏羲，就是炎帝。

# 第四章 炎帝東徵





## 炎帝是誰

炎帝來接伏羲的班，一定走了很遠的路。[[1]](#_1__Yan_Di_Shi_Fu_Xi_De_Jie_Ban)

接班人炎帝身份不明。

請問，他就是神農嗎？不知。也許是，也許不是。他跟黃帝同時代嗎？也不知。有人說同時，有人說先後。[[2]](#_2__Jian___Huai_Nan_Zi__Shi_Ze_X)

這些陳芝麻爛穀子，就連司馬遷也拉扯不清。他的辦法是在《五帝本紀》中帶上一筆，把神農看作一個過去了的時代，把炎帝說成與黃帝同時，但不立傳，實際上是將這個問題存而不論，卻把黃帝紮紮實實地算作了五帝的第一人。

這當然很嚴謹，但不能解決問題。沒錯，炎帝可以不是五帝，也可以不是神農，卻總得是個什麼吧？這樣一位重要的始祖，豈能沒有說法？

不是「五帝」，就只能是「三皇」。

三皇同樣是一筆糊塗賬，因爲根本就是編出來的。春秋時期原本只有「五霸」，孟子針鋒相對提出「三王」（夏禹、商湯、周文），到荀子冒出「五帝」，到呂不韋又冒出「三皇」。三皇、五帝、三王、五霸，如此三五成羣，整齊劃一，本身就很可疑。先有三王，才冒出五帝；先有五帝，才冒出三皇。越是遠古的人物，出現反倒越晚，這又可疑。[[3]](#_3__Jian_Gu_Jie_Gang___Zhong_Guo)

更何況，《荀子》只有空洞的五帝，《呂覽》只有空洞的三皇。《莊子》的三皇五帝不但空洞，就連提到這茬的篇章都不知是何人所寫。三皇也好，五帝也罷，到底是誰，其實沒人知道。荀子他們留下的，是一道填空題。

還是毛澤東說得對：五帝三皇神聖事，騙了無涯過客。[[4]](#_4__Jian_Mao_Ze_Dong___He_Xin_La)

胡編亂造的結果，是三皇的說法不下六種。其中最靠譜的，是伏羲、女媧、神農。但女媧不可能在伏羲之後，神農倒無妨與炎帝認同。而且，如果承認炎帝「以火德代伏羲治天下」，那麼伏羲之後，黃帝之前，就該是炎帝。[[5]](#_5__Guan_Yu_San_Huang_De_Shuo_Fa)

其實只要不認死理，問題便好解決。比方說把女媧、伏羲、炎帝或神農，看作五帝之前的「三個代表」，叫不叫「三皇」則無所謂。如此，則夏以前的歷史便可以這樣表述：

女媧代表母系氏族。

伏羲代表父系氏族。

炎帝代表早期部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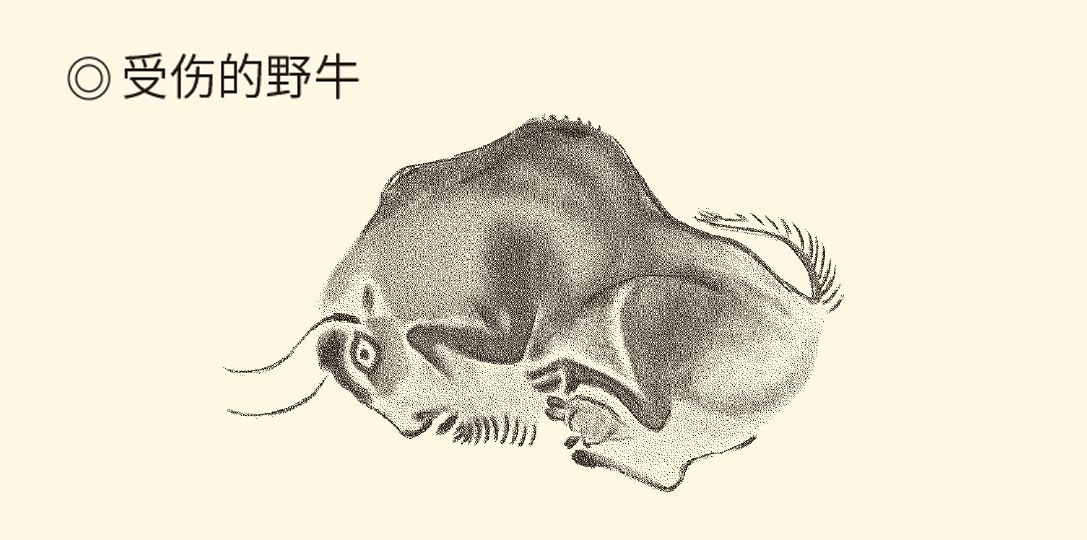
黃帝代表晚期部落。

堯舜代表部落聯盟。

這就清清楚楚。就連天皇、地皇、人皇的說法，也可以重新解釋：女媧天皇，伏羲地皇，炎帝人皇；女媧天圓，伏羲地方，炎帝外圓內方。當然，作爲神話傳說人物，他們也都半人半獸，比如女媧是蛙，伏羲是蛇。

那麼炎帝是什麼？

牛。[[6]](#_6__Jian___Yi_Shi____Juan_Si_Yin)



這幅洞窯壁畫發現於西班牙阿爾塔米拉山洞，該洞穴壁畫繪有野牛、猛獁等多種動物。其中最著名的是這件長達兩米的《受傷的野牛》，刻畫了野牛受傷之後，掙扎求生的情景。圖爲現代仿作。

炎帝是牛，伏羲是蛇，這可真是「牛鬼蛇神」。

真是「牛鬼蛇神」倒也好，麻煩在於炎帝既是牛同時又是羊，因爲姓姜。姜就是羊女，正如伏羲是羊人。[[7]](#_7__Ma_Xu_Lun___Shuo_Wen_Jie_Zi)

傳統的說法卻不是這樣。《國語·晉語》就說，炎帝姓姜是因爲住在姜水，正如黃帝姓姬是因爲住在姬水。姬水即今陝西省武功縣漆水河，姜水即今陝西省寶雞市清姜河。如此說來，炎帝和黃帝都是陝西人，還真可能是兄弟。[[8]](#_8__Jian___Guo_Yu__Jin_Yu_Si)

可惜這種言之鑿鑿的結論，反倒可疑。何況《國語》的可信程度，原本相當於《三國演義》，只能當評書聽。實際上黃帝姓姬和炎帝姓姜都另有原因（詳見本書第五章）。因此比較靠得住的說法，是姜姓乃西戎羌族的一支，後來因遊牧而進入中原。羌，西戎牧羊人也，當然是羊人。[[9]](#_9____Guo_Yu____Ke_Xin_Cheng_Du)

羌族是羊人，伏羲也是羊人。羊人接羊人，靠譜。

但，如果炎帝是羊人，怎麼會牛頭人身？而且伏羲是羊也是蛇，爲什麼由牛來接班？何況炎帝是西方戎族，伏羲則也許是東方夷族，也許是南方蠻族。炎帝接了伏羲的棒棒，豈非「東拉西扯」，或「南腔北調」？[[10]](#_10__Fu_Xi_Shi_Dong_Fang_Yi_Zu_H)

這又是一筆糊塗賬。

好在有人願意出庭作證並解釋這一切。

他，就是古希臘的酒神狄俄尼索斯。

[[1]](#_1_16) 炎帝是伏羲的接班人，依據在清代吳乘權《綱鑑易知錄》：「炎帝以火德代伏羲治天下，其俗樸，重端愨，不岔爭而財足，無制令而民從，威厲而不殺，法省而不煩，於是南至交趾，北至幽都，東至腸谷，西至三危，莫不從其化。」 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_8) 見《淮南子·時則訓》高誘注：「炎帝，少典之子，號爲神農，南方火德之帝也。」《繹史》卷五引《新書》：「炎帝者，黃帝同母異父兄弟也，各有天下之半。」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3]](#_3_5) 見顧頡剛《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4]](#_4_1) 見毛澤東《賀新郎·讀史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5]](#_5_1) 關於三皇的說法有：天皇、地皇、泰皇（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），天皇、地皇、人皇（《史記·補三皇本紀》），伏羲、女媧、神農（《風俗通義·皇霸》引《春秋緯運鬥樞》），伏羲、神農、祝融（《白虎通》），伏羲、神農、共工（《通鑑外紀》），燧人、伏羲、神農（《風俗通義·皇霸》引《禮緯含文嘉》）。後四種，都有伏羲和神農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6]](#_6_1) 見《繹史》卷四引《帝王世紀》：「炎帝神農氏人身牛首。」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7]](#_7_1) 馬敘倫《說文解字六書疏證》稱：神農爲牧羊之族。或以羊爲其圖騰。生於牧羊之族或以羊爲圖騰者。因以爲姓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8]](#_8_1) 見《國語·晉語四》：「昔少典娶於有蟜氏，生黃帝、炎帝。黃帝以姬水成，炎帝以姜水成。成而異德，故黃帝爲姬，炎帝爲姜。」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9]](#_9) 《國語》可信程度不高，見顧頡剛《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》。姜姓是因遊牧而進入中原的西戎羌族之一支，見范文瀾《中國通史》。羌是「西戎牧羊人」，見許慎《說文解字》。馬敘倫《讀金器刻詞卷下》則稱「羌與姜同」，並認爲姜與羌是同一個字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10]](#_10) 伏羲是東方夷族還是南方蠻族，學術界有爭議，這裏不討論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證人狄俄尼索斯

狄俄尼索斯有三個形象：葡萄樹、山羊和公牛。[[1]](#_1__Qing_Can_Kan_Fu_Lei_Ze___Jin)

酒神是葡萄樹並不奇怪，是山羊和公牛則意味深長。在中西文化中，羊和牛都被看作生殖能力極強的動物。牛鞭和中草藥淫羊藿，就是中國古代的偉哥。古希臘那個長着山羊角、羊尾巴和兩條羊腿的牧神和山林之神潘（Pan），更是性慾旺盛。難怪最重要的犧牲是羊和牛。用牛羊獻祭，既保證了飲食，又保證了生殖，可謂一舉兩得，一箭雙鵰。

狄俄尼索斯的公牛形象，恐怕就有這個意思。酒神祭要由羊人和馬人組成歌隊來伴唱，也沒準有這意思。在古希臘的繪畫中，那些傢伙的陰莖都雄壯勃起，便足以說明問題。

總之，牛和羊，還有馬，也都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徵。

但，這跟蛇又有什麼關係？

當然有關係。因爲酒神是宙斯變成蛇，跟珀耳塞福涅偷情做愛生下的。這其實是衆神之王要把自己的生殖力分出來，單獨成爲一個神。因此，狄爺的神像是用象徵性愛的無花果木雕刻的。也因此，小狄一生下來，就頭上長角。

角在古希臘，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徵。所以，狄俄尼索斯不可避免地要變成山羊和公牛。變成山羊，據說是他父親宙斯所爲，目的是躲避天后赫拉的盛怒。當然盛怒的。偷情已不可恕，還居然弄出個活蹦亂跳的私生子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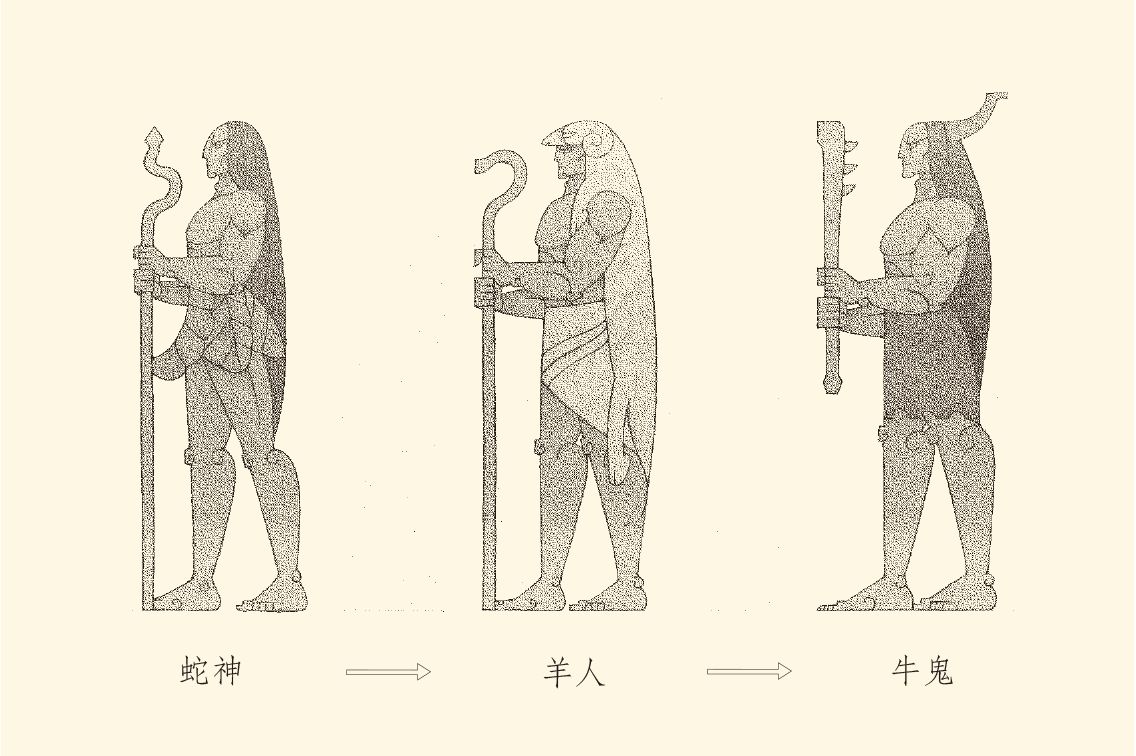
但，就這麼簡單嗎？

未必。實際上，作爲女人，赫拉捍衛的是情感；作爲天后，她捍衛的就是權力。也就是說，即便在古希臘，生殖崇拜起先也是女性的專利。現在冒出個搶班奪權的生殖男神，天后豈能不怒火中燒？爭風喫醋什麼的，恐怕倒在其次。

不過，生殖崇拜既然必定要從女性擴展到男性，那麼，負責生殖和性愛的男神就一定會誕生，而且誰都擋不住。結果是，狄俄尼索斯不但變成了山羊，還變成了公牛。他的形象是人，但身披牛皮，牛頭牛角，兩隻牛蹄垂在背後，跟我們的老祖宗炎帝簡直如出一轍。

宙斯變成蛇，生下山羊或公牛狄俄尼索斯，可見蛇可以變成羊，羊可以變成牛。蛇、羊、牛，都是一個系統的。

蛇神、羊人、牛鬼，就這樣擊鼓傳花。



但這個過程，在中國要囉唆一些。

麻煩在於，蛇神、羊人、牛鬼，在我們這裏不但表現爲三個階段，也表現爲三個地區和三個族羣：蛇神是東方夷族或南方蠻族，羊人是西方的羌族，牛鬼則是來到中原的炎帝族。炎帝雖然本是羌族，卻不能跟原始羌族畫等號。正如希臘人是雅利安人的一支，雅利安人卻不等於希臘人。

何況那羌族的代表是誰，也不知道。但可以肯定，從伏羲這蛇神，到炎帝這牛鬼，中間必定經歷了羌族的羊人。

他是一位無名英雄。

實際上，羌就是羊人，即牧羊人；姜則是羊女，即牧羊女。羌的甲骨文，就是上面兩隻羊角，下面一個側身而立的人。既然不是正面而立的大人物，當然名不見經傳，或只能隱姓埋名。也因此，他不是美，而是羌。

姜，則是上面兩隻羊角，下面一個孕婦。但這也不是美，而是姜。姜就是「羊女所生」。在母系氏族社會，媽媽姓姜，子女也姓姜。姜，是羊媽媽的羊寶寶。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0147 | ◎甲骨文「羌」 （後一·三零·一四） |
|  |
| 0148 | ◎甲骨文「姜」 （河三·三） |

《古文字詁林》第九冊第741 頁注云：姜與羌通用，三姜即三羌。

這就是炎帝族姜姓的來歷。

其實就連「姓」的本義，也是「女之所生」。所以，最古老的姓都是母姓，也都從女，比如炎帝的姜，黃帝的姬，舜帝的姚，夏族的姒。換句話說，姓就是母系，氏纔是父系，氏族社會應該叫「姓族社會」，炎帝也該出自姜族。[[2]](#_2__Ci_Wai_Huan_You_Gui__Shun_De)

那麼，姜族怎麼成了羌族？

因爲天地翻覆，世道變了。自從女媧由蛙變蛇，歷史就被改寫，甚至黑白顛倒，面目全非。

[[1]](#_1_17) 請參看弗雷澤《金枝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_9) 此外還有嬀（舜的後代）、娀（高辛之妃，商族之母）、妁、如、好、妙、妊、妞，也是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圖騰柱，豎起來

前面說過，人類社會的發展，是從原始羣到氏族，到部落，到部落聯盟，再到國家，即由點到面，到片，到圈，到國。其中有的是就地擴容，比如夏娃變女媧；有的是遷徙變性，比如羌族變炎帝。但只要性質變了，名稱就會更改。

因此，羌族和羌人，是有可能原本叫姜族或姜人的。姜和羌，也可能原本是同一個字。但爲了明確母系變父系，必須用男性的羌，取代女性的姜，就像從西部遷徙到中原進入部落時代的那一支，要改名爲炎帝族。

好在即便是炎帝，也仍姓姜。這倒不因爲那姜水，而是因爲那西戎的牧羊女。她的樣子，我們在電影《少林寺》裏見到過，在王洛賓的歌裏也聽說過。

是的，在那遙遠的地方，也在那遙遠的年代。

那是一位美麗的少女，那是一位偉大的母親。她的偉大就在於爲了族的生存和發展，毅然交出了管理權。姜人這才變成羌族。作爲羌族一支的炎帝，也才能革故鼎新，把族羣的徽號從羊變成了牛。

牛、羊、蛇，又有什麼不同？

蛇是生殖崇拜，牛是圖騰崇拜，羊是過渡時期。

什麼是圖騰（totem）？對於原始民族來說，圖騰就是他們的國名、國旗和國徽，是他們的共同祖先，也是他們的身份認同。比如某個族羣以鷹爲圖騰，那麼，族的成員便從小就會被告知，自己的老祖宗是一隻神鷹，他們這個族叫鷹族，是那隻男性神鷹的子孫後代，等等。[[1]](#_1__Tu_Teng__totem_Ben_Shi_Bei_M)

因此，作爲「鷹的傳人」，他們的酋長必須頭插鷹羽，鼻似鷹鉤，族民們則要進行鷹的文身。他們的旗幟上會畫着雄鷹，村口則豎起一根雕刻着鷹頭的柱子，叫「圖騰柱」。隔三差五，逢年過節，他們便圍繞着這圖騰柱，吹起鷹笛，跳起鷹舞，就像帕米爾高原塔什庫爾乾的塔吉克人。

難怪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會紛紛粉墨登場了。但這些原始民族的圖騰並不是閻王殿裏的牛頭馬面和黑白無常，反倒是些正派人，比如古埃及和古希臘的狼和鷹，古羅馬的馬和野貓，黃帝手下的熊、羆、貔、虎，少昊手下的鳳鳥、玄鳥、青鳥、丹鳥，畲族和瑤族的盤瓠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

當然還有蛇，也應該有蛇。

圖騰幾乎無一例外都是由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徵物轉變而來的，只不過蛇在中國有些特別。作爲生殖崇拜的象徵物，它是蛇；當它成爲圖騰時，就變成了龍。變成了龍的蛇也不再是某個部落的圖騰，而是一個大族羣的總圖騰（詳見本書第五章）。唯其如此，我們也才成爲龍的傳人。

問題是，有了圖騰又如何呢？

天下就由女人的，變成了男人的。實際上，無論世界各民族的圖騰是怎樣的五花八門，也無論它們是動物（比如鸚鵡）、植物（比如球莖），還是自然現象（比如電閃雷鳴），反正都是男性的，是讓族羣的老祖母神祕懷孕的男神。

這當然並不可能。讓女人懷孕的，只會是男人。因此弄出一個神來做圖騰，其實就是要把那男人說成神，是男性生育作用的神聖化和神祕化。這樣做，也顯然只有一個目的，就是抬高男人的地位。也就是說，過去打下手的，現在要當老闆。爲此，先得冒充神靈，過把神癮。也因此，當男人坐穩了江山，可以稱孤道寡唯我獨尊時，所有的圖騰便都退出了歷史舞臺，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圖騰的作用，不言而喻，一目了然。

但，自從太陽裏有了金烏，祭壇上有了蛇神，男人的地位已大幅度提高，爲什麼還要高高地豎起圖騰柱？

也不完全是貪得無厭，得寸進尺。族羣的擴大，恐怕是重要原因。純自然形成的原始羣非常弱小，因此是點。變成氏族就已壯大，因此是面。氏族壯大以後，便分門別戶，裂變爲多個氏族。這些藕斷絲連的氏族，再加上週邊相鄰相近的七零八落，聯合起來就是部落，也就是片。

連成一片的部落，人更多，地更廣，事務更繁忙，關係更復雜。氏族成員都是血親，部落則還要加上姻親。七大姑八大姨，老丈人小舅子，妯娌連襟，舊友新朋攏在一起，當然需要凝聚力，需要總指揮，需要頂樑柱。非如此，不能將這些一盤散沙的大小氏族擰成一股繩，來發展生產力，提高戰鬥力，共同對付野獸和敵人。

圖騰是必需的，問題只在是什麼。

核心也是必需的，問題只在誰來當。

[[1]](#_1_18) 圖騰（totem）本是北美洲奧傑瓦人的語言，意思是「他的親族」。圖騰制度和圖騰崇拜的基本教義，是堅信族羣的所有成員，無論血緣親疏，都有一個共同的祖先。這個共同祖先是男性的，卻又不是人。它們大多是動物，少數是植物，極少數是自然現象。但無一例外，既神聖，又神祕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牧羊鞭與指揮刀

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，必須是男人，也只能是男人。

男人是雄性的動物，也是野心的動物。男權的確立，今天看來也許不對，但在當時卻勢在必行。滄海橫流危機四伏之時，族羣需要的不是溫柔敦厚，而是鐵腕、鐵血和鐵面。因此，新生的部落不但需要雄心勃勃的男人來當核心，還需要強壯有力的動物來做圖騰。

比如牛。

生猛的牛，尤其是公牛和野牛，無疑比溫順的羊更有戰鬥力。事實上，炎帝能夠成爲華夏民族的始祖之一，就因爲他們在當時便出類拔萃，比其他部落更有進取心。唯其如此，他們纔會從西部出走，就像當年猿羣中走出森林的那一支。也許，羊曾做過他們的圖騰。也許，留在西部的其他羌人部落仍然會以羊爲圖騰。但遠走他鄉的這些改革者，卻必須徹底告別過去，並更換旗號。[[1]](#_1__Wu_Qi_Chang___Yin_Xu_Shu_Qi)

當然，他們不會想到，這種更換竟是劃時代的。

中華民族的史前史，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：氏族、部落、國家的誕生。表現爲文化模式，則分別是生殖崇拜、圖騰崇拜和祖宗崇拜。祖宗崇拜是圖騰崇拜的順延，我們以後再說；圖騰崇拜則是生殖崇拜的革命，是此刻的事情。它很可能就發生在姜人東遷的途中。牛替代羊，則意味着革命成功。

這就不是簡單的遷徙。其意義，並不亞於中國工農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徵。

生殖變成圖騰，怎麼就是革命呢？

首先，生殖崇拜男女平等，甚至女先男後；圖騰卻只崇拜男性，男尊女卑。其次，生殖崇拜百花齊放，魚、蛙、月亮，鳥、蛇、太陽，可以同時崇拜，並行不悖。圖騰崇拜卻要求定於一尊，每個部落都只有一個圖騰，而且它們遲早要歸於一統，就像上下埃及兼併以後的神鷹荷魯斯。

更重要的是，生殖崇拜代表氏族時代，圖騰崇拜代表部落時代。氏族的首長是族長，部落的首長是酋長。族長是勞動者，手裏拿的是牧羊鞭；酋長是領導者，手裏拿的是指揮刀。牧羊鞭變成了指揮刀，這難道還不是革命？

現在已經很難確知，在那革命的緊要關頭都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。也許，一切都是靜悄悄的，更沒建立檔案。唯其如此，留給歷史的纔會是一片撲朔迷離。

比方說，蛇、羊、牛，究竟是生殖崇拜的象徵，還是圖騰崇拜的對象？都是，又都不是。蛇，如果在歷史的演變中不曾成爲圖騰，就不會變成龍。牛，如果不曾是生殖崇拜的象徵，也不會變成圖騰。可見同一事物在不同時期有不同身份，如果混爲一談，那不是歷史的錯。

何況線索也很清晰，那就是先有女性生殖崇拜，後有男性生殖崇拜，然後變成圖騰崇拜。因此姜人和羌族的羊，就必須一變再變。起先是牧羊女，這就是姜。然後是牧羊人，這就是羌。下一步，應該是變成牧羊犬，就像畲族和瑤族的盤瓠；或者牧羊神，就像古希臘的潘。可惜，這一環節遺失了證據。結果，便跳躍式地直接變成了牛。

作爲牧羊女的子孫，羌或姜來到了歷史的岔路口。他們一部分留在西部，成爲羌族；另一部分則來到中原，成爲炎帝族。炎帝族帶來了自己的西戎文化，也融合了中原的本土文化，包括伏羲族傳入中原的東夷文化或南蠻文化。

也就在那時，伏羲交出了接力棒。

部落的時代開始了。牛首人身的炎帝爲它揭幕剪綵，牛圖騰的旗幟高高飄揚。

彈指一揮間，換了人間。

[[1]](#_1_19) 吳其昌《殷虛書契解詁》稱：自奉羊以爲其圖騰者，則夏人指目之曰「羌」矣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蛇的第二次出場

事情已經清楚，羊女變羌人，是革命的關鍵時刻。

我們不知道，在那微妙敏感的彈指之間，是女人主動讓賢，還是男人強勢奪權。如果是後者，那麼，蛇在其中一定起了很壞的作用。

蛇是一個狡猾的傢伙，它潛伏了很久。

實際上，蛇也是二次出場。第一次是在夏娃的時代，把生殖變成了性。那時的它，是性感而坦誠的，也是背了黑鍋的無名英雄。功成之後，蛇退隱，蛙上臺。蛙或女媧又把性變成生殖，併發明了生殖崇拜。生殖變成性，動物就變成了人。生殖崇拜誕生，自然就變成了文化。

人類的兩次前進，蛇和蛙都功不可沒。

因此，按照輪流坐莊的原則，蛇當然要再次登臺。只不過誰都沒有想到，性感而坦誠的蛇竟會變得邪惡、狡猾和貪婪。它在歷史的舞臺上，居然一坐就是幾千年。

更讓人想不到的是，蛇的重新上臺，動機和目的已不是讓女人快活，而是要自己快活。人們當然也想不到，蛇剛一上臺就恩將仇報，翻臉不認人。它不但獨霸了天下，還利用手中的公權力，私下裏把女媧變成了蛇。

這可堪稱用心險惡。

然而冒充醫生的蛇，做完手術後就悄悄地擦掉了所有的指紋，銷燬作案工具，迅速撤離現場。自己也改頭換面變成了牛，滿臉的無辜。結果，「女媧是蛇」的彌天大謊，便哄騙了衆多的書呆子和老實人。

可惜蛇再狡猾，也想不到它的同案犯會留下證據。這個同案犯就是鳥，證據則是一系列的「鳥啄魚」或「鳥銜魚」圖案。這種圖案，直到明代的磚刻上都有。這些蛛絲馬跡雄辯地證明了，蛇吞蛙，鳥食魚，不但在自然界屢見不鮮，在人類歷史上也曾是驚人的一幕。[[1]](#_1__Chu_Le__Niao_Zhuo_Yu__Huo__N)



① 西周青銅器鳥魚紋

② 漢代畫像石鳥啄魚紋

③ 秦漢瓦當鳥銜魚紋

④ 晉代金飾品鳥銜魚紋

⑤ 臨汝閻村出土彩陶缸鳥銜魚圖

⑥ 寶雞北首嶺出土細頸彩陶壺上鳥啄魚紋

⑦ 明代織錦鳥銜魚紋

⑧ 明代磚刻鳥銜魚紋

蛇，爲什麼能得逞？

根本原因在於經濟。在母系氏族社會的後期，其實已有財產的權屬。雖然那時還是「夫從妻居」，但如果分手，男人可以帶着勞動工具、牲畜和糧食一走了之，女人則只能留着她的鍋碗瓢盆，坐守空巢，招降納叛。

這事不能以今度古。那會兒可沒什麼房地產，男人擁有的要值錢得多。比如牲畜，可以喫也可以用，是生活資料也是勞動工具。何況到了後來，男人還有了新的「牲畜」。這就是奴隸，是男人獵獲的戰俘。而且這些最廉價的勞動力正如恩格斯所說，還跟牲畜一樣是很容易繁殖的。

這時的男人真是咸魚翻身今非昔比。他既是資本家，又是統治者，還是當家人，錢包鼓鼓，如狼似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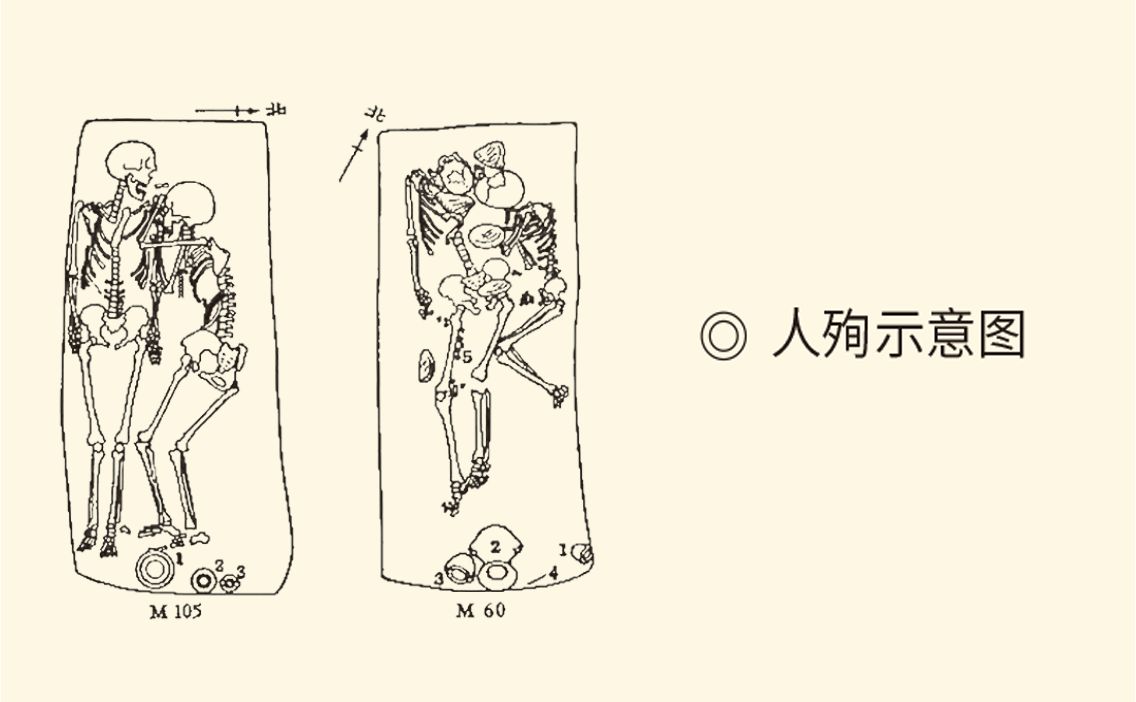
財大必然氣粗。創出產業的男人再也無法容忍血緣按照母系計算。因爲那意味着自己掙下家當跟親生兒子一點關係都沒有，丈母娘和小姨子倒有份，甚至會劃到另一個男人孩子的賬上。要知道，那時的女人是可以有許多性夥伴的。

因此，這種制度必須廢除。

事實上它也被廢除了。這雖然是人類經歷過的最激進的革命之一，但當真做起來卻比現在房產過戶或者銀行轉賬還要簡單。它簡單到只需要做一個決議：從今往後，子女的歸屬由父親的身份決定，與母親屬於哪個氏族無關。

然而女人卻從此失去了財產權，包括所有權、支配權和繼承權。與此同時，她們也喪失了政治權，包括參政權、議政權、執政權、選舉權和被選舉權。這些政治權利，即便在古希臘的民主時期，女人也是沒有的。在舊中國，她們則還要被剝奪祭祀權。這在古代社會，可是最重要的權利。

沒有祭祀權的女人，死都死得不一樣。在甘肅臨夏秦魏家，考古學家發現了父系氏族時代的古墓。在十餘座夫妻合葬墓裏，男人都是仰面朝天，大大咧咧；女人都是彎腿側身，委委屈屈。男尊女卑的意思，一清二楚。



據《考古》1960年03期《臨夏大何莊、秦魏家兩處齊家文化遺址發掘簡報》。

這才真是死不平等。

[[1]](#_1_20) 除了「鳥啄魚」或「鳥銜魚」圖案，戰國時期的青銅器上其實是有「蛇蛙紋」的，但似乎「和平共處」。後來，就發展爲雌雄同體的「玄武」。玄武不是龜蛇合體，而是蛙蛇合體。請參看趙國華《生殖崇拜文化論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謀殺與強奸

女人的失敗，一半因爲無奈，一半因爲心軟；從母系到父系，從氏族到部落，則既有和平演變，又有血腥鎮壓。

這當然都因爲蛇。

蛇，不但是一個狡猾的傢伙，也是殘忍的傢伙。先民們十分怕蛇。平時走路，見面詢問「有沒有蛇」，都只敢說「有它無」。所以，男性生殖崇拜的最早象徵不是蛇，而是比較溫柔可愛的鳥，後來又有蜥蜴和龜。可見，起用蛇，本身就意味着邪惡和暴力，一開始恐怕就是陰謀。

蛇的罪行有兩條：謀殺和強姦。

謀殺的對象，是婚後生的第一個孩子。他必須被殺掉或喫掉，叫「殺首子」。最人道的做法也是扔掉，叫「棄子」。這當然是爲了男人的財產，不至於落到某個野種的名下。畢竟，在性自由的原始時代，法定的父親確實無法知道那小子是自己的，還是別人的。那時又沒親子鑑定。

這種慘無人道的惡俗和陋習，後來當然被徹底廢除。但這絕不是哪個男人發了善心，只因女人的貞潔有了保證。事實上，新婚之妻如果是處女，殺掉或者拋棄自己的第一個兒子，就不但沒有必要，而且愚蠢透頂。

弔詭的是，女人守貞卻可能是男人強姦的結果。

這個彎轉得實在太大，也只能長話短說。實際上守貞在原始時代，原本是女人的權利，也是權力。權利不是義務，它可以行使，也可以放棄。守貞權也一樣。因爲愛情，只跟某一個男人做愛，是行使；爲了快樂，隨便跟任何男人上牀，是放棄。無論行使還是放棄，都體現了她的自由與尊嚴。

因此，要想女人不是爲她自己，而是爲了男人，甚至爲可能素不相識的未婚男人守貞，就只有剝奪她們的自由，摧毀她們的自尊。強姦，無疑是最直截了當的辦法。某些特別惡毒的男人，甚至有可能會選擇在月經期強姦。目的，就是要給女性那脆弱的心靈以沉重而致命的打擊。

蛇的狡猾，正在於此；蛇的殘忍，也在於此。

現在已難講清，以性器爲武器，是有意還是無意。但可以肯定，男人一旦決定進攻，女人是打不贏的。從此，守貞不再是女人的權利，而是她的義務。她不但可以守貞，而且必須守。至於男人，卻可以繼續尋花問柳。後來，還可以公開合法地納妾，半公開半合法地嫖娼，以及玩弄男童。氏族社會的血色黃昏，揭開了部落時代和男權社會的序幕。

女人失去了自由，男人獲得了霸權，這無疑是女性的失敗。而且恩格斯還說，這種失敗是世界性和歷史性的。

但，男人也不要高興得太早。

男人有男人的問題，這就是「雄性的嫉妒」。它對於「共居生活的羣」天然地具有破壞性，更是一個集團可持續發展的大敵。動物沒有這個問題，是因爲雄性只在交尾期嫉妒，擇偶權又在雌性。但此刻的人類社會，卻是男人「要什麼便有什麼，喜歡誰便是誰」，你怎麼保證他們不打起來？[[1]](#_1__Yi_Shang_Liang_Jie_You_Guan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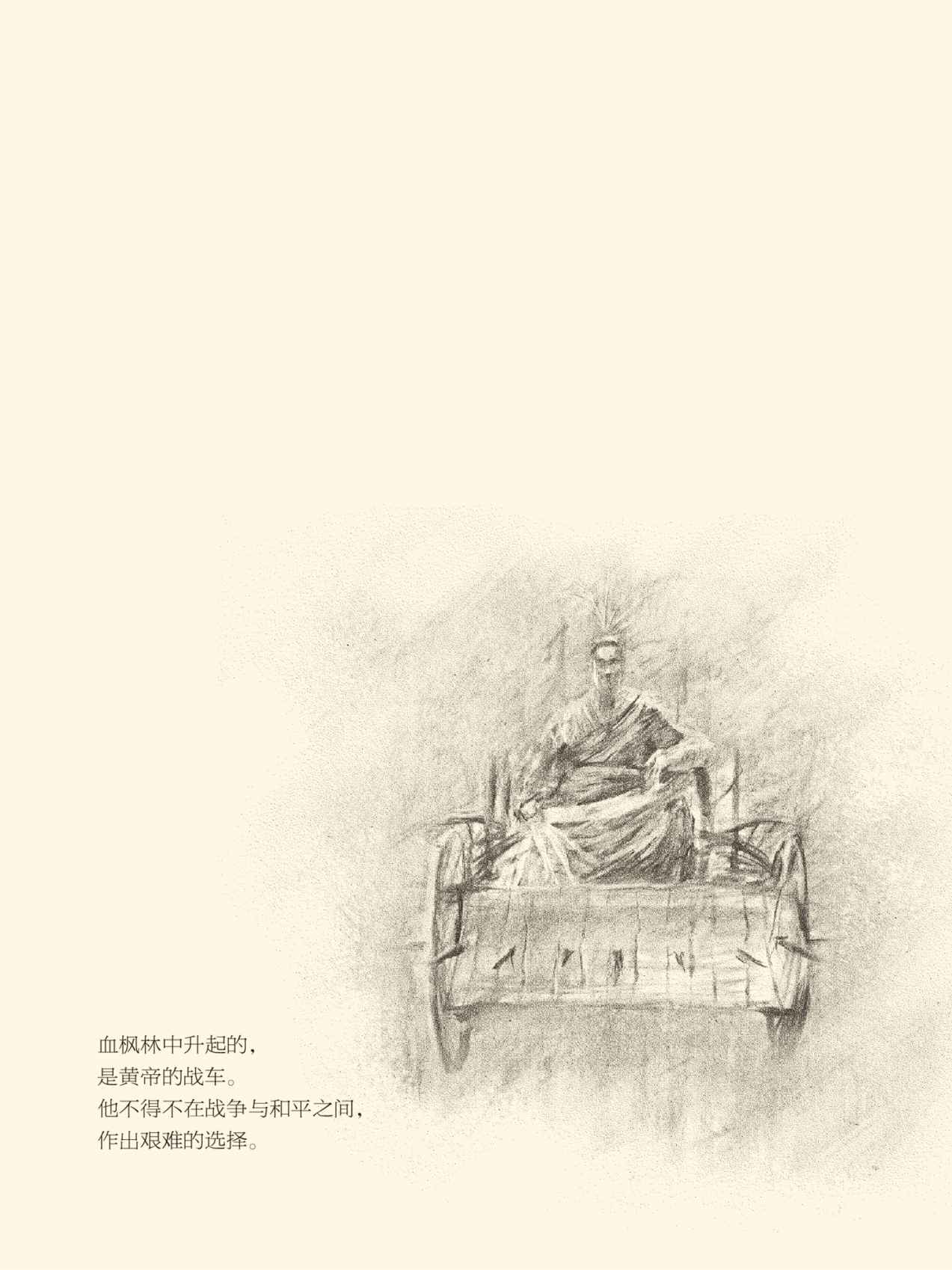
所以，母系的社會可以各得其所，男人的江湖卻需要擺平。何況除了得到女人的身體，還有土地的爭奪，邊境的糾紛，水源的佔有，財產的謀取，以及出人頭地的慾望。這些都要靠拳頭說話，也只有拳頭說話才管用。

更何況，部落酋長手中拿的，還是指揮刀。

戰爭一觸即發，戰爭也無法避免。比方說，向蚩尤宣戰，跟黃帝火併。

[[1]](#_1_21) 以上兩節有關論述均請參看恩格斯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# 第五章 黃帝出場





## 黃帝不姓黃

黃帝出場時，很拉風。

黃帝大約是在春秋晚期，跟炎帝一起出現在先秦典籍中的。《左傳》和《國語》，便都是炎黃並稱。然而他倆的命運卻有天壤之別。炎帝一路滑坡，每下愈況，到司馬遷時便不知所云；黃帝則與時俱進，一路飆升，到戰國時已宛若神明，後來更成爲中醫學和房中術的發明人。

韓非子描述了黃帝出行時的盛大場面——

左右兩邊六條蛟龍，護衛着大象駕轅的專列；鶴身人面一條腿的神鳥畢方擔任副駕駛，銅頭鐵額飛沙走石的神獸蚩尤擔任清道夫；騰蛇在地下保駕，鳳凰在天空護航；兩驂如舞，龍鳳呈祥，警車開道，風雨除塵，前呼後擁，大合鬼神。[[1]](#_1__Jian___Han_Fei_Zi__Shi_Guo)

好一個人五人六的排場，難怪他叫黃帝了。

黃帝其實就是皇帝，也原本寫成皇帝，但不是坐在未央宮或紫禁城欺世盜名的那些傢伙。後來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之流，都不過無恥地盜用了這神聖的名義。

那麼，什麼是皇？什麼是帝？

帝在卜辭中，原本指天神和上帝；皇在《詩經》中，則只是動詞、形容詞和感嘆詞。實際上，帝就是花蒂，即締造者。皇則是輝煌，是一輪紅日從地平線上冉冉升起。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0150 | ◎甲骨文「帝」 （甲七七九帝臣） |
|  |
| 0149 | ◎金文「皇」 （促辛父簋） |

因此，皇帝就是皇天上帝，或相當於皇天上帝。它的本義是：旭日東昇般燦爛輝煌，花蒂一樣創造了生命，我們鮮花盛開之民族的偉大締造者。

這纔是「皇帝」一詞的本義。

想那時締造者一定很多，比如燧人氏燧皇，女媧氏媧皇，伏羲氏羲皇。他們也都後繼有人。於是「皇帝」只好四分五裂，一變而爲三皇五帝。

從此，皇帝的皇，就由動詞、形容詞和感嘆詞變成了名詞，皇帝也由一個詞變成了皇和帝兩個詞，直到秦始皇才重新合二爲一，而且正是由三皇五帝合成的。

五帝也有時間和空間的兩種。時間的是黃帝、顓頊（讀如專須）、帝嚳（讀如酷）、堯、舜，空間的則是東方青帝、西方白帝、南方赤帝、北方黑帝、中央黃帝。

白青黑赤黃，對應着金木水火土，看起來很好。

可惜遠古的歷史越是整齊，就越是可疑。以五行說五帝，更不靠譜。事實上，這很可能是秦和漢的「顏色革命」。劉邦就說，秦始皇只祭祀白帝、青帝、黃帝和赤帝，黑帝的位置明擺着是給我留下的。這種鬼話，你也信？[[2]](#_2__Jian___Shi_Ji__Feng_Shan_Shu)

黃帝，並不姓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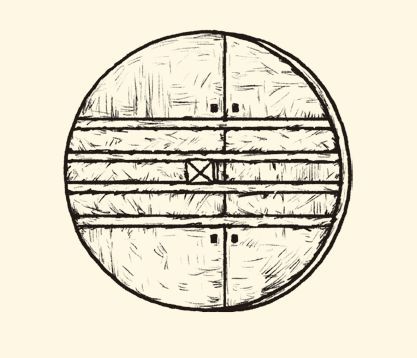
然而黃帝確實是偉大的締造者，也是偉大的發明家。他號稱軒轅氏，就是證明。軒就是車，轅則是駕車用的直木或曲木。殷周獨轅，漢以後雙轅。沒有軒轅，或不是車的發明人，怎麼能叫軒轅氏？

古人說，這是因爲黃帝住在軒轅丘（位置在今河南省新鄭市西北）。可惜這同樣靠不住。想想就知道，如果不是先有軒轅，哪有地名叫軒轅丘？華盛頓叫華盛頓，難道是因爲他住在華盛頓市嗎？所以事情恐怕恰恰相反，軒轅丘是因黃帝而得名，正如中山路。[[3]](#_3__Jian___Shi_Ji__Wu_Di_Ben_Ji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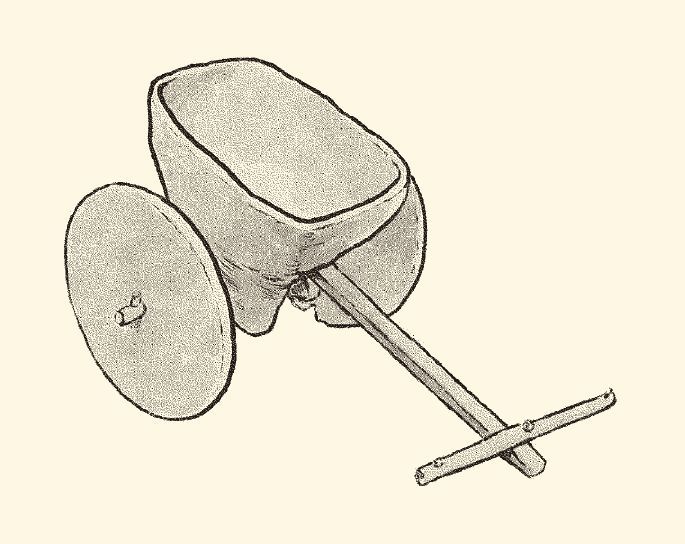
這就厥功甚偉。要知道，埃及人的馬車是尼羅河文明開始一千多年後，才由希克索斯人引進的；中美洲在15世紀末歐洲人入侵前，則既沒有馬也沒有車。[[4]](#_4__Jian_Xia_Nai___Zhong_Guo_Wen)



兩河流域的輻條車輪，約公元前2000年，藏於伊朗國家博物館。



斯洛文尼亞盧布爾雅那沼澤出土的木制車輪，約公元前3000年，藏於盧布爾雅那市立博物館。



印度河流域的手推車，公元前3000-前1500年，藏於印度國家博物館。

所以黃帝造車，曾遭人質疑。但同樣被質疑的古埃及紙草船和金字塔，已被挪威探險家海爾達爾和日本考古學家證明了建造的可能。可見古老民族的創造力，其實超出我們的想象。黃帝的龍驂象車，也不會是太空船。

因此，他老人家有資格享受這樣的排場：駕象車而六蛟龍，畢方並轄，蚩尤居前；風伯進掃，雨師灑道；虎狼在前，鬼神在後；騰蛇伏地，鳳凰覆上。

嘿嘿，磁懸浮！

[[1]](#_1_22) 見《韓非子·十過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_10) 見《史記·封禪書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3]](#_3_6) 見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司馬貞《索隱》引皇甫謐：「黃帝生於壽丘，長於姬水，因以爲姓。居軒轅之丘，因以爲名，又以爲號。」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4]](#_4_2) 見夏鼐《中國文明的起源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身世之謎

風光無限的黃帝，出身卻是個謎。

相關的說法當然有。如此偉大的締造者，豈能沒有出身？就算瞎編，也得弄出一個。比如《國語》，便說「少典娶有蟜（讀如角）氏女，生黃帝、炎帝」。這個說法被司馬遷採信，但略去了炎帝。是啊，炎帝實在說不清。何況炎黃相距五百年，天底下哪有這樣的兄弟？[[1]](#_1__Yan_Huang_Xiang_Ju_Wu_Bai_Ni)

其實，根本就犯不着憑空捏造什麼爹娘。這種自作聰明的辦法只能是制造麻煩，因爲又多出個更加來歷不明的少典和有蟜。誰是少典？有蟜又是誰？沒人知道。也有人說少典其實是國名，這又哪裏有譜？

靠得住的，也許是黃帝姓姬。也許。

但，說黃帝姓姬是因爲住在姬水，可就跟說他號稱軒轅是因爲住在軒轅丘，同樣靠不住。高老莊的人姓高，李家村的人姓李，是因爲住在高老莊和李家村嗎？再說了，軒轅丘在今河南省新鄭市，姬水在今陝西省武功縣，夠得着嗎？

沒錯，因地得名的事確實有，比如易氏就得名於易水。但那種方式得到的是氏，不是姓。姓表示的是所生之族，氏才表示所居之地。姓比氏早得多，甚至早於地名，氏則在地名和官名之後。也就是說，寶雞市那條河叫姜水，武功縣那條河叫姬水，很可能就因爲炎帝姓姜，黃帝姓姬。[[2]](#_2__Gu_Zhe_Xing_Yi_Biao_Suo_Shen)

姓姬，又怎麼樣呢？

有點麻煩。

黃帝的姬，確實比炎帝的姜難以理解。姜和姬都是母姓，這沒有問題。炎帝姓姜是因爲媽媽姓姜，黃帝姓姬是因爲媽媽姓姬，也沒問題。炎帝的姜媽媽是牧羊女，更沒問題，羌族就是西戎牧羊人嘛！黃帝姓姬卻很奇怪，總不能說他的姬媽媽是牧雞女，他那個族羣是牧雞族吧？[[3]](#_3__Ma_Xu_Lun_Cheng__Ji_Xing_Yi)

當然不能。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0151 | ◎甲骨文「姬」 （前一·三五·六） |
|  |
| 0152 | ◎金文「姬」 （商尊） |

實際上，姬的甲骨文字形，是一名女子跪坐席上，面對一個疑似篦子或梳妝檯的東西，正在理順頭髮，或佩戴飾物。[[4]](#_4__Zhe_Ge_Jie_Shi__Fen_Bie_Jian)

這樣的女孩子，能是什麼人，又該是什麼人？

漂亮妞呀！

沒錯！姬在後世的第一種用法就是美女。所謂淑姬、吳姬、仙姬，還有朝鮮的金姬和銀姬，都是。

不過這樣一來，麻煩就更大了。姓，是表示「所生之族」的。羌族牧羊，當然姓姜。姓姬的又放牧什麼呢？梳妝檯嗎？何況一個族羣，怎麼會把漂亮妞當作旗號？難道她們是靠天使臉蛋和魔鬼身材過日子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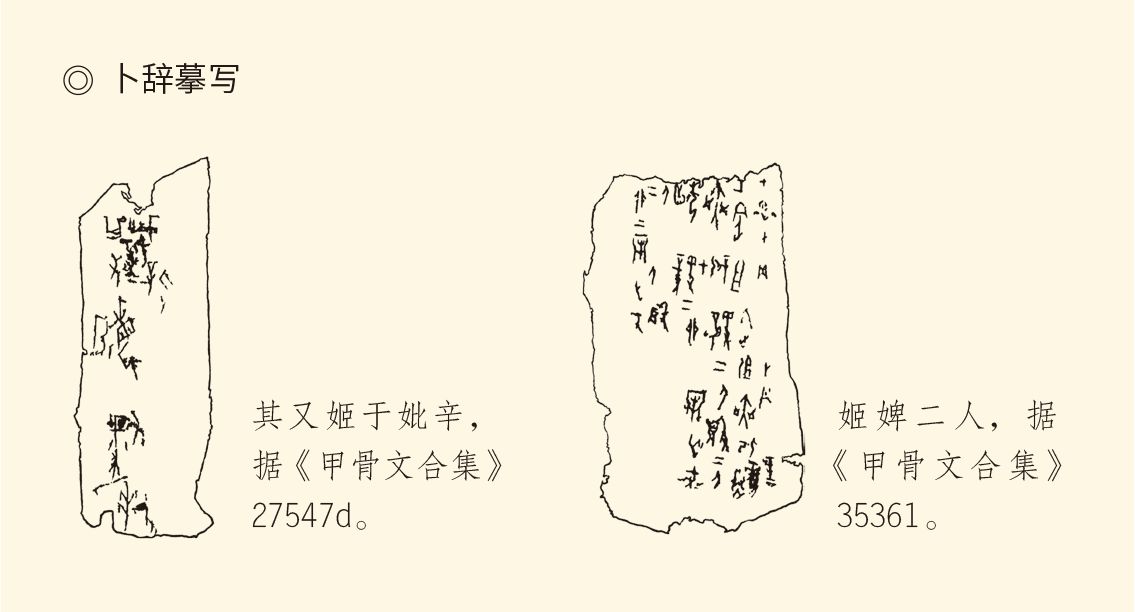
也有兩種可能。

一種，是這個族羣的女人太漂亮了，別人看了喜歡，自己也很得意，因此自稱或被稱爲「美女族」。另一種可能，則是因爲戰敗而淪爲舞女或侍妾，甚至性奴。要知道，姬，可以是美姬，也可以是歌姬和寵姬。

事實上，卜辭中的姬與婢，往往通用或連用。比如「姬於妣辛」就是給妣辛做婢女，「姬婢二人」則是一姬一婢。[[5]](#_5__Jian_Zhu_Qi_Xiang___Yin_Xu_J)

那麼，什麼人會成爲姬婢？

女性戰俘。我們知道，原始時代的戰爭極其殘酷，戰俘的命運也非常悲慘。爲了節省糧食，男的往往被殺死，女人則酌情留用。身壯有力的就做粗使丫頭，爲婢；美貌性感的就做舞女侍妾，爲姬。黃帝的母親，完全有可能作爲戰俘又因爲美貌而被收房，成了少典族酋長的通房大丫頭。



姬，到底是美女族，還是性奴族？

不知，也用不着確知。有些事情，如果註定無法弄清也不必弄清，那就不如讓它永遠是謎。我們只要知道後來都發生了什麼，就好。

黃帝族崛起的前夜，何妨留下一片寂寞。

[[1]](#_1_23) 炎黃相距五百年，見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司馬貞《索隱》引皇甫謐《帝王代紀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_11) 古者姓以表所生之族，氏以表所居之地，見馬敘倫《說文解字六書疏證》卷二十四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3]](#_3_7) 馬敘倫稱「姬姓疑蓋本爲牧雞之族」，見《讀金器刻辭》卷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4]](#_4_3) 這個解釋，分別見《古文字詁林》第九冊所引於省吾、徐中舒，《古文字詁林》第一冊所引葉玉森、王獻唐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5]](#_5_2) 見朱歧祥《殷墟甲骨文字通釋稿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拐點

功成名就的黃帝，照例要改身份證。

這事非做不可。就算黃帝自己不做，別人也要幫他。因爲只有更換旗號，才能告別過去，開創未來。

炎帝就這樣做了，他的方式是變更圖騰。

黃帝也有圖騰嗎？當然有，也應該有。生殖崇拜轉變爲圖騰崇拜，是部落區別於氏族的緊要之處。只不過，黃帝的圖騰是什麼，卻衆說紛紜。

多數人認爲是熊，因爲黃帝號稱有熊氏。有，是語助詞，無義，故「有熊」就是熊。但也有人說是天黿（讀如元）。天黿就是神龜，也就是軒轅。還有人說是龍或蛇，因爲《山海經》說軒轅國人都是人面蛇身，何況姬通巳，巳就是蛇。此外，還有說是云、鳥、太陽、水土、星象、車輛的。[[1]](#_1__Jian___Guo_Yu__Zhou_Yu_Xia)

當然，更有人主張根本就沒有圖騰。

這可真是一筆糊塗賬。

學術界攪成一鍋粥，是因爲葫蘆僧判斷葫蘆案，搞「泛圖騰論」。比如說有蟜氏以蜜蜂爲圖騰，有巢氏以樹木爲圖騰，燧人氏以石或火爲圖騰，南方各部落以蛇爲圖騰，東方各部落以魚爲圖騰。但，燧人氏那會兒，哪有圖騰？魚是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徵，又怎麼會是圖騰？

這樣的圖騰觀念和研究，確實跡近信口開河。

黃帝族到底有沒有圖騰？如果有，又是什麼？無妨繼續討論。它們或許有學術價值，但沒有歷史價值。或者說，不是有意義的歷史。

什麼是有意義的歷史？變化、轉折、進程、區別、拐點。比如有沒有圖騰，是部落與氏族的區別，卻不是部落與部落的區別。部落是有圖騰的，氏族就沒有。所以，炎帝的圖騰必須討論，黃帝的則可存而不論，愛誰是誰。

那麼，炎與黃，區別在哪裏？

氏。

黃帝是正兒八經有氏的，還有好幾個，比如軒轅氏和有熊氏，此外還有縉云氏、帝鴻氏、帝軒氏。炎帝卻多半沒有，除非他就是神農氏。可惜炎帝與神農的關係，筆墨官司打了兩三千年也沒弄清楚，豈能斷定神農就是炎帝的氏？

何況就算炎帝是神農，也不等於他有氏。因爲神農氏的氏字，很可能是後加的，就像燧人氏、女媧氏、伏羲氏。燧人、女媧、伏羲那會兒，有氏嗎？沒有。

氏，沒準也是黃帝的發明，而且這個發明還是劃時代的。它比發明車子、衣服、曆法、算學、中醫和房中術，意義都重大得多。

事實上，氏是破解黃帝之謎的第二個關鍵詞，也是歷史的拐點，因爲姓與氏有三大區別：姓屬母系，氏歸父系；姓爲先有，氏則後來；姓別婚姻，氏別貴賤。

三大區別，第三條最重要。

實際上所謂「姓別婚姻」，就是說同一母系的兄弟姐妹不能有性關係，叫「同姓不婚」。這當然是母系時代的觀念。相反，氏別貴賤，則不但意味着以父系計算血緣，還意味着以父系區別地位。父系制度完全確立，階級觀念初步萌生，這當然比有姓無氏的炎帝族，更成熟也更高級。

於是黃帝理所當然地成了江湖老大。

當了老大，就得有老大的樣子。確定自己的氏，是部落時代後期黃帝或黃帝族濃墨重彩的一筆。

[[1]](#_1_24) 見《國語·周語下》：「我姬氏出自天黿」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用什麼擺平江湖

黃帝的氏有好幾個。最重要的除了「有熊」，便是「軒轅」。軒轅就是車，軒轅氏則是造車的人。有熊重要不奇怪，因爲可能是圖騰，軒轅又有什麼要緊呢？

有熊是標誌，軒轅是實力。

那會兒畢竟還是石器時代，任何一項科學技術的發明都有可能改變歷史，更有可能改變族羣的地位和命運，何況是車？車，無論是馬車還是牛車，哪怕只是人力車，都是了不起的發明。它不但是生產工具和交通工具，還能夠成爲戰鬥武器。春秋的戰爭，就是車戰。因此，如果黃帝當真發明了車，那他就會擁有天下最大的兵工廠。他的武裝力量，也會是所向無敵的坦克部隊。

這可比說什麼都管用。

反正不管怎樣，黃帝族在當時，一定技術最先進，生產力最發達，綜合實力最強。於是五湖四海的大小部落和氏族紛紛側目。他們或者示好，或者結盟，或者投靠，這就是《史記》所謂「諸侯咸來賓從」。賓，就是歸順；從，就是服從；所謂諸侯，則是黃帝以外的各類族羣。

賓從的結果是出現了獨聯體。但不是「獨立國家聯合體」，而是「獨立部落聯合體」。黃帝，就是獨聯體的總舵主。

黃帝時代的獨聯體，比炎帝時代的部落大，比堯舜時代的聯盟小，規模和性質則處於二者之間。如何處理關係，怎樣擺平江湖，當然是個問題。何況到了後期，包產到戶的小族羣，慕名前來的新成員，都已經很多。這就得像梁山泊英雄排座次，也弄出三十六天罡，七十二地煞來。

考驗政治智慧的時候到了，黃帝的手段又是什麼？

氏與軒冕。[[1]](#_1__Jian___Yi_Shu__Lu_Li_Zhi_Xia)

前面說過，姓別婚姻，氏別貴賤。別婚姻的辦法是同姓不婚，別貴賤的辦法則是軒冕有別。軒冕就是軒車和冠冕，這當然都是權貴們才能享用的東西。別軒冕，就是管理社會靠待遇。坐什麼車，駕什麼船，或者只能步行，有一定之規；穿什麼衣，戴什麼帽，或者只能光膀子，也有一定之規。而且，是什麼氏，就用什麼樣的軒冕。

很清楚：軒冕是顯貴的Pass，正如圖騰是部落的Logo。

何況做起來也不難。因爲獨聯體的各分舵，原本就有自己的圖騰，比如熊、羆、貔、貅、貙、虎。圖騰不同，軒冕當然有異。現在，只要按照各自的實力，分個三六九等，排個上下高低，再規定一下尊卑貴賤，就行。

這簡直就是順水推舟，而且是更重大的發明。

事實上，有了這樣一套遊戲規則，許多事情就有話好商量，不必動輒出手。而且，只要認同軒冕的安排，就都是「自己人」，是「黃帝族」，不用管原來是哪個族羣。

這叫什麼呢？

這就叫「以利益均沾的合理分配贏得和平共處，用尊卑有序的文化符號實現身份認同」。

對！以文化論族類，以待遇換和平。

我們不知道，黃帝怎麼會想出這個辦法，莫非與性格有關？古人說，炎帝火德，黃帝土德，看來有點道理。以牛爲圖騰的炎帝族可能比較暴烈，黃帝則比較厚道。厚道人有厚道人的想法，也有厚道人的辦法。厚道至極，便是智慧。

因此，同樣比較厚道的周人便全盤繼承了這些智慧，創造了井田、宗法、封建和禮樂四大制度（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三卷《奠基者》）。難怪周人堅持說自己是黃帝之後，而且姓姬了。看來，他們也確實一脈相承。

歷史的背後，常常會有某些微妙之處。

可惜，儘管黃帝因爲發明軒冕而號稱軒轅，也儘管後世儒家一再宣稱「垂衣裳而天下治」，但樹欲靜而風不止。也就在黃帝躊躇滿志的時候，一個強勁的敵人來到了他的面前。這個敵人是那樣的英勇善戰，百折不撓，所向披靡，根本就不理睬什麼軒冕那一套。[[2]](#_2__Jian___Yi__Xi_Ci_Xia_____Hua)

黃帝不得不在戰爭與和平之間，作出艱難的選擇。

這個勁敵就是蚩尤。

[[1]](#_1_25) 見《漢書·律曆志下》：「（黃帝）始垂衣裳，有軒冕之服，故天下號曰軒轅氏。」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_12) 見《易·繫辭下》：黃帝「垂衣裳而天下治」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戰神蚩尤

蚩尤最後還是戰敗了。

戰敗的蚩尤，得到了勝利者最高的禮遇和最大的尊重。他被奉爲戰神，號稱「兵主」，在封禪大典中，是繼「天主」和「地主」之後第三個被祭祀的神。他的形象被畫在了勝利者的軍旗上，讓黃帝麾下的將士備受鼓舞士氣高漲，令其他那些反政府武裝力量聞風喪膽，知難而退，不戰而降。[[1]](#_1__Jian___Shi_Ji__Feng_Shan_Shu)

這是怎樣的對手！

這是怎樣的敵人！

讓黃帝畏懼並敬重的蚩尤是九黎族部落的總酋長，九黎則可能是九個部落的聯合體。每個部落，又各有九個兄弟氏族，因此號稱八十一兄弟。這樣看，他們應該叫九黎族，不該叫蚩尤族。因爲蚩和尤，都不是什麼好詞。[[2]](#_2__Chi_You_Shi_Jiu_Li_Zu_Bu_Luo)

那麼，蚩尤的意思是什麼？

不妨從文字學的角度來看它的本義。蚩，從蟲。蟲就是它，它就是蛇。蟲字上面那部分是止，即腳指頭。所以蚩就是「蛇咬腳」。尤則是錯咎、災難、罪過，比如「以儆效尤」；又引申爲怨恨、歸咎、責怪，比如「怨天尤人」。[[3]](#_3__Chong___Ta___She__Gu_Wei_Yi)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0156 | ◎甲骨文「蟲」 （鐵四六·二） |
|  |
| 0153 | ◎金文「蟲」 （蟲舀鼎） |

從以上兩個字形看，很明顯就是蛇。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0154 | ◎甲骨文「它」 （前七·九·四） |
|  |
| 0155 | ◎金文「它」 （封孫宅） |
| 0157 | ◎甲骨文「止」 （甲一四四○） 孫治讓先生認爲是「象足而有三指」。 |
|  |
| 0158 | ◎古陶文「止」 （1·5 獨字） 更明顯地就是腳指頭。 |

很清楚，蚩尤就是蛇災。

九黎，爲什麼會叫這個名字呢？也許意思是「蛇災地區的人」。這就正如意大利那位偉大的藝術家萊昂納多·達·芬奇，本名萊昂納多，達·芬奇的意思是「來自芬奇」。

當然，蚩尤也可能是敵人對九黎的稱呼。

事實上，尤，有突出特異的意思，比如尤物。陳獨秀就說，尤物、狐媚、虎威，是同一類型。女人媚得像狐狸，就叫狐媚；男人兇得像老虎，就叫虎威。按照這個邏輯，我們可以推論，一個部落如果恐怖得有如蛇災，那就叫蚩尤。這就好比一個女人叫狐狸精，絕不可能是她的本名。[[4]](#_4__Jian_Chen_Du_Xiu___Xiao_Xue)

九黎被叫做蚩尤，大約也是因爲既異類，又可怕。

的確，在傳世的所有典籍中，蚩尤都是讓人望而生畏的。他們獸身人言，吞沙食石，銅頭鐵額，刀槍不入，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，還能呼風喚雨，騰云駕霧。遇到這樣的勁敵，誰不膽戰心驚？[[5]](#_5__Jian___Tai_Ping_Yu_Lan____Yi)

直到勝利之後，炎黃還心有餘悸，又敬又畏。

想那時黃帝一定十分頭疼。戰，輸贏難定且不說，就算贏了也有悖於自己的原則或標榜，勝之不武。不戰？由不得你。

何況那時的中原大地上，還有一個「老牌帝國主義者」炎帝。他們經營了很久，並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。打個比方，黃帝好比二戰時的美國，炎帝好比英國，蚩尤好比德國。只不過，蚩尤並不是法西斯。

顯然，禮讓是不行的，禮儀也是沒用的，管用的只有刀槍。

炎、黃、蚩尤之間，必有一戰。

這是遠古時期的「三國演義」，起因和過程卻是一筆狗肉賬。說法之一，是黃帝先與炎帝戰於阪泉，然後才與蚩尤戰於涿鹿。之二，是蚩尤先侵犯炎帝，炎帝求救於黃帝，二帝組成聯軍。之三，是蚩尤挑戰黃帝，黃帝應戰。之四，是炎黃共滅蚩尤後，又在阪泉三次大戰，再決雌雄。[[6]](#_6__Fen_Bie_Jian___Shi_Ji__Wu_Di)

四種說法，孰是孰非，不得而知。

戰爭的慘烈卻毋庸置疑，交戰雙方都使用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非常規手段。據說，蚩尤請來風伯雨師大作風雨，黃帝則請出天女旱魃抗洪救災；蚩尤佈下漫天大霧，黃帝則發明指南車突出重圍。還據說，黃帝能夠取勝，乃因九天玄女密授兵信神符。總之，巫術、科學、神話故事一個個輪番上陣，無所不用其極，只差細菌戰和原子彈。[[7]](#_7__Chi_You_Qing_Feng_Bo_Yu_Shi)

想當時一定天昏地暗，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就連天神地祇也要爲之動容。難怪蚩尤死後，身上的木枷要化作楓林。每到秋天，便是漫山遍野的紅，如火，如焰。[[8]](#_8__Jian___Shan_Hai_Jing__Da_Hua)

那是血染的楓林。

血楓林。

[[1]](#_1_26) 見《史記·封禪書》：「三曰兵主，祠蚩尤。」《史記正義》引《龍魚河圖》：「黃帝遂畫蚩尤形象以威天下，天下咸謂蚩尤不死，八方萬邦皆爲弭服。」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_13) 蚩尤是九黎族部落的酋長，見《史記正義》引孔安國注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3]](#_3_8) 蟲、它、蛇，古爲一字，見羅振玉《增訂殷墟書契考釋》。蚩是「蛇咬腳」，見周策縱《說「尤」與蚩尤》、徐中舒《甲骨文字典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4]](#_4_4) 見陳獨秀《小學識字教本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5]](#_5_3) 見《太平御覽》引《龍魚河圖》，任昉《述異記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6]](#_6_2) 分別見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、《逸周書·嘗麥解》、《山海經·大荒北經》、范文瀾《中國通史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7]](#_7_2) 蚩尤請風伯雨師作大風雨，見《山海經·大荒北經》。指南車，見《太平御覽》引《志林》。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，制伏蚩尤，見《史記正義》引《龍魚河圖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8]](#_8_2) 見《山海經·大荒南經》郭璞注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風展龍旗如畫

血楓林中升起的，是黃帝的戰車。

戰車在天地之間巡航，下有騰蛇，上有鳳凰；後有鬼神，前有虎狼；拉套的驂騑是蛟龍，護駕的驂乘是畢方；而駕着警車開道的，竟是蚩尤。

蚩尤不是死了嗎？怎麼又成了黃帝的馬前卒？

這不奇怪。在遠古，族長與氏族，酋長與部落，都是同名的。比如伏羲族的氏族長都叫伏羲，炎黃兩族的酋長都叫炎黃，就像秦漢以後的天子都叫皇帝。秦始皇就說，自己是始皇帝，後面的叫二世、三世、四世，直至萬世。只不過，秦二世而亡。後來的皇帝，也不再叫二世三世。在位時叫皇帝，駕崩後給個諡號（比如文帝、武帝），再給個廟號（比如太祖、太宗），這才區別開來。

可惜遠古沒這規矩。伏羲和炎黃，並不叫伏羲一世、伏羲二世、伏羲三世等等，也沒有廟號和諡號。再說我們也不清楚，九黎族酋長的本名是什麼，總不能叫「黎叔」吧？

也只好還叫蚩尤。

蚩尤也是有一世、二世、三世的。與黃帝作戰的，可能是其中某世。總之兵敗被殺的是前任，警車開道的則是繼任。據說，他還擔任了黃帝的總參謀長，爲黃帝南征北戰。[[1]](#_1__Jian___Shi_Ji_Zheng_Yi____Yi)

至於其他餘部，有的被黃帝收編，有的退回南方。直到西周，他們還被稱爲黎民。[[2]](#_2__Jian_Fan_Wen_Lan___Zhong_Guo)

黎民也是先祖，絕不能以成敗論英雄。

因此，華夏民族的始祖應該是三個代表：炎帝、黃帝和蚩尤，我們是炎黃和九黎的共同子孫。

把他們統一起來的，是黃帝。

事實上，黃帝成爲華夏民族最重要的始祖，就因爲他能不計前嫌，兼收幷蓄，搞統一戰線。正是他，把普天之下的牛鬼蛇神都聯合起來，形成了起先稱爲夏族，後來稱爲華族，再後來稱爲華夏之民族的胚胎。雖然這時，黃帝族還不能叫夏族，甚至不能叫民族，只能叫部族，或部族的雛形。

黃帝的戰車上，一定飄揚着龍旗。

似乎並無必要弄清，龍究竟是不是黃帝族的圖騰。沒錯，有熊氏怎麼也扯不到龍身上去，九黎族的圖騰反倒可能是龍蛇。如果黃帝竟能以戰敗者的圖騰爲新復合圖騰的主體，那度量也真是大得驚人。

其實，就連龍是不是華夏民族的圖騰，甚至是不是圖騰，都沒有必要較真。的確，龍的形象早已出現，比如五花八門的魚龍、蟠龍、鳥首龍、鱷魚龍、鹿首魚尾龍、豬首牛角龍。如此之多的龍紛紛出土，不會沒有原因。[[3]](#_3__Long_De_Xing_Xiang_Zao_Yi_Ch)



但，彼龍未必是此龍。何況就算是，你也無法證明黃帝就一定不會古爲今用，再借殼上市。比方說，蛇就原本只是生殖崇拜的象徵，後來不也變成了圖騰？因此，黃帝完全可能利用已有的龍或蚩尤的蛇，再造一條新龍。

我們相信，他有這種智慧。

更何況，一個民族總是需要凝聚力的。這就要有一個核心，一個儀式，一個象徵，一個可以在它上面寄託感情的對象。國旗、國徽、國歌的作用，長江、長城、黃山、黃河的意義，就在於此。它們當然不是人類學意義上的圖騰，卻可以看作政治學和社會學的「廣義圖騰」，即象徵物或Logo，就像十字架、新月形和大衛星。

龍，也如此。

因此，無妨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」。換句話說，既然大多數華人都把自己看作龍的傳人，把龍看作族的圖騰，那又何不「權當他是」？

實際上，關於黃帝族圖騰的說法如此之多，恰恰證明在黃帝時代的後期，已經有一個多部落的鬆散聯合體。其中有炎帝族，有黃帝族，有九黎族，還有東方的夷族、西方的戎族、南方的蠻族、北方的狄族。他們的關係是若即若離的，有來有往，有戰有和，也有通商和通婚。

部落聯盟的時代，即將到來。

而且這個時代也有三個代表：堯、舜、禹。

[[1]](#_1_27) 見《史記正義》引《龍魚河圖》：「帝因使之主兵，以制八方。」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_14) 見范文瀾《中國通史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3]](#_3_9) 龍的形象早已出現，見幹振瑋《龍紋圖像的考古學依據》、陸思賢《神話考古》、王先勝《黃帝部落的圖騰是什麼》。例證有：距今一萬年的山西吉縣柿子灘龍紋巖畫，距今六七千年前的趙寶溝文化鳥首龍、鹿首魚尾龍、豬首牛角龍，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鱷魚龍，紅山文化綜合了熊、馬、蛇等形象的玉龍，內蒙古清水河出土廟底溝類型巨型魚龍夯土雕像，四千多年前陶寺文化的蟠龍，二里頭文化一首雙身龍紋陶片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# 第六章 堯舜下課





## 真有堯舜嗎

提起堯舜，許多人就兩眼放光。

堯舜是中國歷史上備受推崇的聖人和聖王。在許多人的心目中，最好的時代叫「堯舜之世」，最好的帝王叫「堯舜之君」，最高的理想叫「人皆可爲堯舜」。就連不信三皇五帝的毛澤東，也說「六億神州盡舜堯」。

顯然，這是世俗的上帝，道德的上帝，政治的上帝，也是統治階級的上帝。

這樣的上帝，從來就很可疑。[[1]](#_1__Dui_Yao_Shun_De_Zhi_Yi__Zao)

堯舜正是如此。他倆來歷不明，形跡待考，身份不清。作爲五帝的最後兩位，堯舜是人？是神？半人半神？氏族部落？沒人知道。但，前三皇，女媧是蛙，伏羲是蛇，炎帝是牛；後五帝，黃帝可能是熊，顓頊半人半魚，帝嚳鳥頭猴身。就連堯的司法部長皋陶，也是鳥嘴或馬嘴；文化部長夔，則是獨腳神牛。這些都是牛鬼蛇神，或半人半獸，怎麼一到堯舜就一片人間煙火？[[2]](#_2__Zhuan_Xu_Ban_Ren_Ban_Yu__Jia)

何況堯舜之後或同時，還有鯀和禹。鯀，其實是魚；禹，則可能是蟲，或蛇，甚至龍。[[3]](#_3__Xu_Shen___Shuo_Wen_Jie_Zi)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0159 | ◎金文「鯀」 （鯀還鼎） |
|  |
| 0160 | ◎金文「鯀」 （𤖣盤） |
| 0161 | ◎金文「禹」 （鼎文） 從字形看，禹就是蛇，或與蛇相關。 |

好嘛！前則百獸率舞，中則馬牛同臺，後則魚龍並出，唯獨夾在當中的堯和舜純然是人，豈非咄咄怪事？而且，舜叫「姚重華」，堯叫「姬放勳」，像遠古時代的人名嗎？還有人說堯叫「伊祁放勳」，日本人呀？[[4]](#_4__Yao_De_Xing__Ye_Shi_Hu_Tu_Zh)

嘿嘿，就連名字，都像是編出來的。

事實上，孔子之前，根本就沒人提到過堯舜。在最古老也最可靠的典籍《詩經》中，他倆連影子都沒有。《尚書》雖然也古老，《堯典》和《舜典》卻是贗品。真正開始說堯舜的，是《論語》、《墨子》和《孟子》。

這就很不合情理。

按照後世儒家包括司馬遷的說法，夏商周三代的始祖都曾是堯舜的臣屬。夏的始祖禹是舜的接班人，商的始祖契（讀如謝）是堯的民政部長，周的始祖棄（后稷）是堯的農業部長。也就是說，堯和舜，是夏商周三代的始祖的「老領導」。沒有堯舜禹，就沒有夏商周。

然而《詩經》當中，周人的作品《大雅》，魯人的作品《魯頌》，殷人或殷人後代宋人的作品《商頌》，卻都只歌頌禹，不歌頌堯舜。難道殷、宋、周、魯之人，都把老祖宗忘了？而且這兩位老祖宗，從夏到商再到西周東周，一直無人問津，到春秋戰國卻大放異彩，難道是「出土文物」？

很有可能。

的確，堯和舜，如果完全子虛烏有，孔子就不會一講再講；如果當真功勳蓋世，《詩經》就不會隻字不提。因此事實也許是：堯舜曾經存在，但既沒那麼神，也沒那麼聖，根本不是後人說的那個樣子。而且，因爲並不偉大，所以《詩經》置若罔聞；由於畢竟存在，因此後人可以大做文章。

大做文章的原因，是春秋戰國之際禮壞樂崩，世風日下，人心不古。孔子他們要打鬼，必須藉助鍾馗；要推銷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政治理想，也只能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，託古改制，借屍還魂，哪怕那亡靈其實並不神聖。

但既然是亡靈，就可以重新梳妝打扮。因此堯和舜，弄不好就是他們從某個並不起眼的故紙堆裏挖掘出來，再按照道德楷模的標準，包裝上市的「創業板」。

可惜榜樣的力量從來就很有限，造出來的也總歸不是真傢伙。我們讀堯舜的傳記，實在看不出他倆的偉大之處，只知道堯是很簡樸的，舜是很孝悌的。堯過的日子，連門房都不如；舜的父親和弟弟一再陷害謀殺他，他卻以德報怨。一個老勞模，一個受氣包，怎麼就成了神聖？[[5]](#_5__Jian___Han_Fei_Zi__Wu_Du)

相反的故事倒是印象深刻。有個名叫壤父的八十歲老頑童就不客氣地說：我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堯帝對我有何功德？[[6]](#_6__Jian___Gao_Shi_Chuan)

假作真時真亦假。堯和舜，到底有還是沒有？

[[1]](#_1_28) 對堯舜的質疑，早已有之，見顧頡剛《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_15) 顓頊半人半魚，見《山海經·大荒西經》；皋陶鳥嘴，見《白虎通·聖人》，馬嘴，見《淮南子·修務》；帝嚳鳥頭猴身，夔是獨腳神牛，均見袁珂《中國古代神話》的考證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3]](#_3_10) 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：「鯀，魚也」；「禹，蟲也」。孫詒讓稱「禹爲蟲名，則亦當象蟲形」；高鴻縉稱「禹爲多足之蟲」；陳邦懷稱「字象爬蟲之形」，均見《古文字詁林》第十冊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4]](#_4_5) 堯的姓，也是糊塗賬。作爲傳說中黃帝的五世孫，應該姓姬。司馬貞《史記索隱》說他姓伊祁，則堯應該叫「伊祁放勳」。這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？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5]](#_5_4) 見《韓非子·五蠹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6]](#_6_3) 見《高士傳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部落大聯盟

可以有，也應該有，但要重新解釋。

爲什麼應該有？因爲時代需要標誌，需要象徵，需要代表。部落的代表是炎黃，國家的代表是夏啓。二者之間，部落聯盟的時代誰來領銜？只能是堯舜。既然如此，何妨不論真假，權當他們是符號，是代碼？

但，該說明的還得說明。一，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堯，無血緣關係，更不是祖孫父子；二，堯和舜，並非道德高標，只是曾經的存在；三，他倆也不是什麼天子。天子的概念要到西周纔有，目的則是解釋政權的合法性。堯舜時代尚無君主，也沒有國家和天下的概念，哪來的天子？

不是天子，又是什麼？

部落聯盟的CEO。

聯盟從黃帝時代就開始了，之前則是戰爭，包括炎帝與黃帝的阪泉之戰，黃帝與蚩尤的涿鹿之戰。這是當時的「第一次世界大戰」。是的，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，中華大地就是全世界。遠在天邊的埃及、蘇美爾、哈拉巴、克里特等等，並不在我們視野中。

戰爭的結果是聯盟，聯盟的結果是產生了部族。部族是從氏族到民族的過渡階段和中間環節。堯舜之世，就是部族的時代。之後，才變成民族，也就是以禹爲始祖的夏族。《詩經》歌頌禹，並非沒有道理，沒有原因。

但，作爲部族時代的標誌，堯舜的意義同樣重大。

意義重大的堯和舜，是部落聯盟的領袖。而且那時的情況，可能真如郭沫若和翦伯贊先生所說，是實行「二頭政長」或「二頭軍務」的配置，雙執政制。[[1]](#_1__Fen_Bie_Jian_Guo_Mo_Ruo___Zh)

雙執政，就是CEO（首席執行官）加COO（首席運營官）。開始，堯是首席執行官，舜是首席運營官；後來，舜是首席執行官，禹是首席運營官；再後來，禹是首席執行官，益是首席運營官。等到啓廢禪讓，這個制度才終結。

首席執行官和首席運營官，不一定有血緣關係。堯舜禹，就沒有。他們是選出來的。選舉權，首先在「四嶽」。舜和禹，就得自他們的舉薦。

四嶽是誰？《史記》沒說。就連四嶽是一個人，還是四個人，還是許多人，也不清楚。《國語》說是共工的四個從孫，但這是靠不住的。可能的情況是：當時大聯盟下面還有小聯盟。四嶽，就是小聯盟的CEO或COO。[[2]](#_2__Jian___Guo_Yu__Zhou_Yu_Xia)

除了四嶽，還有「十二牧」。

十二牧，也就是各個大部落的酋長。這些大部落分散在各地，酋長們當然也分散在各地。聯盟有重大事務，纔到總部來開會。當然，他們也可能派有駐會的代表，這些代表應該也可以叫十二牧。

然後就是「百姓」。

百姓不是小民，是氏族長。這些氏族都來自母系，因此都有「姓」；數量則很多，因此叫「百姓」。當然，百姓並不一定就是一百個。正如四嶽和十二牧，不一定就是四個和十二個。四、十二、百，只是表明小聯盟數量最少，部落多一點，氏族數量最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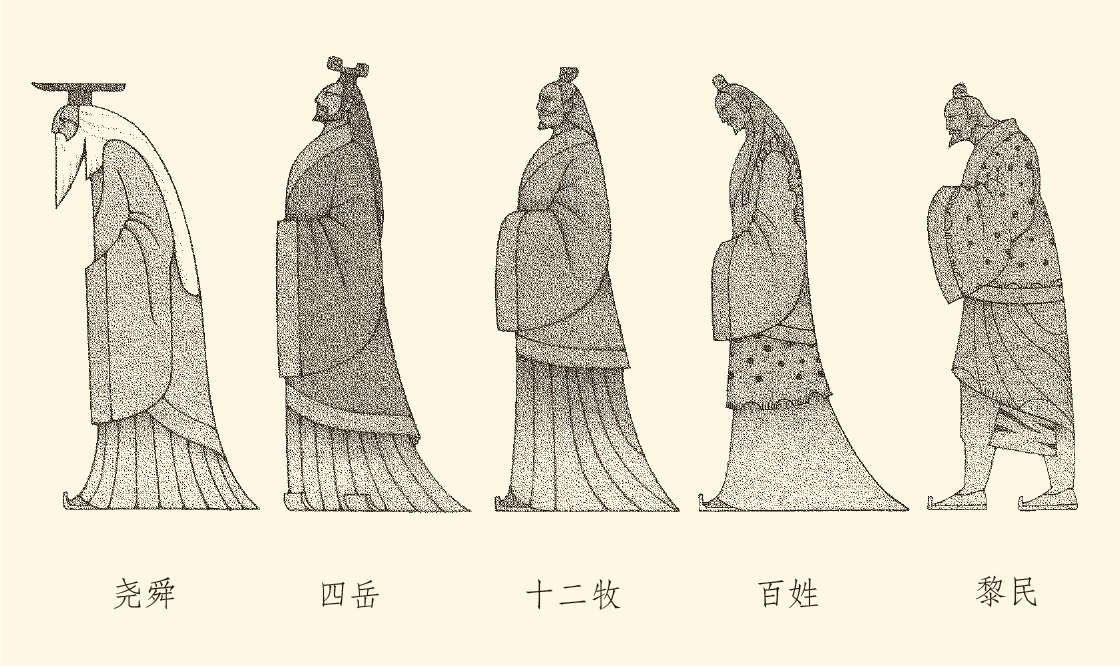
所以遠古的百姓（氏族長），其實地位很高，他們後來又叫百官和百工。真正地位低的，叫黎民，即戰敗者。黎民百姓合爲一詞，是很晚的事。

百姓：氏族。

十二牧：部落。

四嶽：部落聯盟。

堯舜：部落大聯盟。



這就是堯舜的時代，是從野蠻走向文明的前夜。夏娃時代弱小分散的點（原始羣），在女媧和伏羲的時代變成了面（氏族），在炎帝和黃帝的時代連成了片（部落），現在又變成了圈（部落聯盟）。它是生存圈，也是文化圈。大圈子下面是小圈子，即個位數的小聯盟，然後是數以十計的片（部落）和數以百計的面（氏族）。大聯盟實行雙首長制，首席執行官（CEO）地位略高，算是老大，或一把手。

那麼，誰是老大？誰該當老大，誰又能當老大？

[[1]](#_1_29) 分別見郭沫若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》、翦伯贊《中國史論集》。但郭說堯舜是「以母系爲中心的社會」，則可以商榷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_16) 見《國語·周語下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禪讓還是奪權

當老大的事，讓人糾結。

中國人是很在意一把手的。因爲長時間的中央集權告訴我們，二把手跟一把手，差的不是一丁點兒；秦漢以後的改朝換代，則不是巧取（宮廷政變），便是豪奪（武裝鬥爭）。一把手的地位，也可以禪讓嗎？這不能不讓人懷疑。

不過，中央集權之前的人是相信的。儒家和墨家便都說可以禪讓，還曾經有過。只不過，後來人心不古，沒了。這是很讓孔孟、墨子，甚至還有道家，深感遺憾痛心疾首的。

但，人心爲什麼不古，又怎麼會不古？難道遠古跟後世，人性是不同的？人就是人。遠古是，現在也是。人性，本善就善，本惡就惡。本善，禪讓制就不會被廢除；本惡，禪讓制就不可能存在。你說哪個是事實？

於是質疑紛起。

質疑禪讓制的，古有韓非子、劉知己；後有康有爲、顧頡剛。韓非子就稱「舜逼堯，禹逼舜」，《竹書紀年》則稱堯被舜軟禁在平陽；康有爲說禪讓是戰國儒家的託古改制，顧頡剛則說是儒墨兩家不約而同的僞造。韓非子甚至不無譏諷地說：儒也說堯舜，墨也說堯舜，兩家都說如假包換，堯舜又不能起死回生，請問誰來鑑別儒墨的真僞？[[1]](#_1__Han_Fei_Zi_De_Shuo_Fa__Jian)

嘿嘿，一個堯舜，各自表述。弄不好，都是人造。

那麼，舜接班，禹繼位，禪讓還是奪權？

禪讓。

但也要重新解釋。

實際上，部落聯盟的CEO，跟後世的帝王並不是一碼事。他的待遇沒那麼高，權力也沒那麼大。堯的艱苦樸素也未必就是道德高尚，多半是生活水平有限，想擺譜也擺不起。

禪讓也一樣。它既不是儒家標榜的禮讓，也不是墨家鼓吹的尚賢，更不是道家主張的無爲，而是規矩如此，習慣如此。部落聯盟的首席執行官，最早不過會議的召集人，或者會議的主持人，有什麼好爭的？

就連總部的其他公職人員，比如民政部長契，農業部長棄，司法部長皋陶，文化部長夔，手工業部長羲均（又名倕），還有神槍手羿，也都是盡義務。這種風氣或制度直到周代還有，比如各國的大夫都是有領地的，但也都爲諸侯的公室服務，同樣是盡義務。

事實上聯盟的部門負責人，也同時是自己部落的酋長，甚至小聯盟的首席執行官。比如棄，就叫后稷。夔和羿，則叫後夔、后羿。後，不是前後之後（後）的簡體字。它原本就寫作「後」。但也不是后妃的後，是頭兒、老大、領導人、一把手的意思。[[2]](#_2__Kui_Jiao__Hou_Kui___Yi_Jiao)

聯盟的部長或內閣成員既然都是「後」，當然有很大的發言權，甚至決策權。比如抗洪總指揮的人選，堯並不贊成鯀，但四嶽堅持，也只好同意。堯老大並沒有一票否決權，儘管堯可能是錯的，也可能是對的。[[3]](#_3__Jian___Shi_Ji__Wu_Di_Ben_Ji_1)

相反，如果「嶽牧咸薦」，事情就比較有譜。

顯然，這裏面沒有道德的因素，也不能理解爲「民主集中制」。堯成爲部落聯盟的一把手，只因爲當時堯部落的實力最強。舜和禹也一樣，後來居上而已。四嶽、十二牧有發言權，則因爲他們的實力不容小看。既然誰都喫不掉誰，又要在一起共謀發展，那麼，民主共和，有事好商量，無疑是最聰明的選擇。

因此，歷史的堯舜是存在的，道德的堯舜是人造的。什麼德才兼備、高風亮節、溫良恭儉讓，通通都是扯淡！

禪讓，是不得不讓。

[[1]](#_1_30) 韓非子的說法，見《韓非子·說疑》和《韓非子·顯學》；康有爲的說法，見《孔子改制考》；顧頡剛的說法，見《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》和《禪讓傳說起於墨家考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_17) 夔叫「後夔」，羿叫「后羿」，見《左傳·昭公二十八年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3]](#_3_11) 見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殺機暗藏

不得不讓，也可以理解爲「能不讓就不讓，最好不讓」。

但這同樣只能靠實力說話，對於那些茁壯成長的後起之秀便不得不防。因此，如果某個小弟發展勢頭好，大佬們就會聯合起來，找個茬把他掐死。

堯就幹過這種事，而且幫兇就是舜。

被堯舜剿滅的，是所謂「四凶」：渾沌、窮奇、檮杌（讀如濤誤）、饕餮（饕讀如濤，餮讀如鐵去聲）。這大約是四個既冒尖又不聽話的部落。由於舜的出手，他們被徹底幹掉或驅逐出境。其中，據說還有黃帝和顓頊的後代。[[1]](#_1__Jian___Zuo_Chuan__Wen_Gong_S)

老實巴交的舜，其實心狠手辣。

被堯舜做掉的，還有共工、驩兜（驩讀如歡）、三苗和鯀（讀如滾），謂之「四罪」。當然，司馬遷的話說得客氣而委婉。他說，流共工於幽陵，是爲了「變北狄」；放驩兜於崇山，是爲了「變南蠻」；遷三苗於三危，是爲了「變西戎」；殛（讀如及）鯀於羽山，是爲了「變東夷」。似乎舜下的這些毒手都不過「和平演變」，甚至是爲了別人和大家好。

但一個「殛」字，還是露了餡，穿了幫。

剿滅也就剿滅了，過分的是還要妄加罪名。什麼「不可教訓」云云，簡直就是「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」。這，無非是爲了表示堯舜發動戰爭的正義性，以便讓他倆高居道德的聖壇。

然而世界上正義的戰爭只有一種，就是反侵略。蚩尤有可能是侵略了黃帝族的。四凶或四罪，侵略了堯舜嗎？

沒有。

殺人不過頭點地。謀財害命還要課以大罪名，不帶這麼欺負人的。反倒是《左傳》說得明白：剿滅四凶的結果，是「堯崩而天下如一，同心戴舜以爲天子」。

這纔是一語道破天機。

堯舜的時代，風不平，浪不靜，殺機暗藏。

現在想來，共工、驩兜、三苗、鯀，或渾沌、窮奇、檮杌、饕餮，一定死不瞑目。戰敗的蚩尤成爲戰神，受到勝利者的最大尊重，他們卻只能被釘在恥辱柱上遺臭萬年。堯舜的爲人和度量，比黃帝差得遠。

一肚子冤屈的，應該還有後羿。

想當年，后羿多帥呀！火紅色的弓，雪白色的箭，這是天地賜給他的。或者，還應該有虎皮的坎肩，鹿皮的靴子。因爲也只有這樣的裝束，才配得上這位少年英雄。[[2]](#_2__Jian___Shan_Hai_Jing__Hai_Ne)

於是后羿開始射日。

那時，天邊血紅的云彩裏，有十個光芒四射的太陽，如同流動的金球，裹挾着荒古的熔岩上下翻騰。我們的英雄站在那一片焦土之上，彎弓搭箭，九個太陽便應聲落地。散落在天地之間的，是太陽神鳥金色的羽毛；響起在耳邊的，是萬衆的歡呼，包括美麗的嫦娥。[[3]](#_3__You_Xue_Zhe_Ren_Wei__Hou_Yi)

當時的場景是何等的壯麗輝煌，然而後羿的結局卻窩囊透了。天帝翻臉，徒兒反目，老婆叛逃。曾經的英雄，只能窮愁潦倒，不知所終。這可真是「賠了夫人又折兵」。

后羿，爲什麼要射日？

這事如果發生在古希臘，也許會被解釋爲一個愛情與嫉妒的故事：月亮神嫦娥偷喫的，並不是什麼長生不老的仙藥。她的奔月，其實因爲偷情。太陽神后羿射殺的，則實際上是他的情敵——多餘的太陽。

然而在中國，就完全是另一回事。

[[1]](#_1_31) 見《左傳·文公十八年》、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_18) 見《山海經·海內經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3]](#_3_12) 有學者認爲，后羿射日的故事應該產生在夏代，或者殷商。夏王是稱爲後的，比如夏後啓。夏後以太陽自居，夏曆以天干紀時。天干十個字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），正是「天有十日」的意思。何況當時人們詛咒夏後桀的民歌，歌詞也是：你這該死的太陽什麼時候完蛋，我願跟你一起滅亡！見謝選駿《空寂的神殿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死裏逃生

十日並出，其實是堯的焦慮。[[1]](#_1__Jian___Huai_Nan_Zi__Ben_Jing)

焦慮也是必然的。不聽話、不買賬、鬧彆扭的部落實在太多，還不好對付。比如渾沌，是個裝瘋賣傻的。有人說他就是驩兜，那可是一個人面鳥嘴還有翅膀的怪物。共工則是水神，是火神祝融的兒子，曾經與顓頊爭帝，還一頭撞斷了擎天柱不周山。共工和驩兜又都是聯盟的內閣成員。他倆造反，足夠堯喝一壺的，何況還有三苗、窮奇、檮杌和饕餮。[[2]](#_2__Hun_Dun_Ji_Huan_Dou__Jian)

這可真是按下葫蘆起來瓢。

招安多半沒用。那時還不是帝制時代，沒誰能一統天下，也沒誰能君臨天下。拳頭硬的，都可以爭當老大。對付異己的唯一辦法，是剿。大部落和小聯盟，親自出手。小部落和小氏族，就派小弟去做掉。當然，手腳要乾淨。

羿，恐怕就是這樣的小弟和馬仔。被他射下的九個太陽，則很可能是九個或多個小部落。他們可能崇拜太陽神，也可能不崇拜。把他們說成太陽或太陽部落，或許另有原因。但他們威脇到堯的江湖地位，則可以肯定。

總之，在剪除異己的戰爭中，羿是堯的馬前卒，也是替罪羊。因爲這事做得實在不光彩，不好意思揚鈴打鼓，只能過河拆橋，讓羿去認倒霉。

九個或許多小部落就這樣被消滅了。

死裏逃生的，只有鯀的兒子禹。

禹，也是太陽部落嗎？有可能。夏以太陽爲神，就是證明。而且，也許正因爲夏人崇拜太陽，那些和鯀一起遇難的族羣，便被追認爲太陽部落。

但，鯀爲什麼被害，禹又爲什麼逃生？

也只能有一種解釋：他們發展太快。鯀很可能是魚，至少與魚有關，而魚是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徵。禹則是蟲，是長蟲，也就是蛇，後來又變成龍。龍蛇，是男性生殖崇拜的象徵。

因此，鯀生禹，就意味着不但從母系變成父系，還迅速成爲部落。當然，他們也可能一直保持着母系的徽號，由鯀氏族而鯀部落，被禹重建後才改姓更名。[[3]](#_3__Gun_Shi_Yu__Jian_Xu_Shen___S)

這些當然都是猜測。但不管怎麼說，這個族羣的崛起很讓堯舜頭疼。起先還只是顧忌和防範，後來便頓起殺心。[[4]](#_4__Jian___Shi_Ji__Xia_Ben_Ji)

終於，鯀被舜處死在羽山。

這其實是蓄謀已久的屠殺。當初堯反對鯀做抗洪總指揮，理由便非不懂技術，而是品質惡劣。可見罪名早已羅織，治水不力只是藉口，或雪上加霜。事實上，就算當時有問責制，處分也不必如此之重，何況鯀又何嘗道德敗壞？屈原就說鯀是由於爲人耿直，纔會死於非命。[[5]](#_5__Jian___Chu_Ci__Li_Sao)

鯀，一定是被冤殺的。

被冤殺的鯀死不瞑目。他的屍體三年不腐，新的生命卻在腹中孕育成長。沒辦法，只能剖腹產。結果，一條頭上長角的虯龍騰空躍起，他就是禹。誕生了禹的鯀，則變成黃熊或三足鱉，在羽山或羽水出沒咆哮。[[6]](#_6__Jian___Zuo_Chuan__Zhao_Gong)

好得很！殺了鯀一個，自有後來人。

不過堯舜的作案過程，都被後世儒生抹去，證據也銷燬得一乾二淨。他們甚至嫁禍於人，說鯀是天帝派祝融殺的，罪名是盜竊息壤。這種弄巧成拙的故事，使鯀成爲普羅米修斯式的英雄。這雖然能告慰英靈，卻不能掩蓋罪惡。謀殺者的歹毒和被害人的冤屈，都跳進黃河洗不清。[[7]](#_7__Jian___Shan_Hai_Jing__Hai_Ne)

聯盟的老大不是沒多少權力和油水嗎，犯得着如此爭奪？

哈，那是早期，後來就不一樣了。要知道，權力一旦被髮明出來，就會自我膨脹；掌握了權力的人則會像鴉片鬼，越喫越上癮。堯就已經有癮。堯用舜二十年，又讓他代理職務八年，直到死前都沒放手，這也叫禪讓？舜的癮更大。如果不是一命嗚呼，纔不會交出權力。

看來真相也許是：鯀和禹的族羣，掌握了當時最先進的水利技術。這種技術在鯀氏族時代還不成熟，到禹部落時代就遙遙領先。這是讓堯部落和舜部落既羨慕嫉妒又無可奈何的。除了舉起屠刀，其實別無選擇。

事實上在那個時代，誰掌握了先進的技術，誰就代表着先進的生產力和文化，也就能成爲世界領袖。後來，掌握了青銅技術的商如此，掌握了農業技術的周如此。此刻，掌握了水利技術的禹和禹部落，也如此。

冤死的鯀可以瞑目。他的子孫將在那滔天的洪水之中騰空一躍，勃然崛起，巍然屹立。

嘩啦啦的黃河水呀！

[[1]](#_1_32) 見《淮南子·本經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_19) 渾沌即驩兜，見《史記正義》；驩兜人面鳥嘴還有翅膀，見《山海經·海外南經》；共工是水神，曾與顓頊爭帝，見《左傳·昭公十七年》；共工是火神祝融的兒子，見《山海經·海外南經》；共工和驩兜同事，見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3]](#_3_13) 鯀是魚，見許慎《說文解字》；禹可能是蜥蜴，見趙國華《生殖崇拜文化論》；禹從鯀的肚子裏生出，見《楚辭·天問》、《山海經·海內經》；剖腹產，見《山海經·海內經》注引《開筮》；禹頭上長角，是一條虯龍，見楊寬《中國上古史導論》、袁珂《中國古代神話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4]](#_4_6) 見《史記·夏本紀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5]](#_5_5) 見《楚辭·離騷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6]](#_6_4) 見《左傳·昭公七年》及注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7]](#_7_3) 見《山海經·海內經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

## 最後一班崗

現在，禹站到了舜的面前。

治水成功的禹，也許是到聯盟總部來述職的。舜也給他頒發了勳章，是一塊黑色的尖頂石頭。

這幾乎註定是一次尷尬的會見。儘管司馬遷用心良苦，極力營造「溫良恭儉而禪讓」的氛圍，但可惜，這次對話就像唐人羅隱筆下的黃河——「纔出崑崙便不清」。舜對禹，並無慰問褒獎；禹對舜，也不歌功頌德。只有新任司法部長皋陶，絮絮叨叨地大講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設的重要性。

結果，皋陶在禹那裏碰了軟釘子。禹對皋陶道德高調的回答是：你說的這些，只怕堯也做不到吧？如果能做到，又擔心什麼驩兜，放逐什麼有苗呢？

於是舜只好對禹說：你也談點建設性意見嘛！

然而禹的回答竟是：我能有什麼可說的？我每天想的就是「孳孳」，就是孜孜不倦，生生不息。洪水滔天，民不聊生，我只能跋山涉水，訪貧問苦，深入基層，跟益和稷一起，解決人民羣衆的溫飽問題。老大！CEO不好做，總得謙虛謹慎，對得起天地良心纔行。[[1]](#_1__Jian___Shi_Ji__Xia_Ben_Ji)

那會兒，不知道禹的隨員是否在場。如果在，一定是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東西，不動，不言，不笑，鐵鑄一般。[[2]](#_2__Jian_Lu_Xun___Gu_Shi_Xin_Bia)

舜和皋陶的臉上，則不知是何表情。

司馬遷講這故事時，已是再三斟酌，修飾潤色，縫縫補補，但還是留下了破綻，雖然只有斑斑點點，幾行陳跡。

有兩個細節值得注意。

一是會見之後，皋陶立即下了一道命令，要求所有的人都向禹學習，以禹的言行舉止爲榜樣，否則就算犯罪。二是辭別之際，舜嘆了一口氣說，以後有什麼意見就請當面講，不要背後嘀咕。舉賢任能，遠離小人，我還是做得到的。

哈哈！西邊的太陽就要落山了，堯舜的時代就要終結。

事實上，禹是部落聯盟的最後一任首席執行官。在站完最後這班崗後，他的兒子啓便徹底顛覆禪讓制，實行世襲制，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國家——夏。

禹，是遠古時代的曹操；啓，是遠古時代的曹丕。

這其實也是時勢使然。

衆所周知，禹和啓之前，一直有兩個東西在並行不悖地同步發展，並互爲因果，這就是財富和權力。這兩個東西，夏娃代表的原始羣時代是沒有的。女媧代表的母系氏族時代開始有了剩餘物資，財產的觀念便悄然誕生。而且，這種觀念一旦產生，就只會推動社會一步一步向前走。

實際上，有了財產的權屬，作爲財富的主要創造者的男人就會要求確認父系的繼承權。於是從伏羲開始，母系變成父系，權力也隨之產生。以後的發展，從氏族到部落，再到部落聯盟，權力和財富都越來越多地集中到首長們的手上。終於有一天，他們強烈要求權力也像財產一樣，按照父系的血統來繼承。這就是堯舜禹時代的天下大勢。

制度的革命，勢在必行。

現在，只需要有一個機關、一個稱號、一個名義、一種說法，爲新的制度加冕，並蓋上社會普遍承認的印章。

實際上，它也確實被髮明了出來。

它的名字，就叫國家。[[3]](#_3__Qing_Can_Kan_En_Ge_Si___Jia)

也就在這時，我們和世界各民族一起，走完了史前時代的共同道路。下一步，將分道揚鑣。

本卷終

請關注下卷《國家》

[[1]](#_1_33) 見《史記·夏本紀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2]](#_2_20) 見魯迅《故事新編·理水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[[3]](#_3_14) 請參看恩格斯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》。​​​​​​​​​

# 後記 破冰之旅

### 1. 出發點

2011年5月12日，我到上海拜見吳敬璉先生，向他老人家討教一些學術問題。沒想到的是，談到最後，吳先生反過來問了我一個問題：你怎樣保證你說的歷史是真實的？

老先生問得有道理！

據我所知，這也是許多人想問的，而且不難回答。只不過在此之前，必須先弄清楚我們爲什麼要有歷史或歷史學。

這纔是根本性的。

是啊，我們爲什麼要有歷史，又爲什麼要學歷史、講歷史、討論歷史呢？爲了茶餘飯後的談資嗎？有五花八門的野史、段子、道聽途說和流言蜚語足矣，用不着管它是否真實。爲了學習權術權謀，處理人際關係，對付張三李四嗎？有《三國演義》之類的玩意也就夠了，同樣用不着管它是否真實。

那麼，爲什麼總會有人，哪怕是一部分人，極其看重歷史的真實性，對正說比戲說更有興趣呢？

也許，追求真實是人的本性。

真相從來就是有魅力的，它滿足的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樸素好奇心。這種好奇心就連某些動物都有。比如科考隊架設在北冰洋用來偷拍的攝像機，儘管僞裝成雪塊，也會被北極熊們統統拆掉，因爲它們很想知道這東西究竟是什麼。小孩子會把自己的玩具大卸八塊，也如此。

好奇心是天然的。

事實上，好奇心幾乎是所有文化和文明成果的出發點。科學是對自然的好奇，藝術是對心靈的好奇，宗教是對歸宿的好奇，文學是對生活的好奇。就連巫術也如此，它是對命運的好奇，也是對掌握命運之可能的好奇。

那麼歷史呢？

### 2. 目的地

表面上看，歷史是對過去的好奇，其實不然。

作爲「故事」 ──已故的事件，歷史就是歷史。你知道也好，不知也罷，正說也好，戲說也罷，它是什麼樣，就是什麼樣，並不會因爲我們的確知或無知而稍有改變。那麼，又何必一定要知道真相呢？

因爲我們就是歷史，歷史就是我們。無論自覺還是不自覺，每個人都生活在歷史當中。我們的今天，對於明天就是歷史，正如此刻是昨天的延續。

了解歷史，是爲了看清自己。

這就必須知道來龍去脈。只有知道從哪裏來，才知道到哪裏去，包括要到哪裏去和能到哪裏去。也就是說，追根尋源，是爲了建立文化系統，實現身份認同，找到人生座標。

這是我們的目的地。

何況童年是值得追憶的。沒人不想知道自己是誰生的，家在何處，小時候長什麼樣，有過怎樣的天真和頑皮。因此本中華史的第一部便是「中華根」，第一卷則是《祖先》。

找到了祖先，就找到了根本。

但這很難。天上的星星不說話，地下的文物也不說話。它們集體地保持沉默，共同看守着那亙古的祕密，要到世界末日纔會重新咆哮和歌唱。

能幫上忙的，也許只有神話和傳說。

神話和傳說，就是民族的童年記憶。童年的記憶難免模糊，甚至錯亂，何況還會被非法或合法地投放添加劑。於是一片光怪陸離之中，便既有神話和童話，又有鬼話、胡話和謊話，而且結結實實地凍成了冰塊。

我們的艦隊，剛剛出發就一腳踏進了北冰洋。

### 3. 北冰洋

冰塊是兩三千多年前甚至更早就結成的，因此不但「騙了無涯過客」，也瞞過了千萬雙睿智的眼睛。比如女媧和伏羲都「人首蛇身」，甚至是夫妻或兄妹；炎帝姓姜，黃帝姓姬是因爲住在姜水和姬水，等等等等。這些說法基本上被學界普遍認同，很少有人想到其實是謊言。

還有堯舜，也很可疑。

可疑並不奇怪。事實上，任何由文字構建的歷史，都是擁有話語權的人在書寫；佔統治地位的思想，也一定是統治階級的。爲了獲得和保有控股權，他們用官方意識形態將神話傳說包裝上市，把史前變成創業板，把先民變成股民。

這就要重新審視，但不意味着全盤否定，更不意味着那些看起來荒誕不經的隻言片語就一定不靠譜。相反，所有民族的神話和傳說，都是歷史上突出片段的記錄，也無不隱含着某種文化的祕密和夢想。要知道，神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，神的歷史就是人的歷史，是人類自我認識的心靈史。只不過，云遮霧障，真僞難辨，語焉不詳。

必須破譯這些「達·芬奇密碼」。

實際上，傳說中的神或人，就是一些文化的符號和代碼，是遠古歷史的象形文字。只要抹去神祕的油彩，我們就能打開迷宮，依稀看見一些真實的東西。

是的，依稀。

問題是如何鑑別真僞，完成我們的破冰之旅。拿着一張標錯方向、航道和島嶼名稱的海圖，是找不着北的。

也許，需要導航儀。

### 4. 導航儀

導航儀有三個：直覺、邏輯、證據。

直覺是必需的，它會告訴我們哪裏不對，哪裏出了問題，或有問題需要研究。這種能力來自天賦，也來自經驗。經驗證明，越是衆口一詞，越是問題多多。史家認識一致的地方，往往就是誤區密集之處，這幾乎是屢試不爽的。

因此，那些由官方意識形態和國民集體無意識塑造的歷史，未必是本來面目。背後那張臉，也許更真實。

盡信書不如無書，無懷疑即無學問。

懷疑、批判、分析、實證，加起來就是科學精神。有此精神，就不會死讀書，也就會有直覺。

因此，我在1988年讀了趙國華先生的《生殖崇拜文化論》後，便斷定女媧絕不可能是「蛇妹妹」，只可能是「蛙女神」。鯀則應該是禹的「母親」，而不是「父親」。或者說，這個族羣經歷了母系氏族、父系氏族和部落三個階段。鯀，是母系氏族時期族羣的稱號。它可能延續到部落時期，但最終還是會更換爲代表父系的禹。

這是可以由邏輯推理來證明的，邏輯決定了所有文化現象和文化模式發生的先後次序。事實上在原始時代，人們都只認識母親，不知父親是誰。世界各民族最早的神，也清一色是女神。畢竟，所有人都是女人生的。因此男性生殖崇拜一定在女性崇拜之後，然後纔可能有圖騰崇拜和祖宗崇拜。既然如此，女媧怎麼可能跟伏羲一樣是蛇？魚崇拜的鯀，跟蛇崇拜的禹，又怎麼可能是父子？

邏輯比知識和經驗都重要，也比學術權威的說法更可靠。因爲邏輯是公器，不會屈從強權，遷就庸衆，迎合學界，討好媒體。如果直覺與邏輯相一致，結論就不會太離譜。

需要的，只是證據。

### 5. 發現號

證據也有三種。

第一種是民國以來老一輩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。這些老先生往往都學貫中西，兼有清代樸學的功底，近代西學的眼光，許多結論是靠得住的。第二種是比較可靠的歷史典籍，比如《詩經》和《左傳》，但對《尚書》和《國語》就得小心。最可靠的是第三種，即出土文物和古文字。因爲甲骨文和金文，彩陶和青銅器，都不會撒謊，也沒有添加劑。因此，如果前兩種證據與第三種相沖突，必以出土文物和古文字爲準。

絕對的真實沒人能夠做到。但有此三招，就可能更接近相對的真實。當然，接近而已。

必須感謝前輩學人，他們早就發現了古代文獻的可疑之處。必須感謝文字學家，他們早就在揭示古代文化的祕密。還必須感謝國際關係學院李蓬勃先生，他在我還沒買到《古文字詁林》時，將相關內容拍成照片發到我郵箱，並對我的某些誤解和誤讀進行了糾正。

於是我確認：女媧是蛙，伏羲是羊，炎帝是三皇，黃帝不姓黃。我也有了新的發現，比如炎帝的媽媽是「牧羊女」，黃帝的媽媽是「漂亮妞」，而蚩尤則其實是「蛇災」。這些結論，都可以從這三種證據那裏得到強有力的支持。正是這些證據，爲我們的發現之旅保駕護航。

北冰洋上，破冰船銳不可當。

它的名字，叫「發現號」。

很好！有直覺、邏輯和證據做導航儀，有前輩學人、歷史典籍、出土文物和古文字做護駕者，我們的「發現號」就不會變成當年的「泰坦尼克」。

### 6. 處女航

破冰船直抵目的地。

本次航行的目的地是文化系統，以後纔是身份認同。

這也是「易中天中華史」前三卷的任務。第一卷《祖先》，建立史前文化系統；第二卷《國家》，建立世界文明系統；第三卷《奠基者》，建立中華文明系統。系統建立，座標就清清楚楚明白無誤了。

爲此，本卷得出以下最重要的結論：從史前到文明，人類的社會組織依次是原始羣、氏族、部落、部落聯盟、國家。從文化程度看，它們可以稱之爲點、面、片、圈、國。其中，夏娃代表原始羣，女媧和伏羲代表氏族，炎帝和黃帝代表部落，堯舜禹代表部落聯盟，夏商周代表國家時代，只不過分別是部落國家（夏）、部落國家聯盟（商）和國家聯盟（周）。

從氏族，到部落，再到國家，也都有各自的文化標誌。在我們歷史上，則依次是生殖崇拜、圖騰崇拜和祖宗崇拜。生殖崇拜和圖騰崇拜是世界各民族都有的，祖宗崇拜則是中國特色。正是它，決定了我們民族今後要走的路。

因此，儘管祖宗崇拜要到第二卷纔會講述，中華文明最核心的祕密則要到第三卷才能揭曉，但有此係統，我們的艦隊就算一路凱歌到達了北極。

處女航成功了！

完成了破冰之旅的艦艇，將被開回船塢進行裝修，然後交付諸位使用。至於我們，則將進入下一個航程。

下回我們不坐船，改乘飛機。